

西 行 書 簡

鄭 振 鐸 著



文 學 研 究 會
創 作 叢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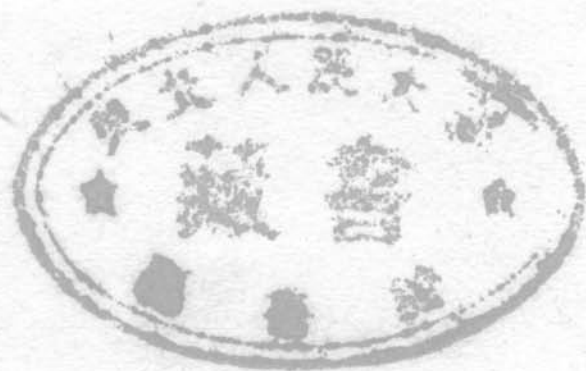
第 二 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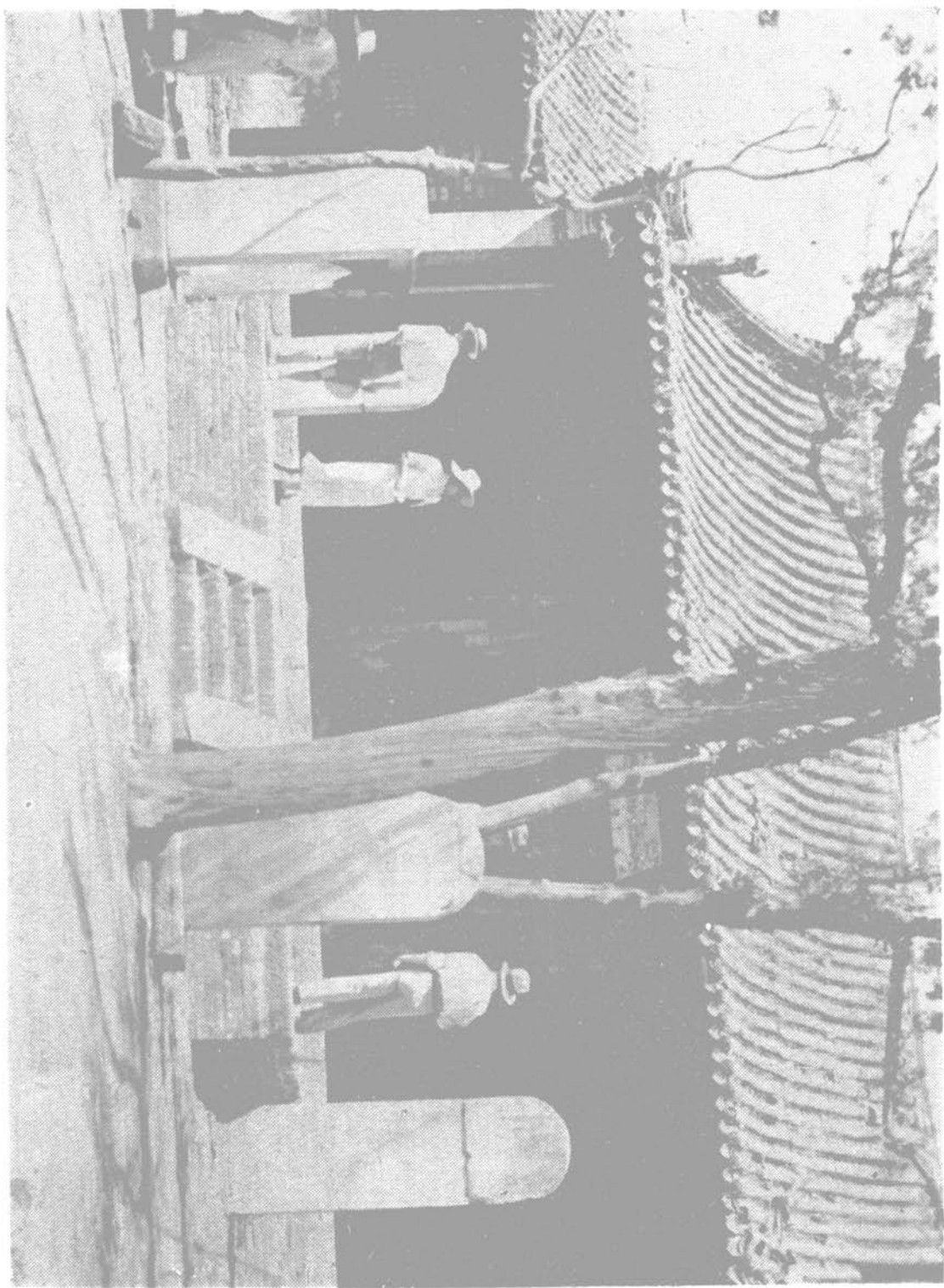
0813839

西 行 書 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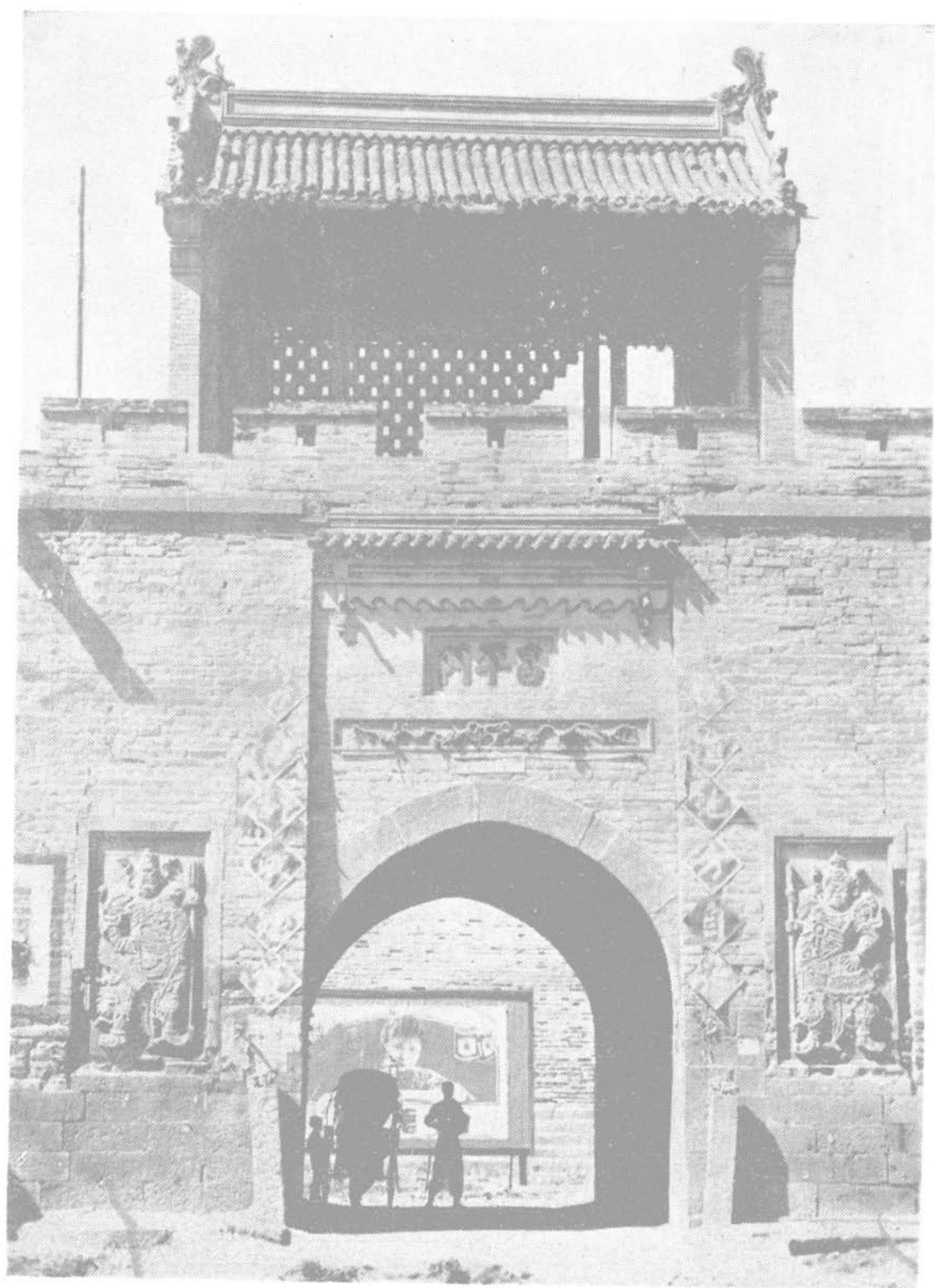
鄭 振 鐸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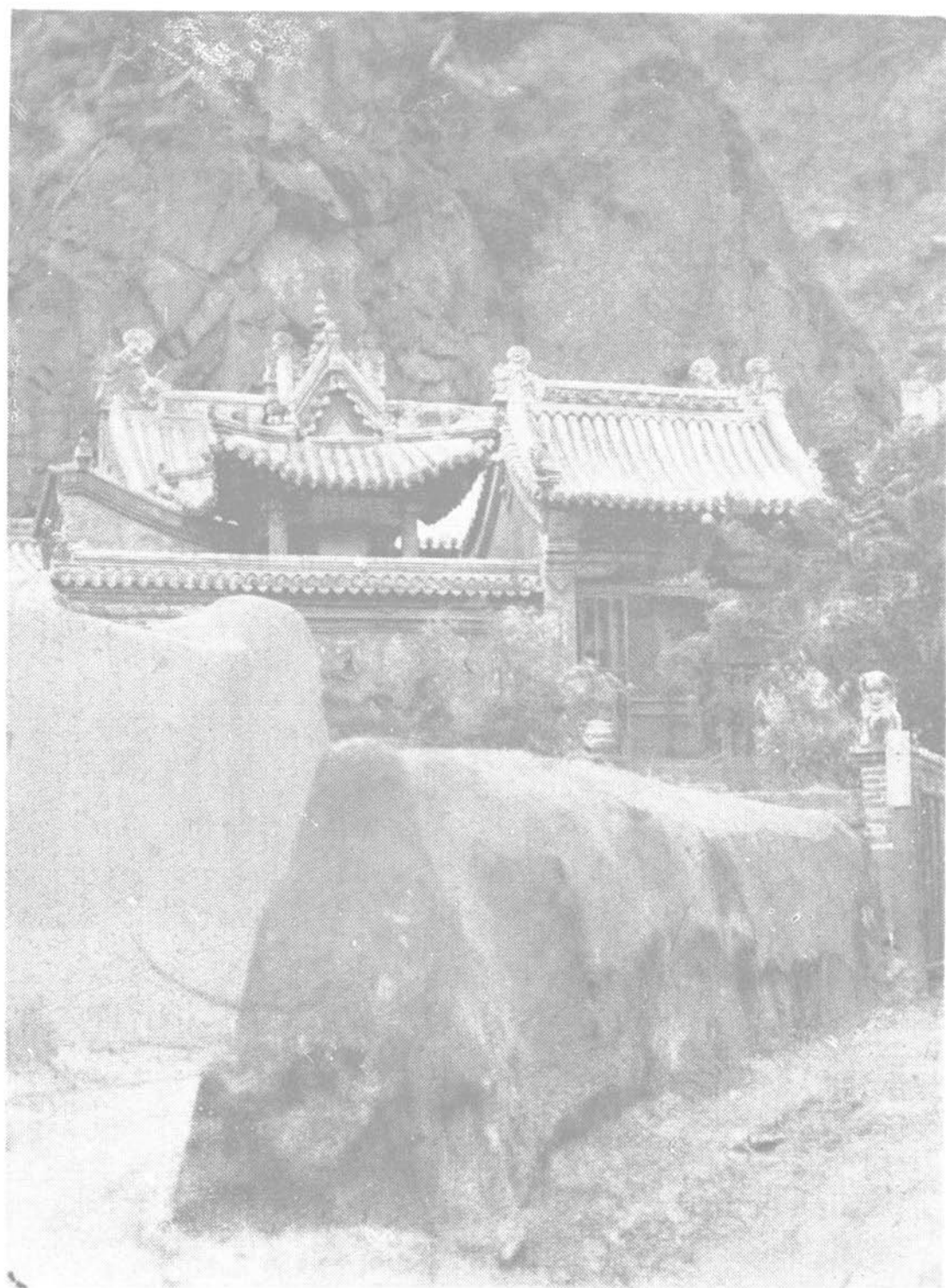
1. 土木堡顯忠祠



2. 宣化昌平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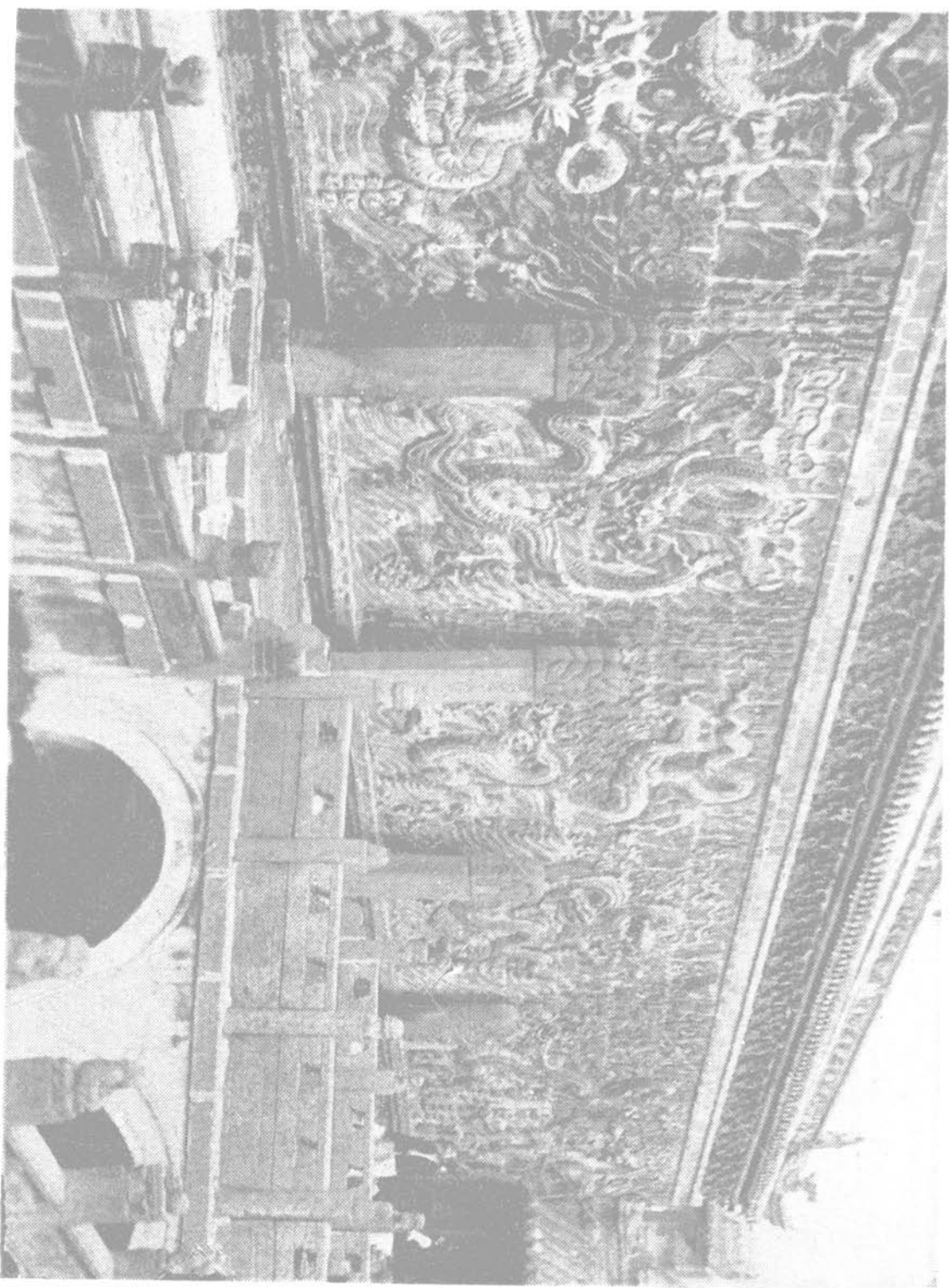
3. 宣化北岳廟



4. 張家口朝陽洞



5. 張家口元寶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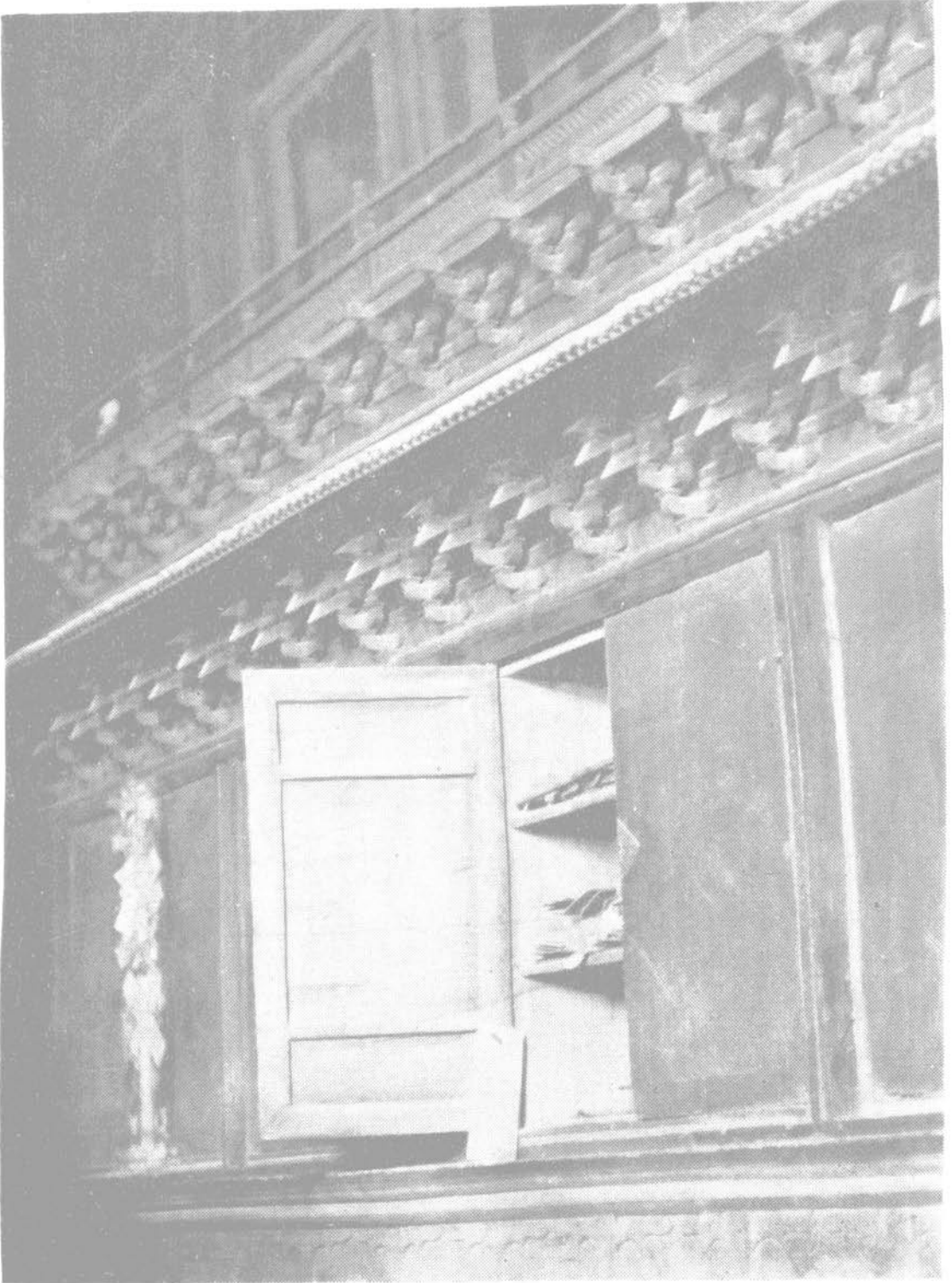
6. 大同九龍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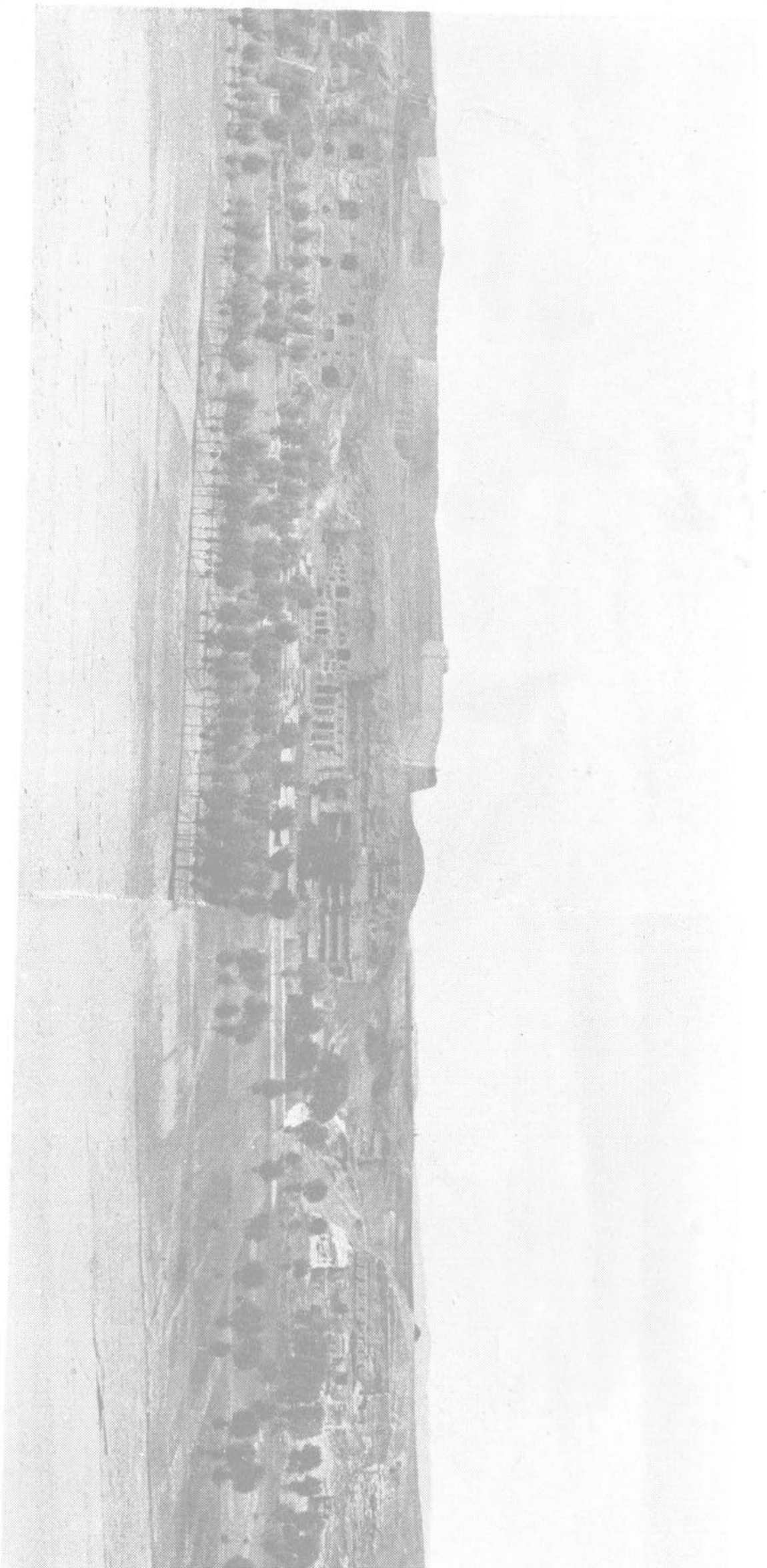
7. 大同上華嚴寺的佛像



8. 大同下華嚴寺的佛像



9. 大同下華嚴寺的經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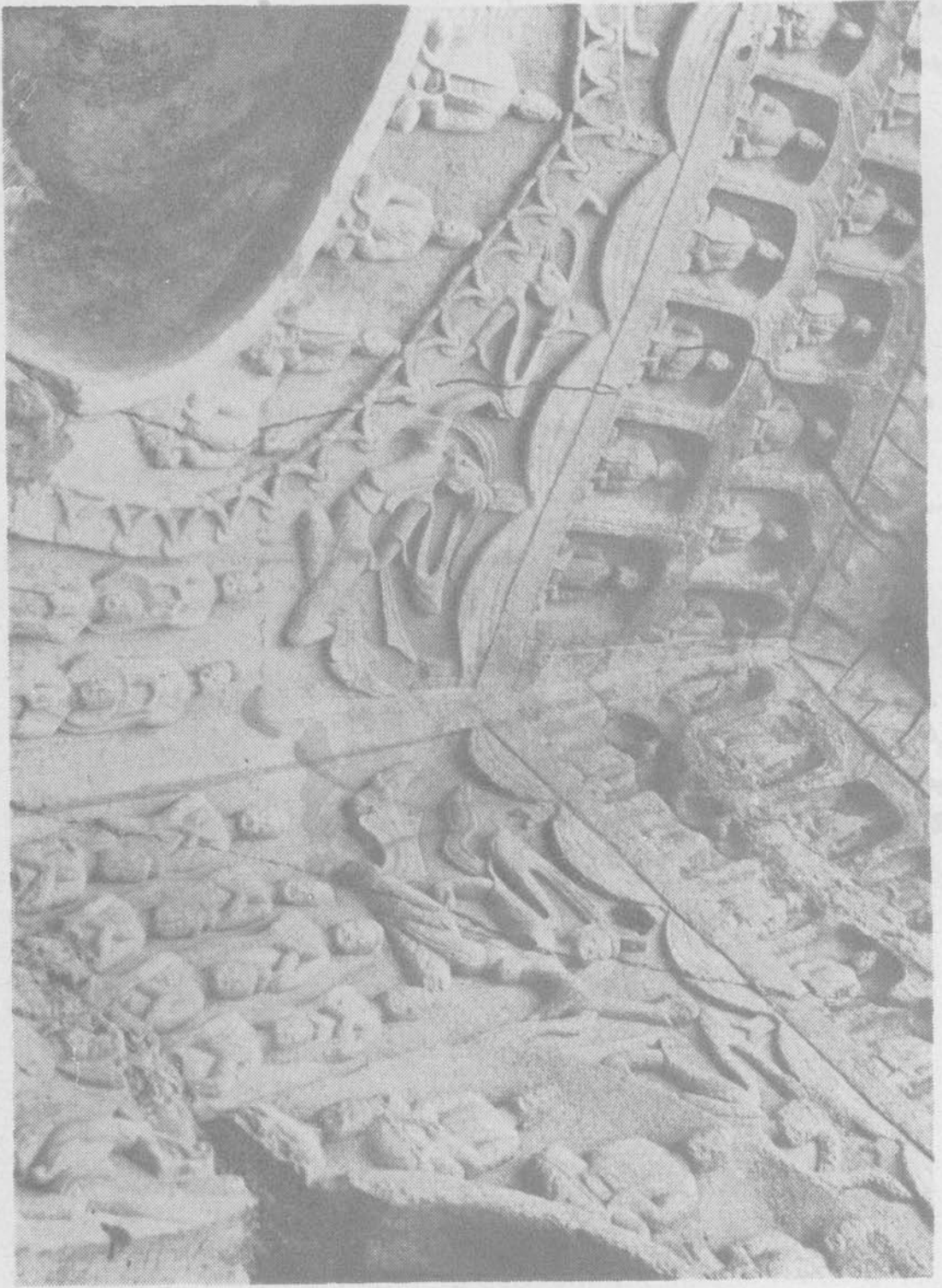
10. 雲岡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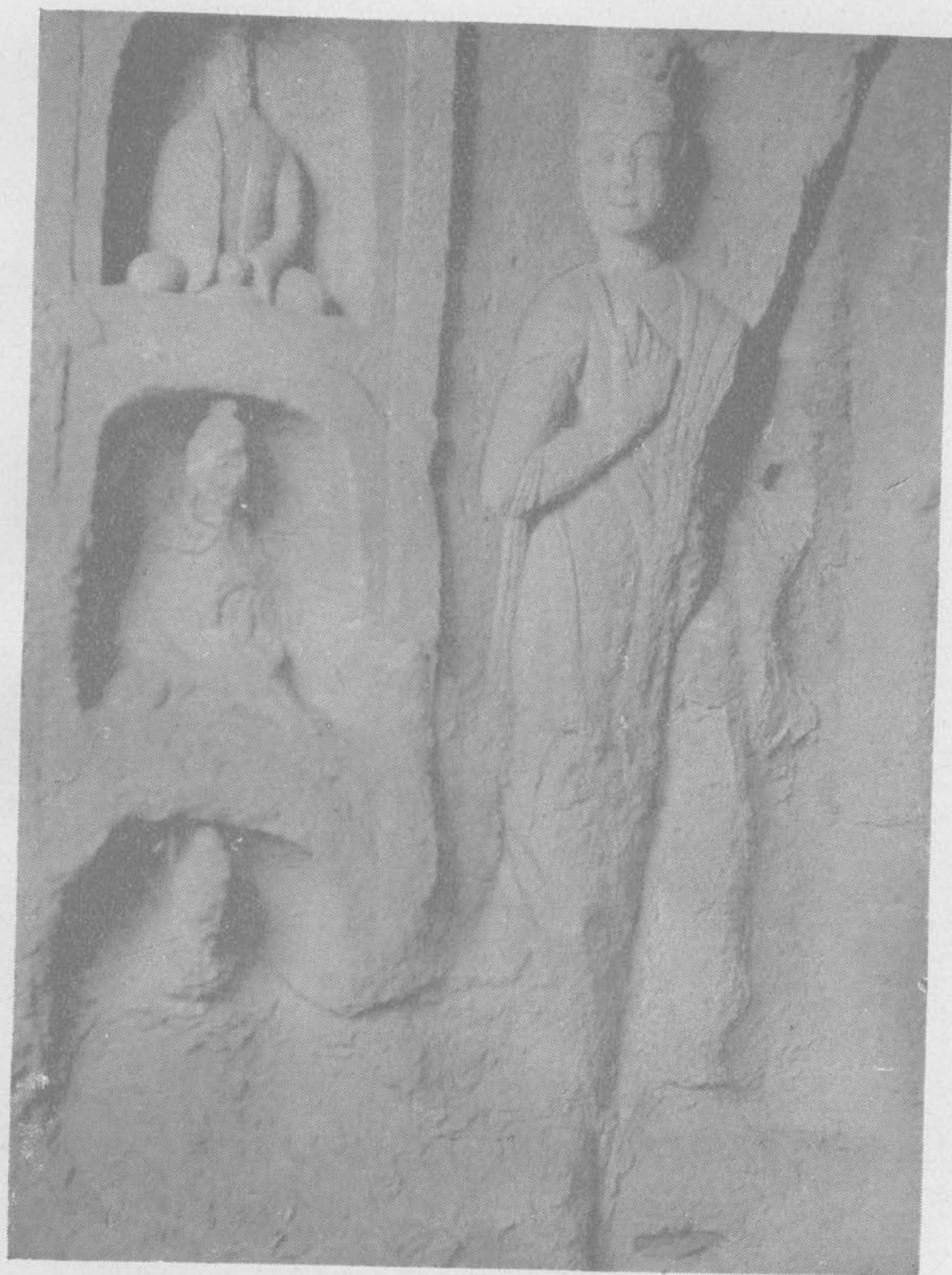
11. 雲岡石佛寺大門



12. 雲岡中部一石窟的佛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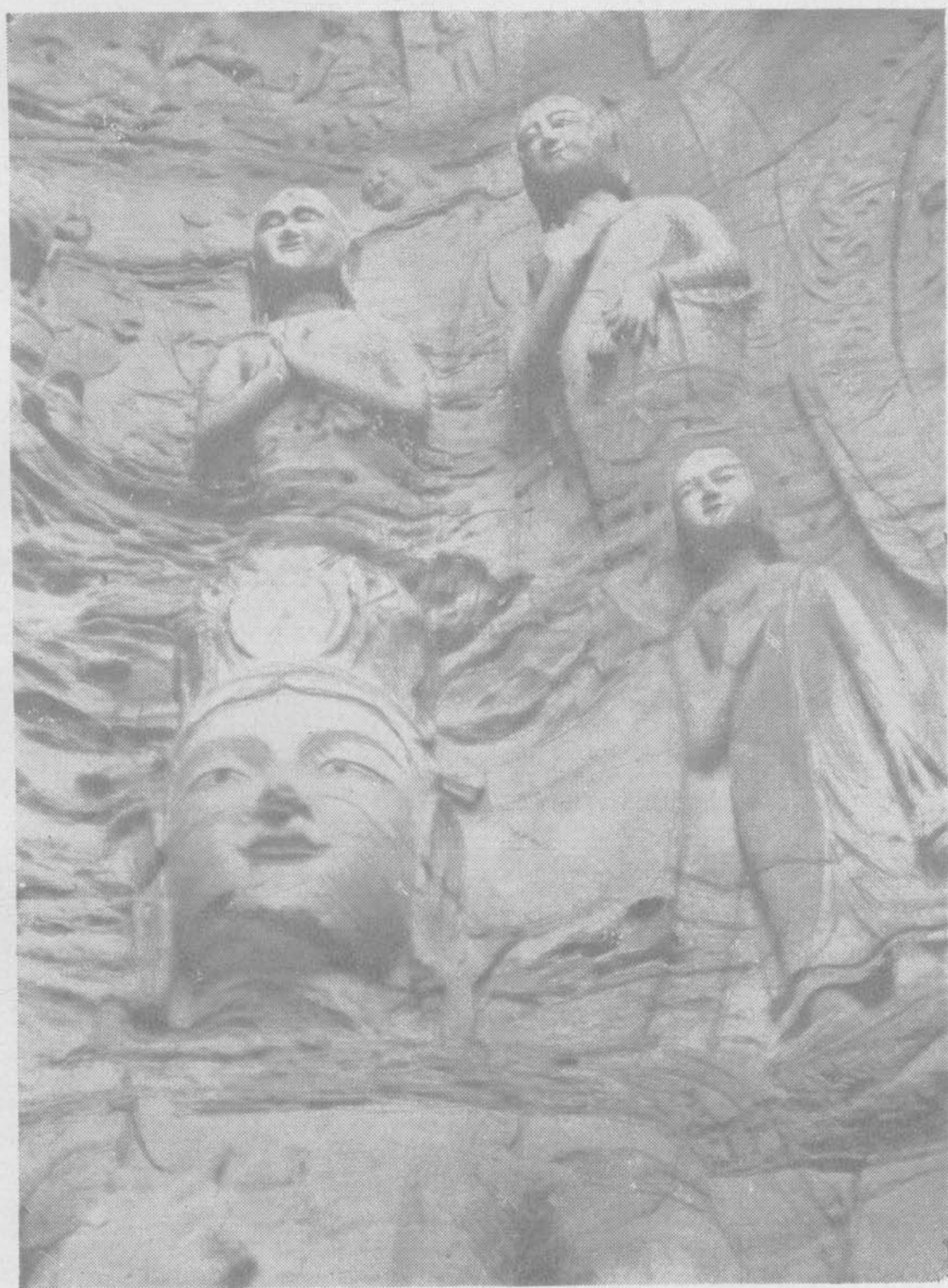
13. 中部一石窟的一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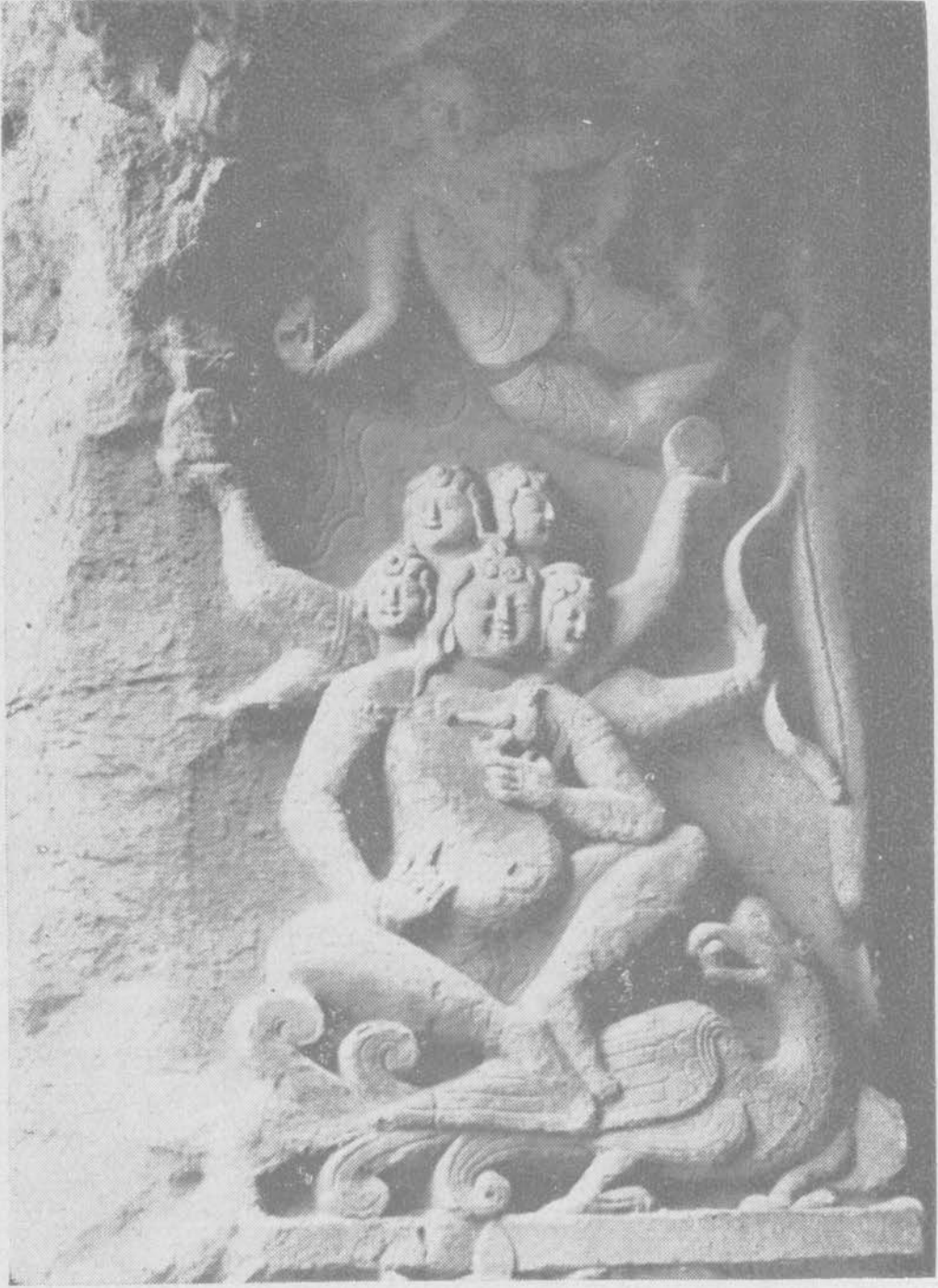
14. 中部一石窟「脅侍」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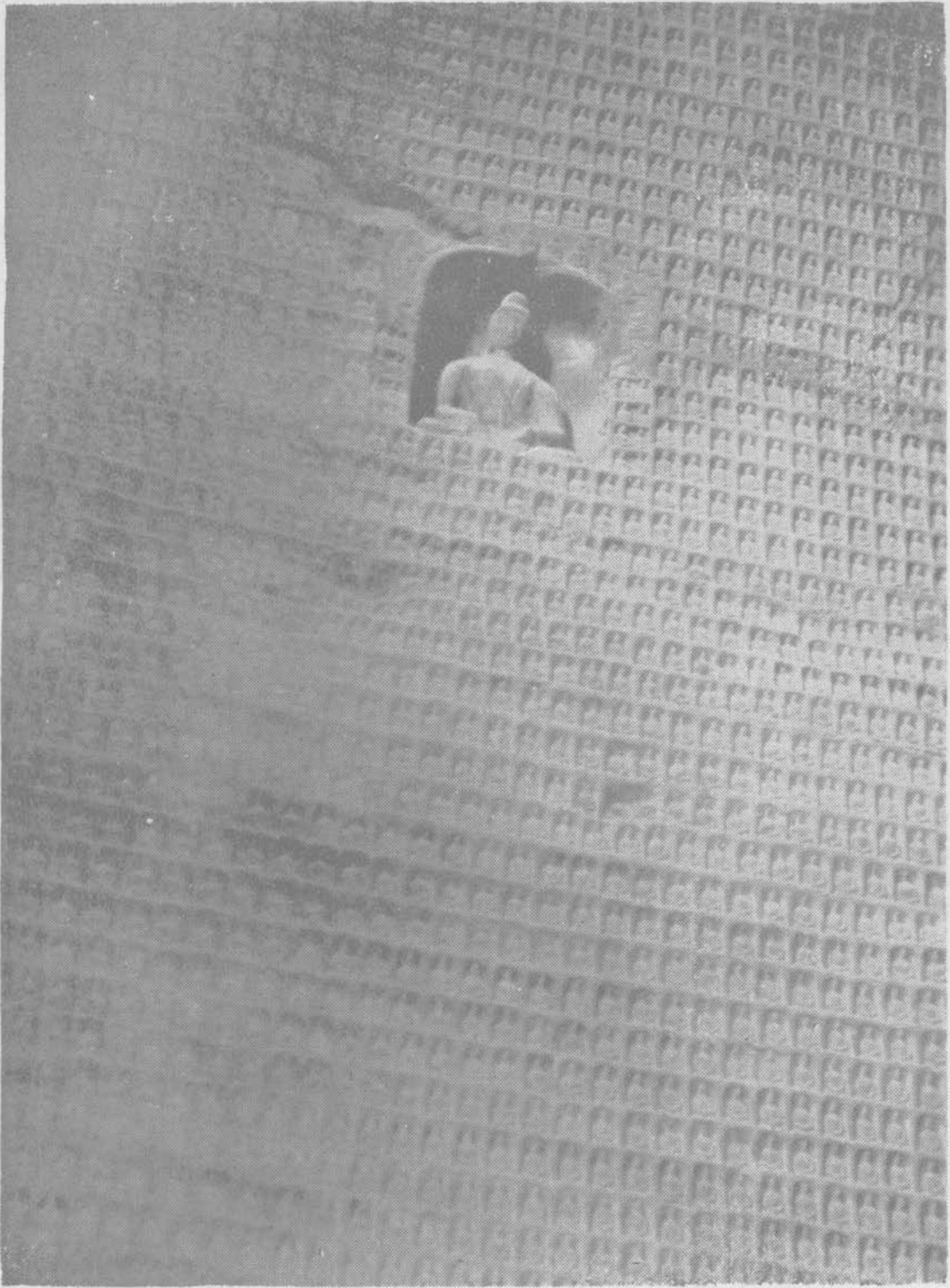
15. 「飛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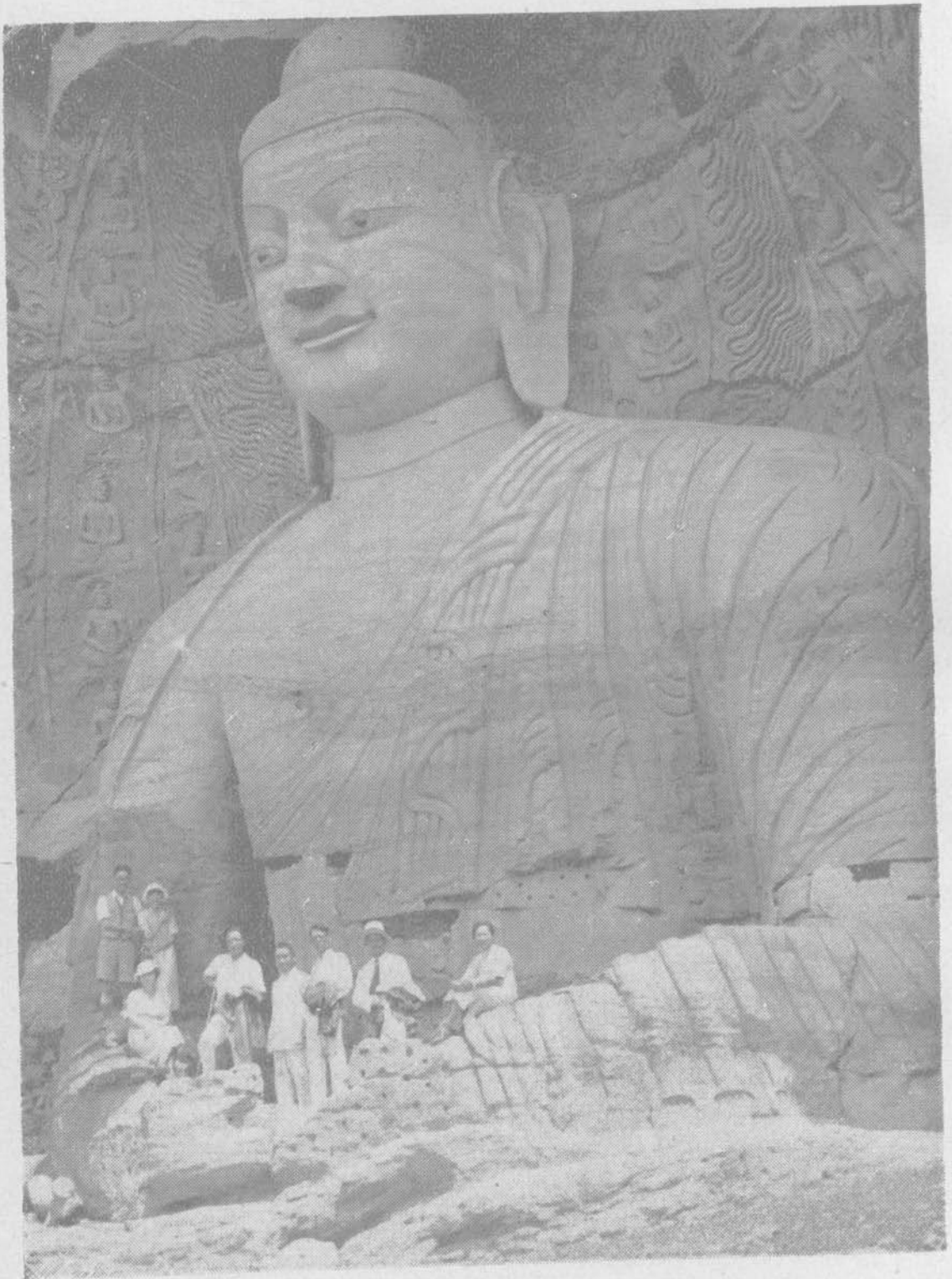
16. 茹茹國人所奉獻的石窟的一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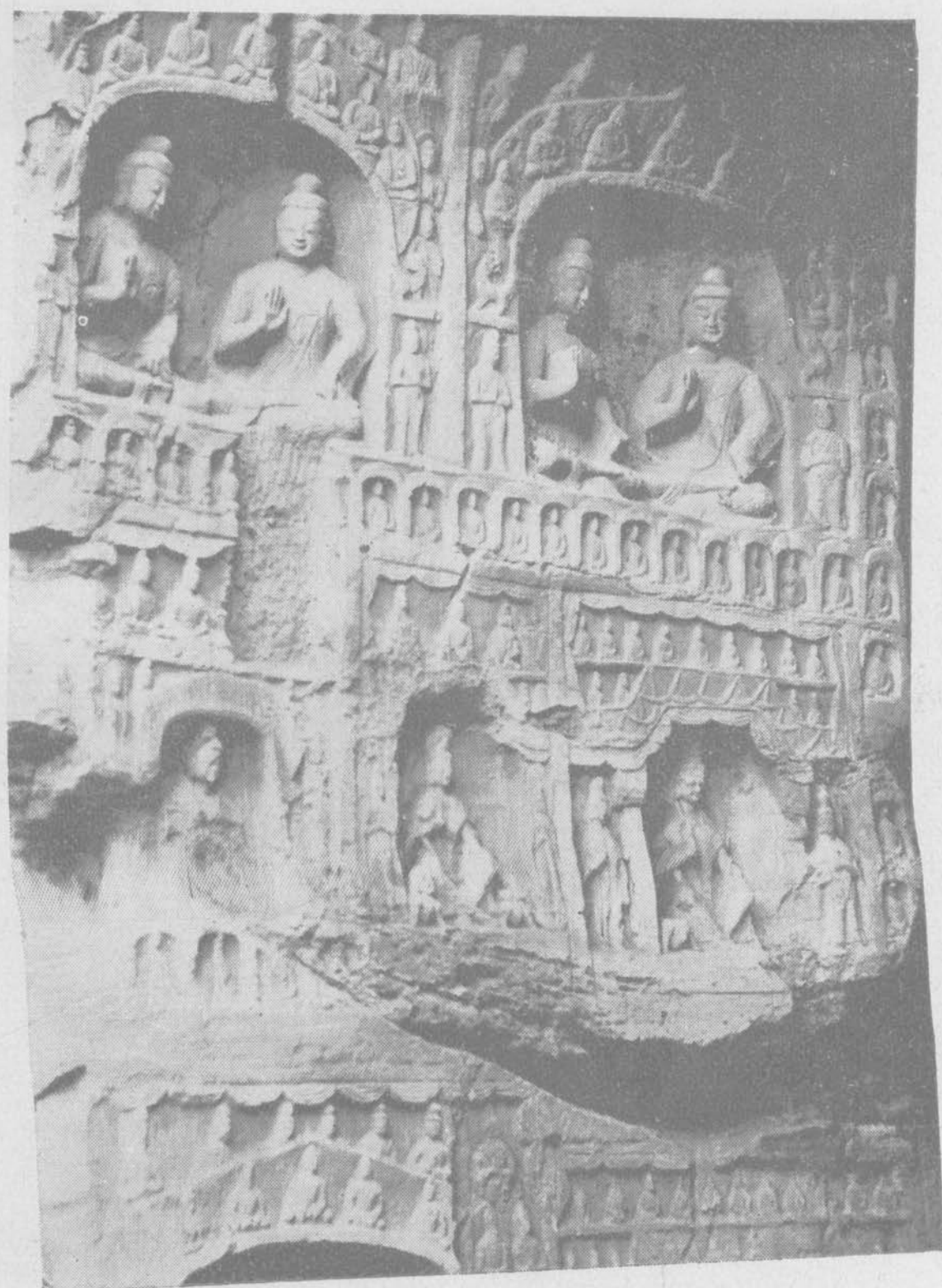
17. 五佛洞的門柱石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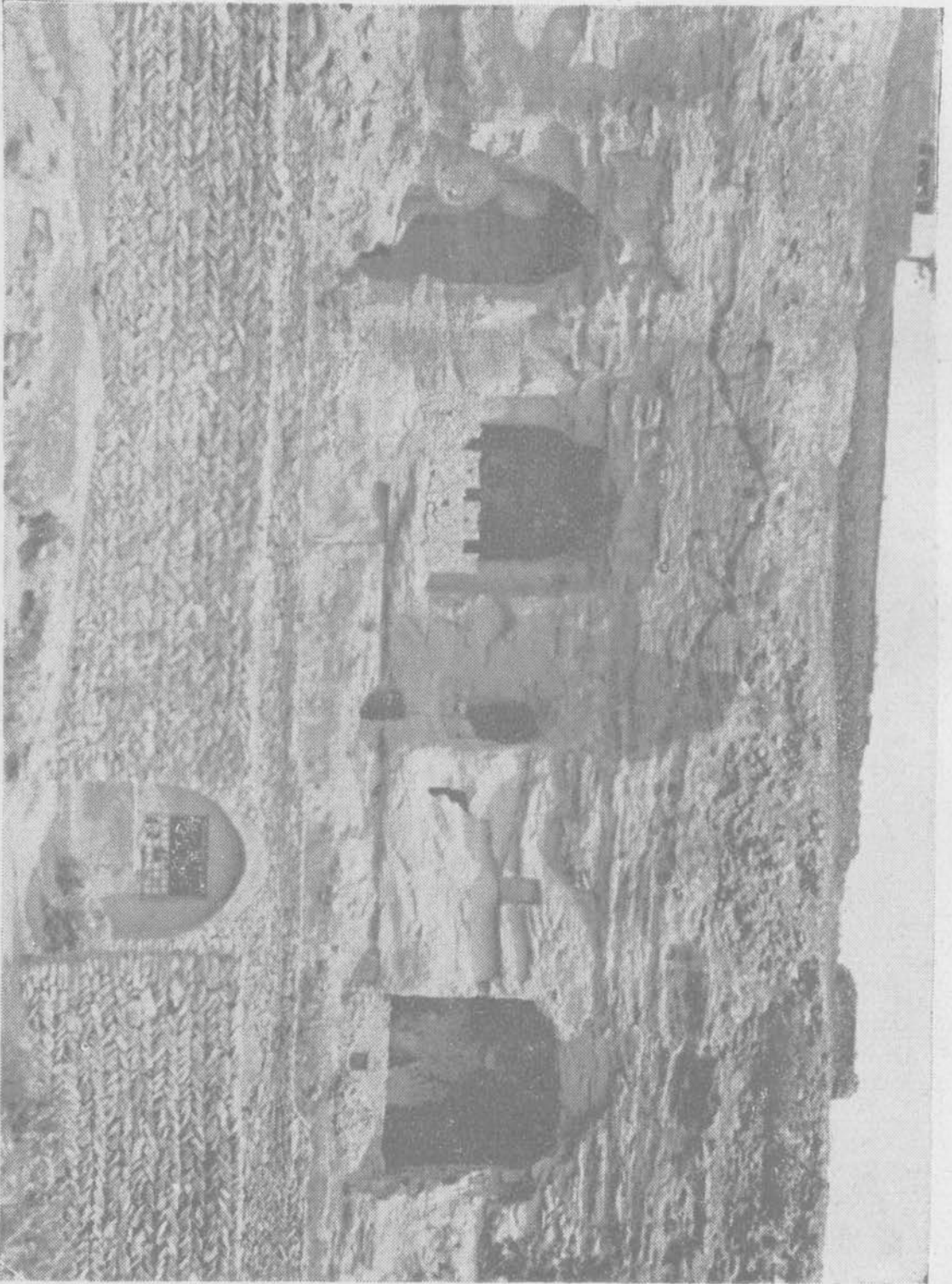
18. 五佛洞外的萬佛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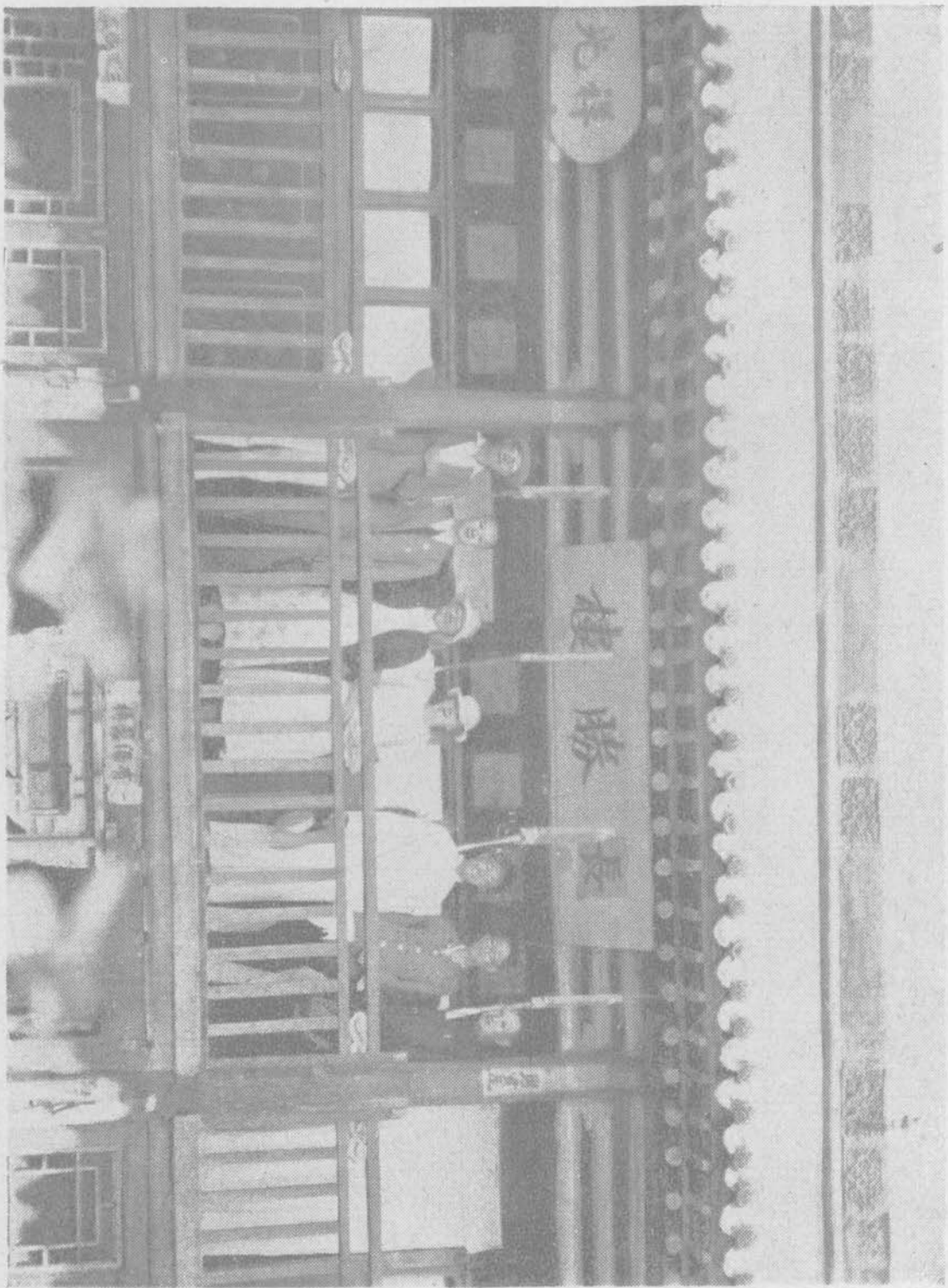
19. 西部石窟裏的大佛之一



20. 西部小佛龕



21. 西部被封閉了的一大石窟



22. 大 同 久 勝 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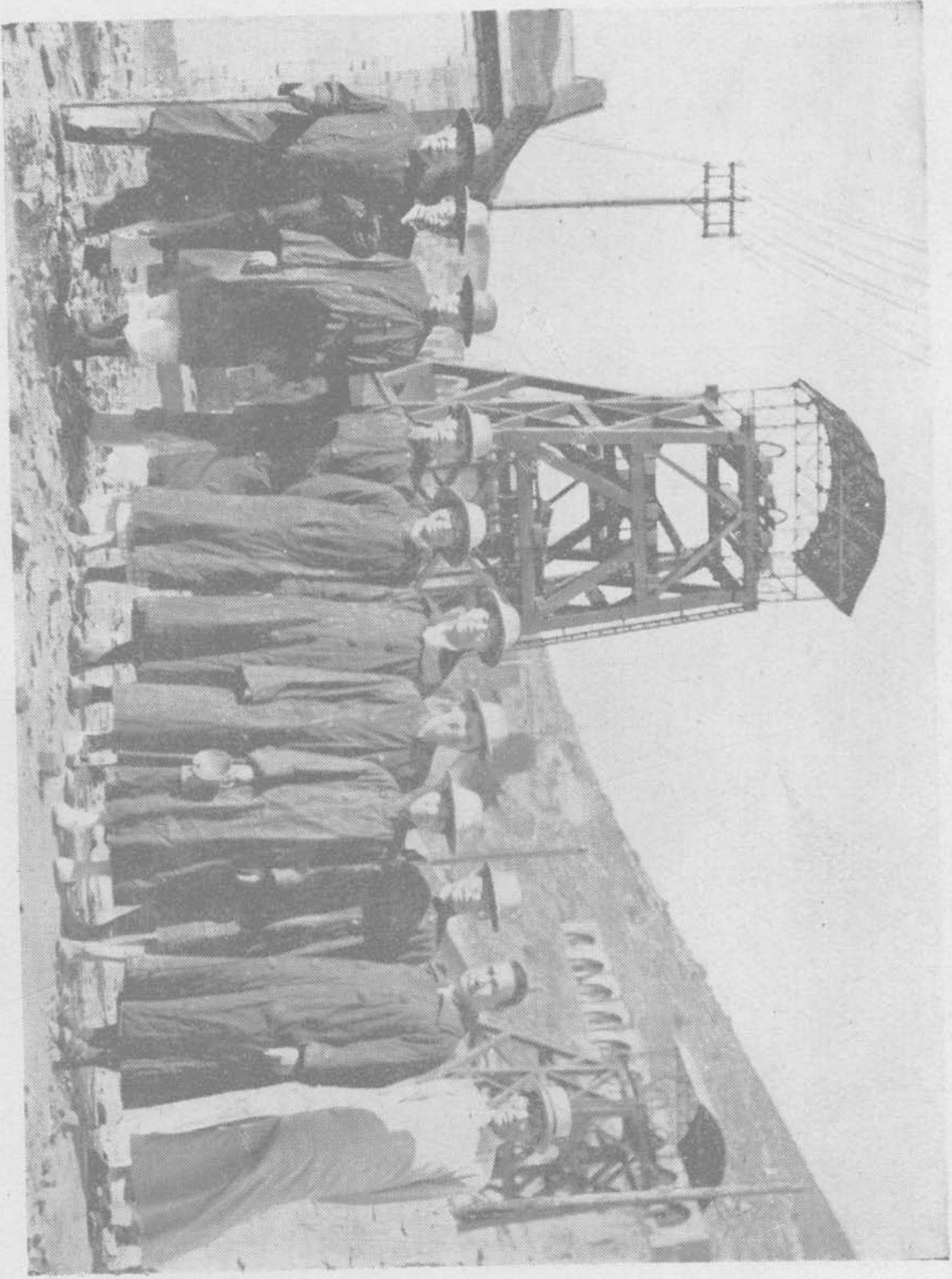
23. 大同南寺的佛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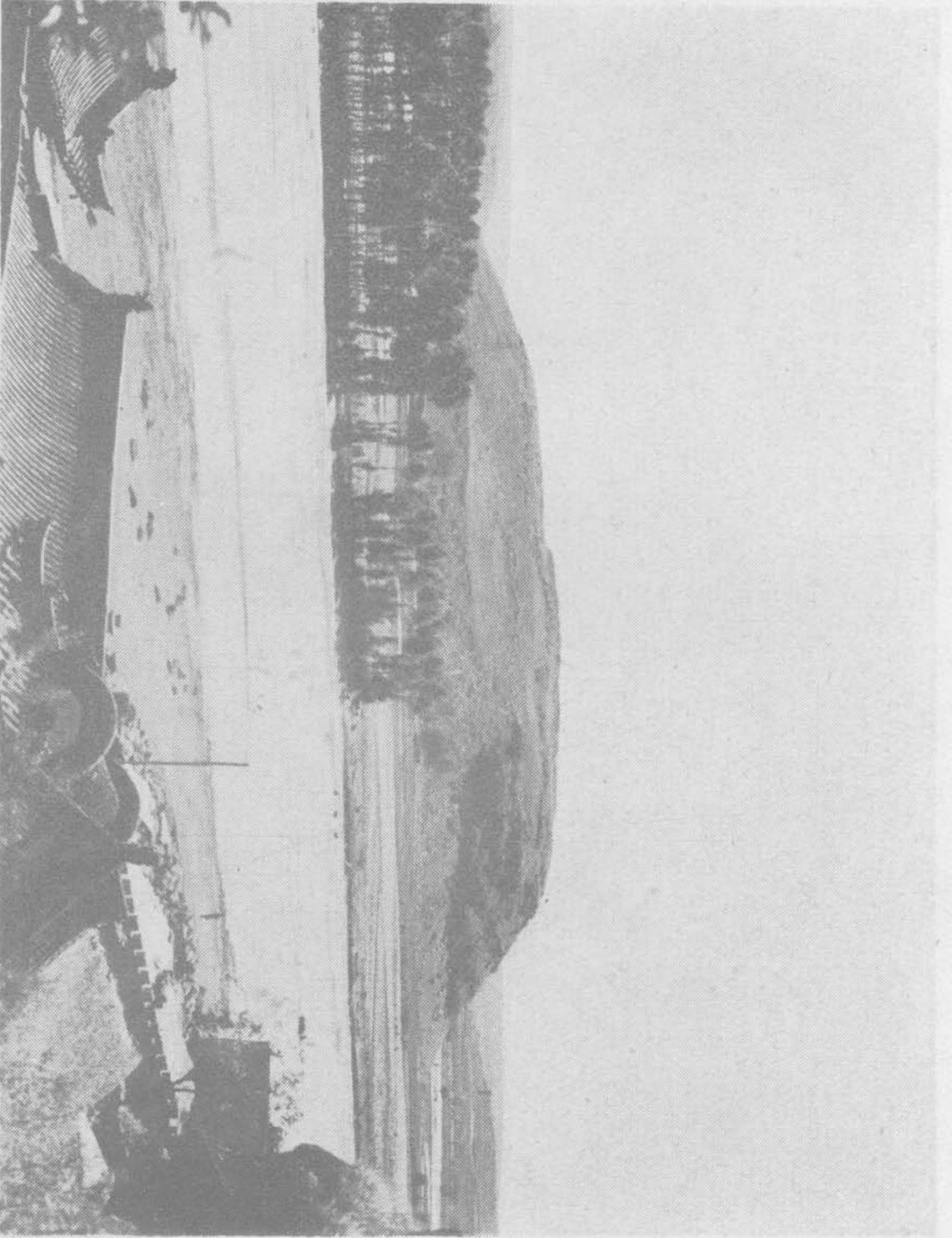
24. 大同南寺的壁畫



25. 曹福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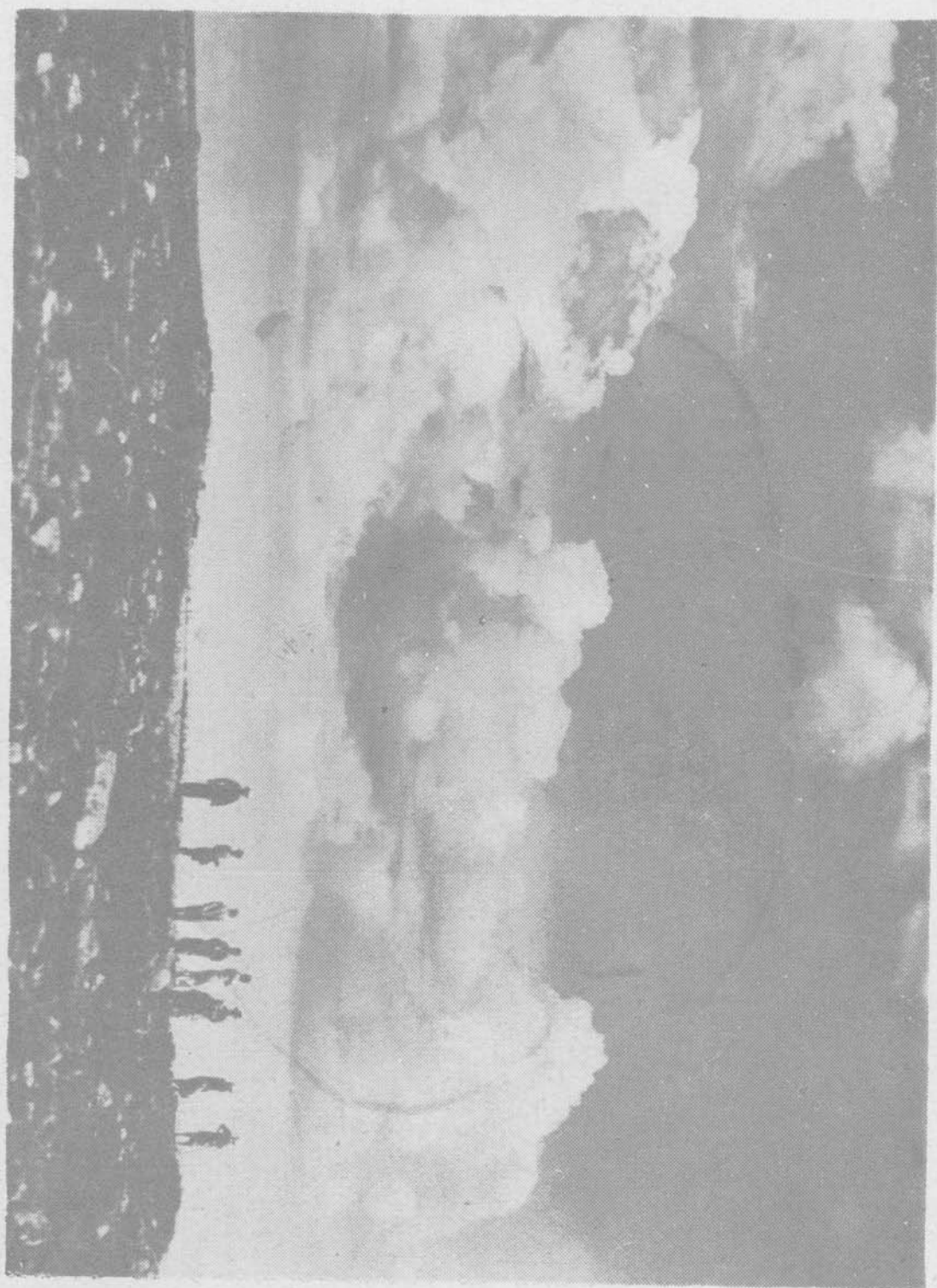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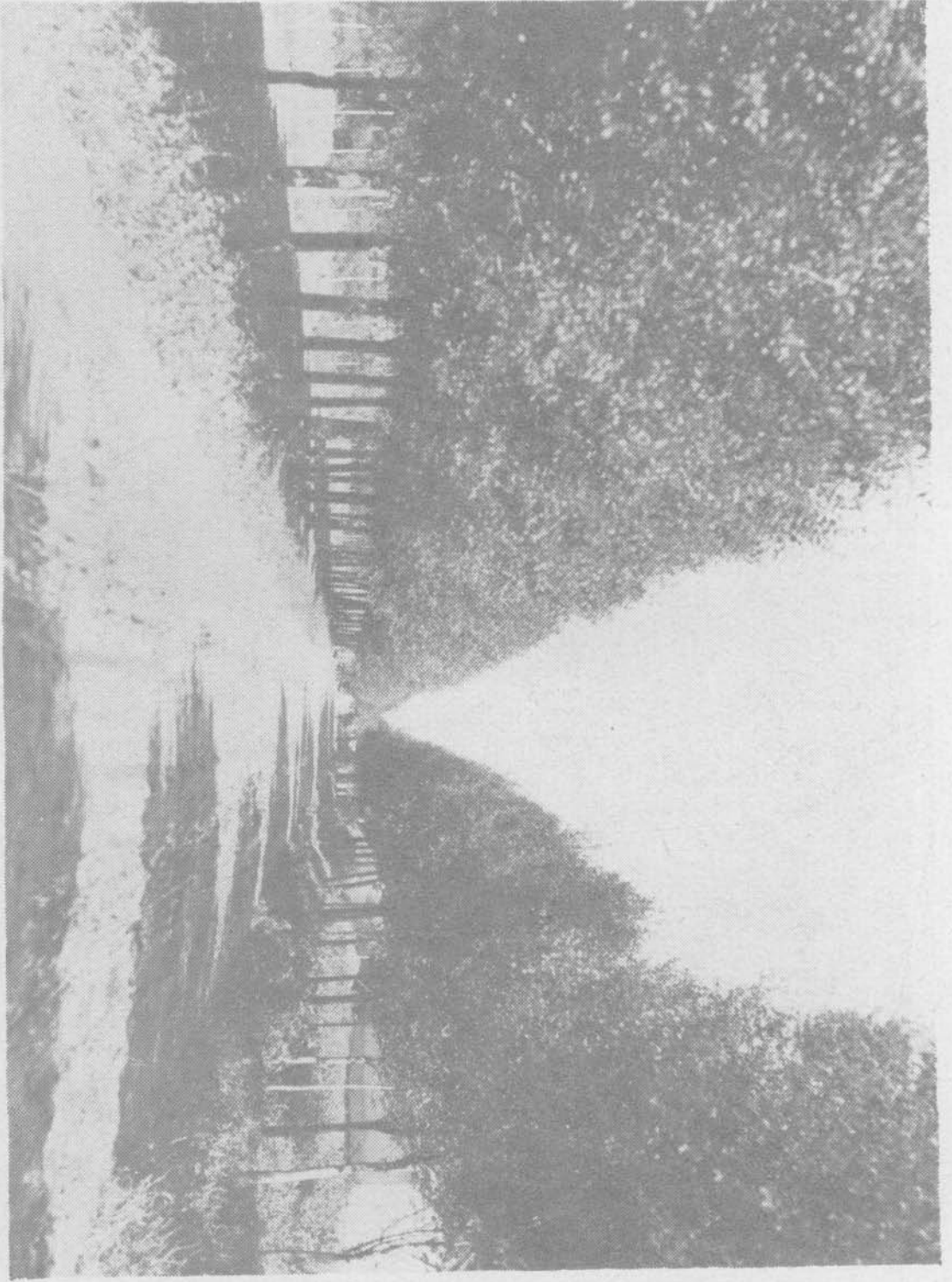
26. 口泉煤礦井口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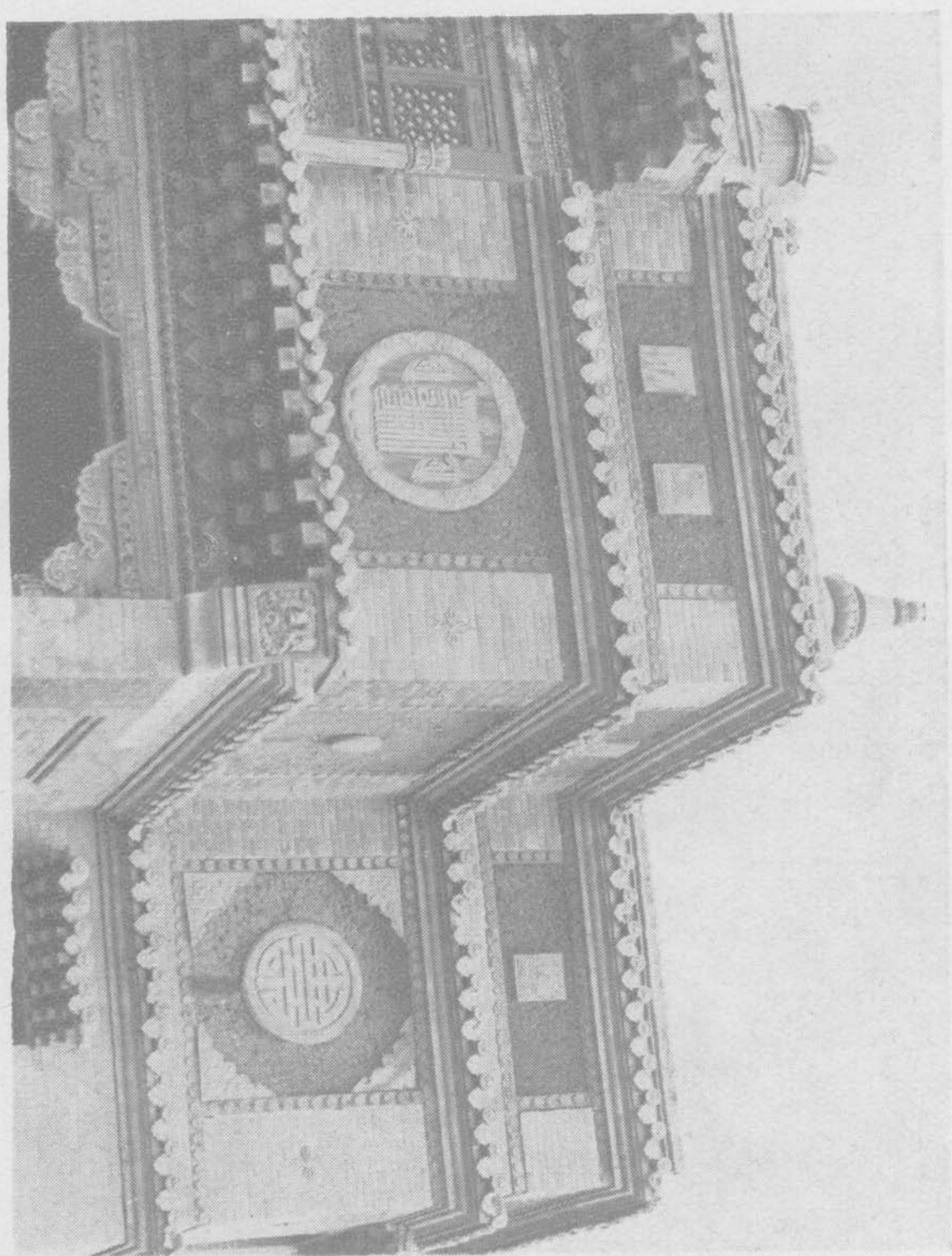
27. 曹鎮薛剛山

28. 平地泉老鴉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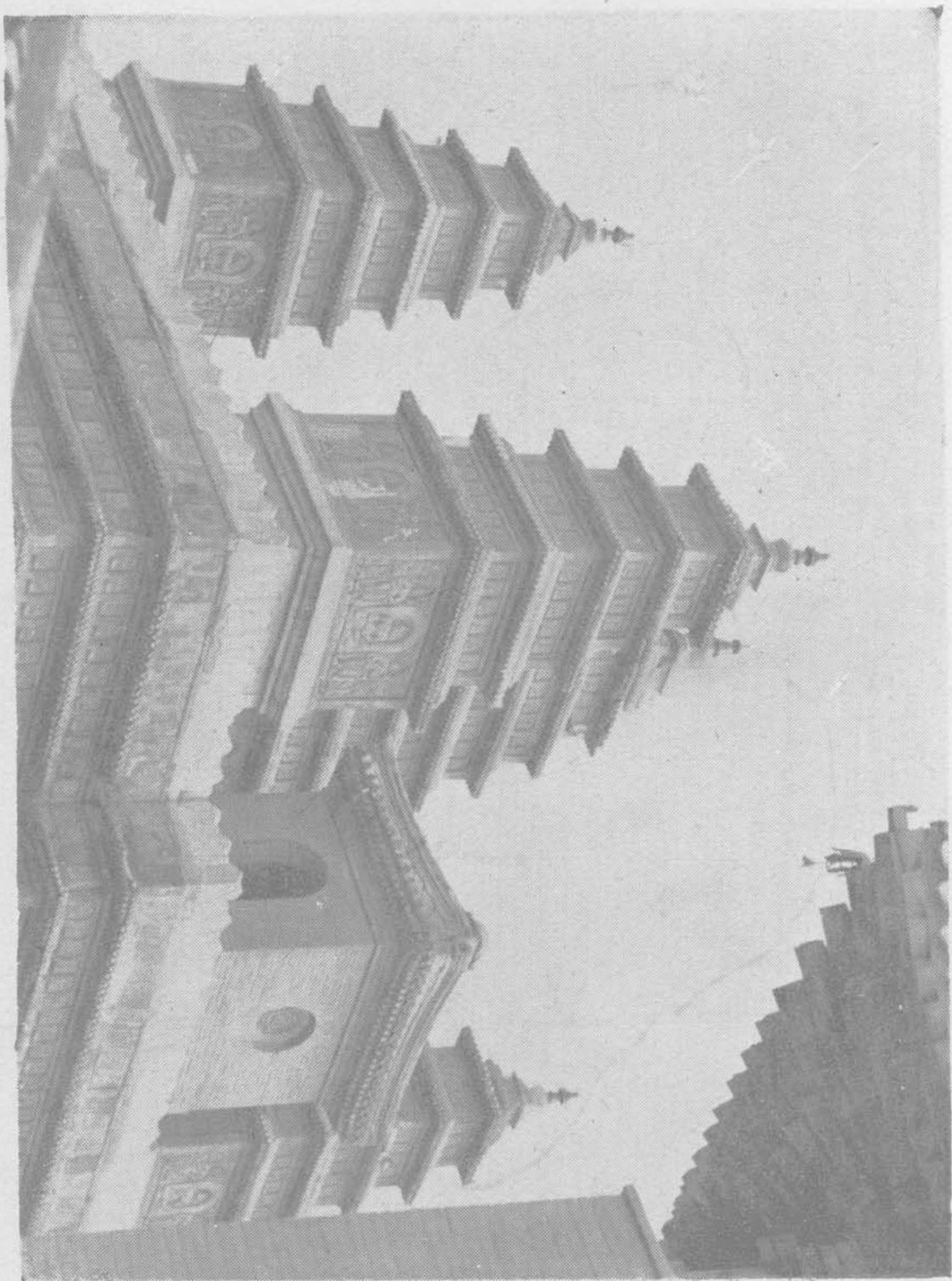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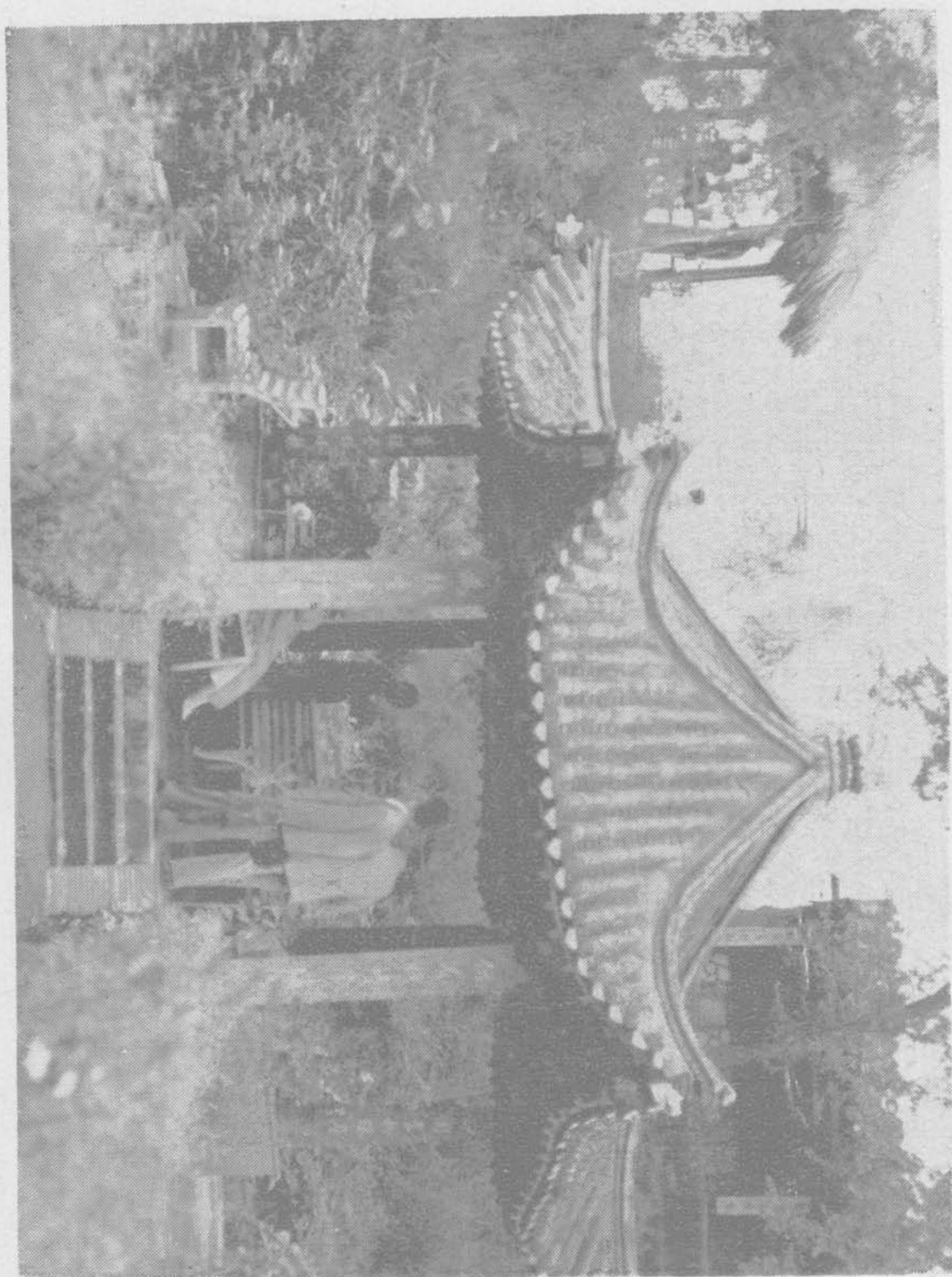
29. 歸綏新城大道



30. 「大招」的屋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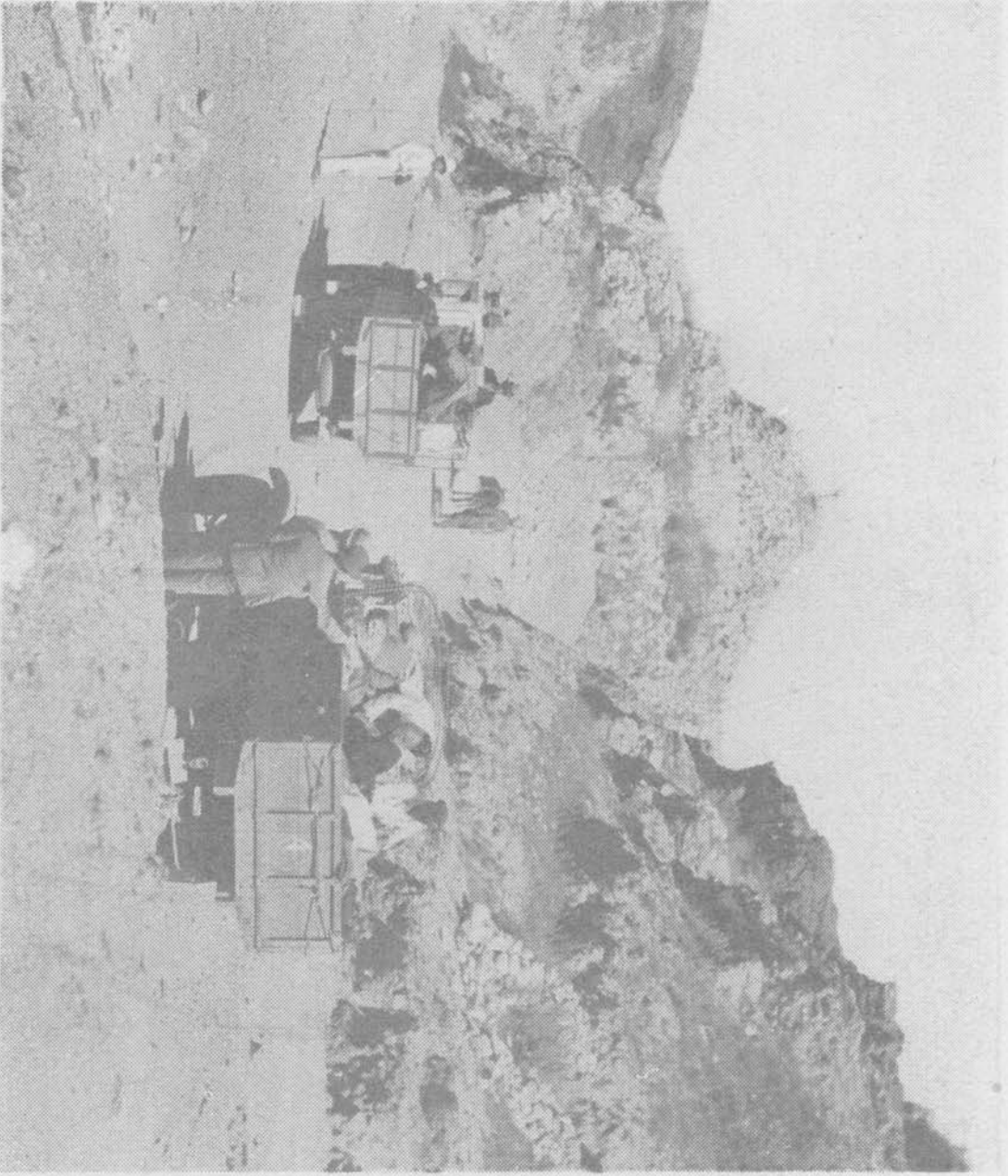


31. 五 塔 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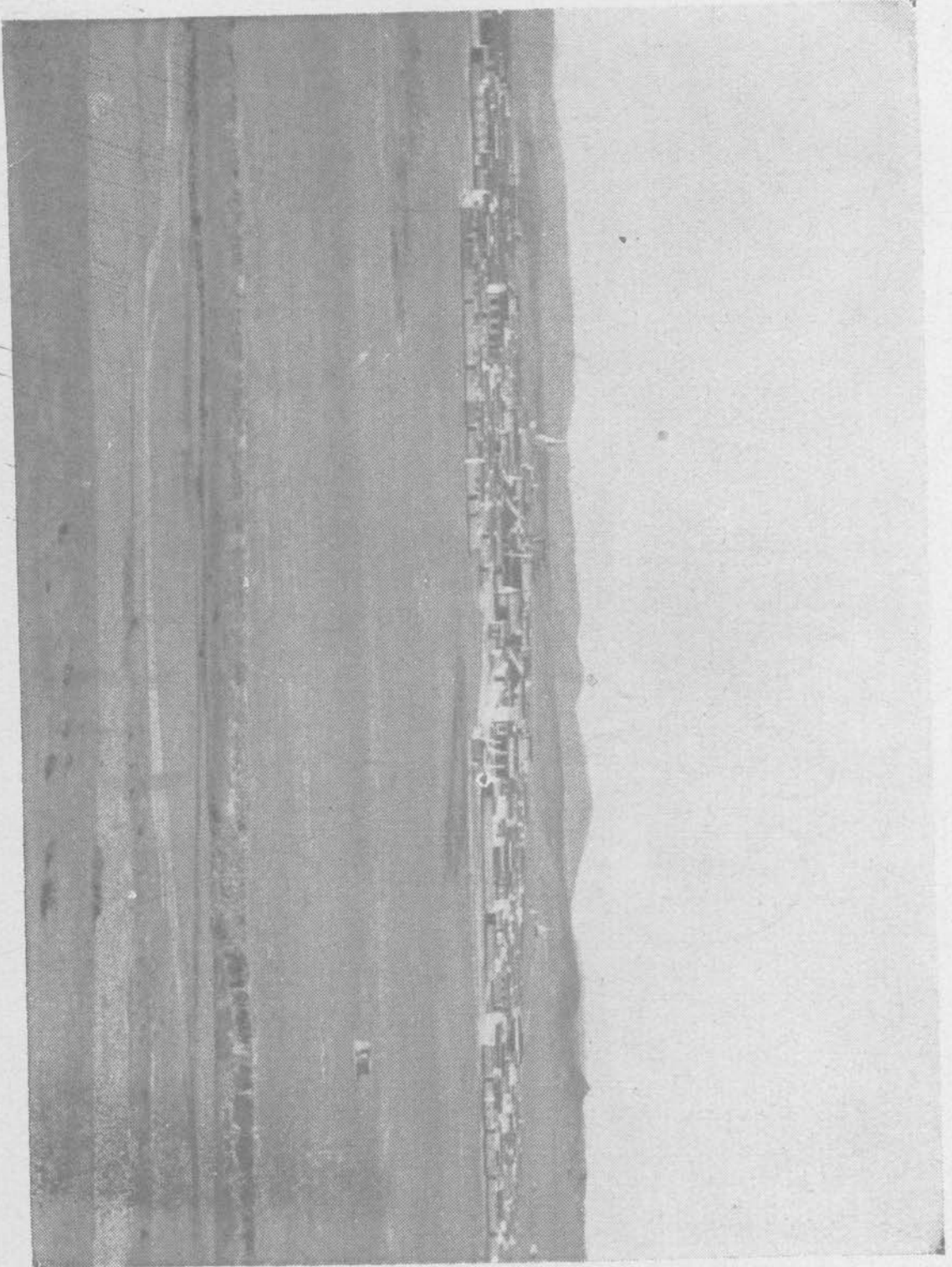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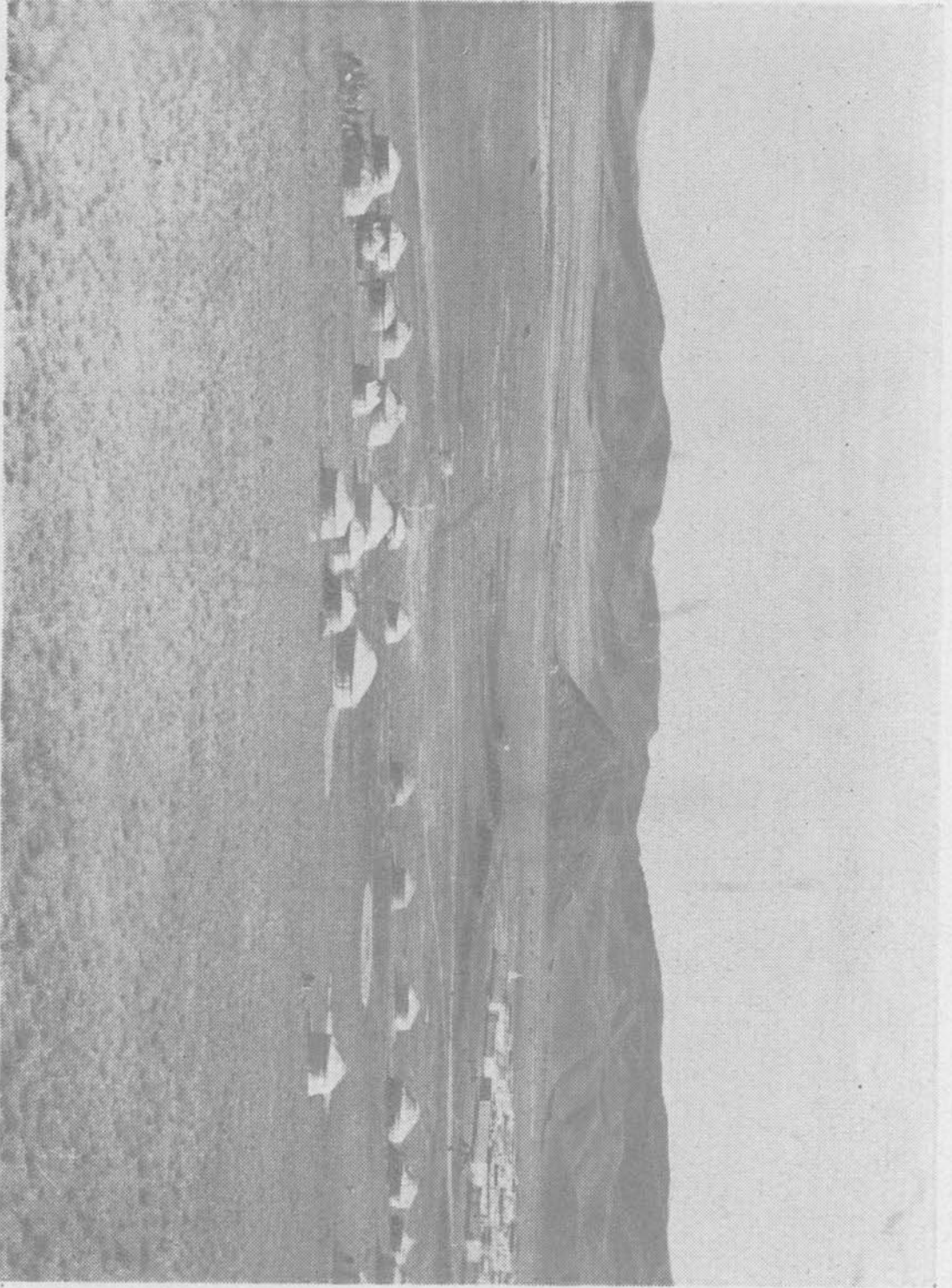
33. 黑蚌公主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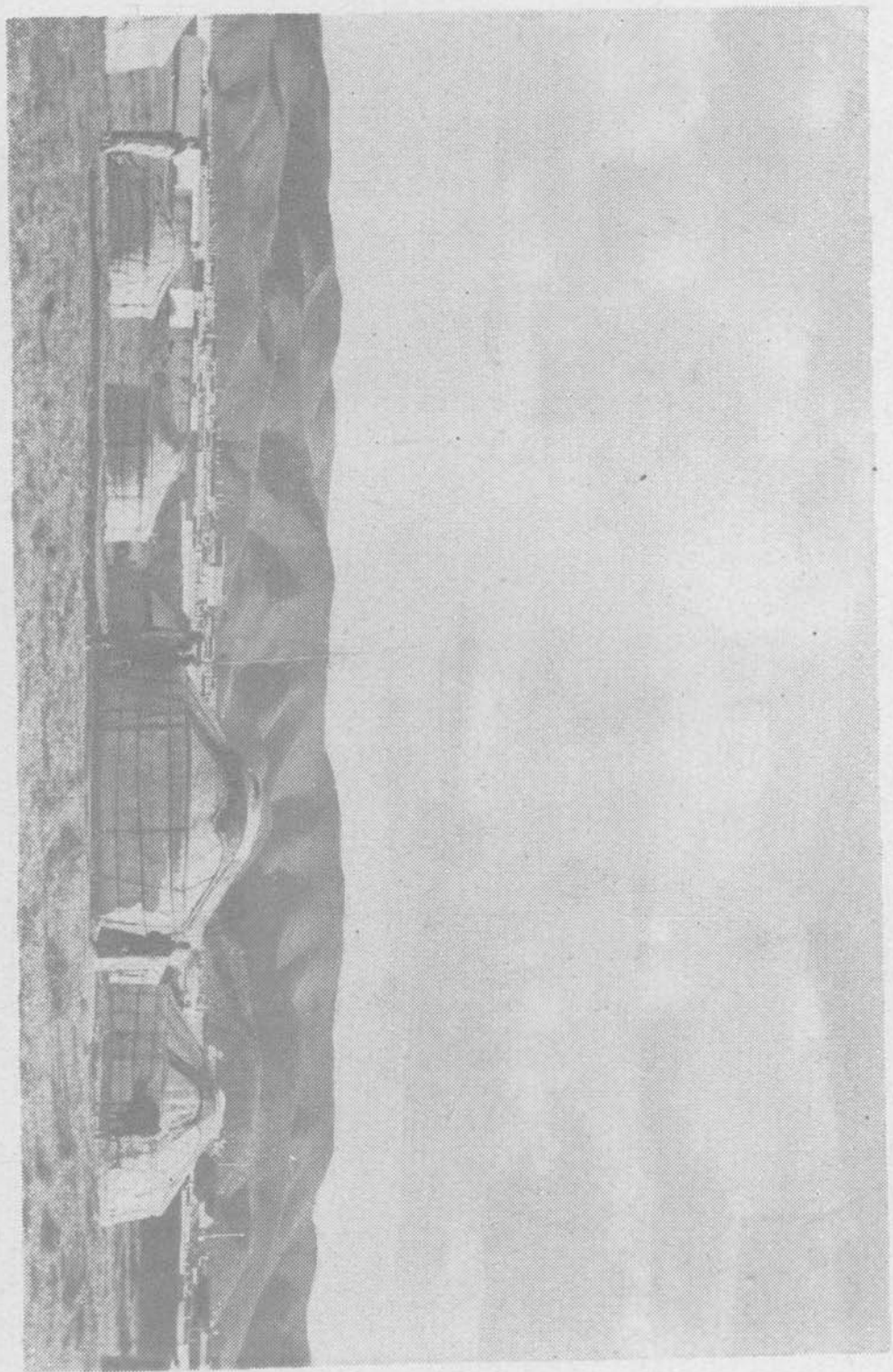


34. 百靈廟道中



35. 望遠廟靈百 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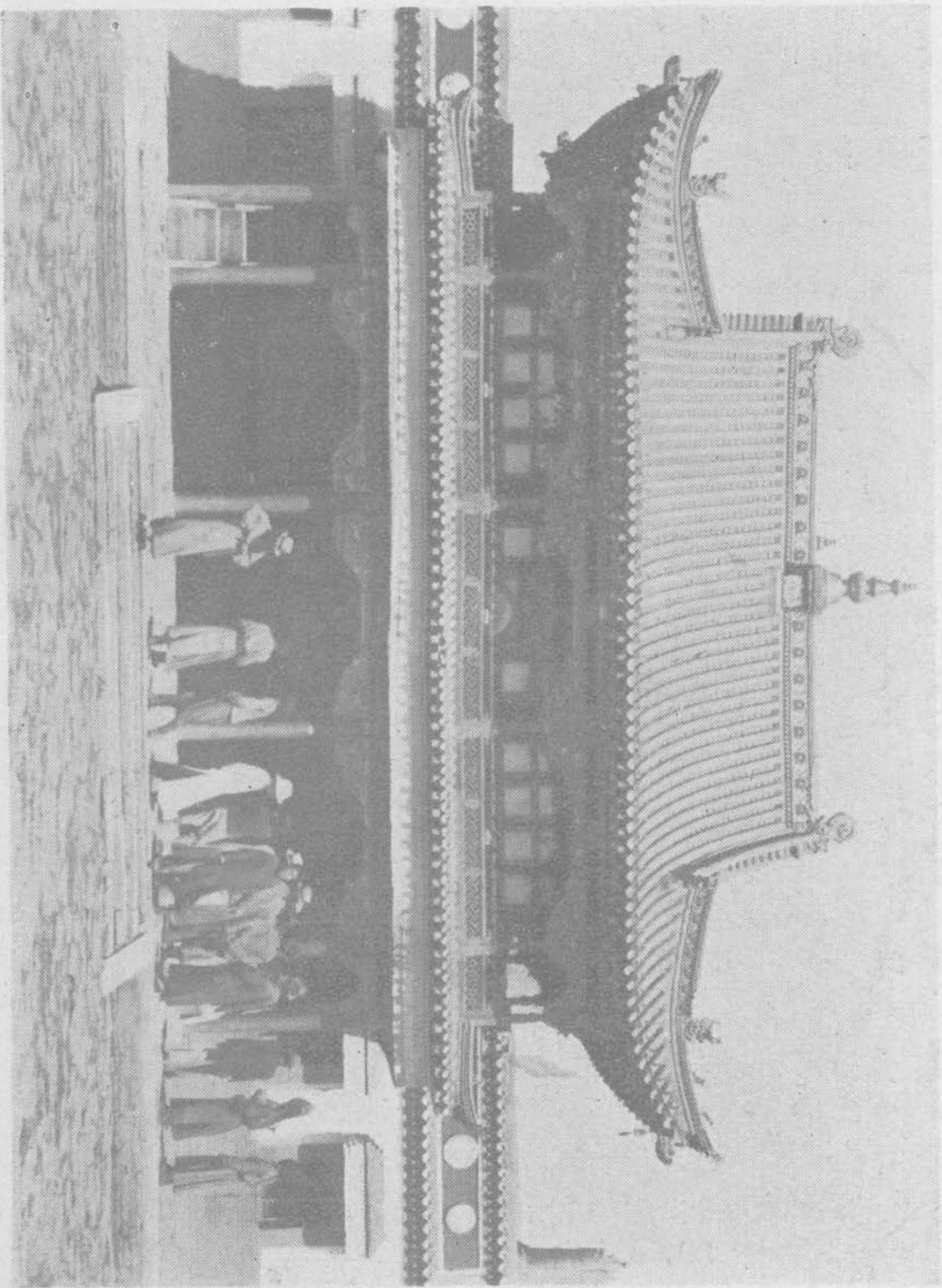
37. 我們住的蒙古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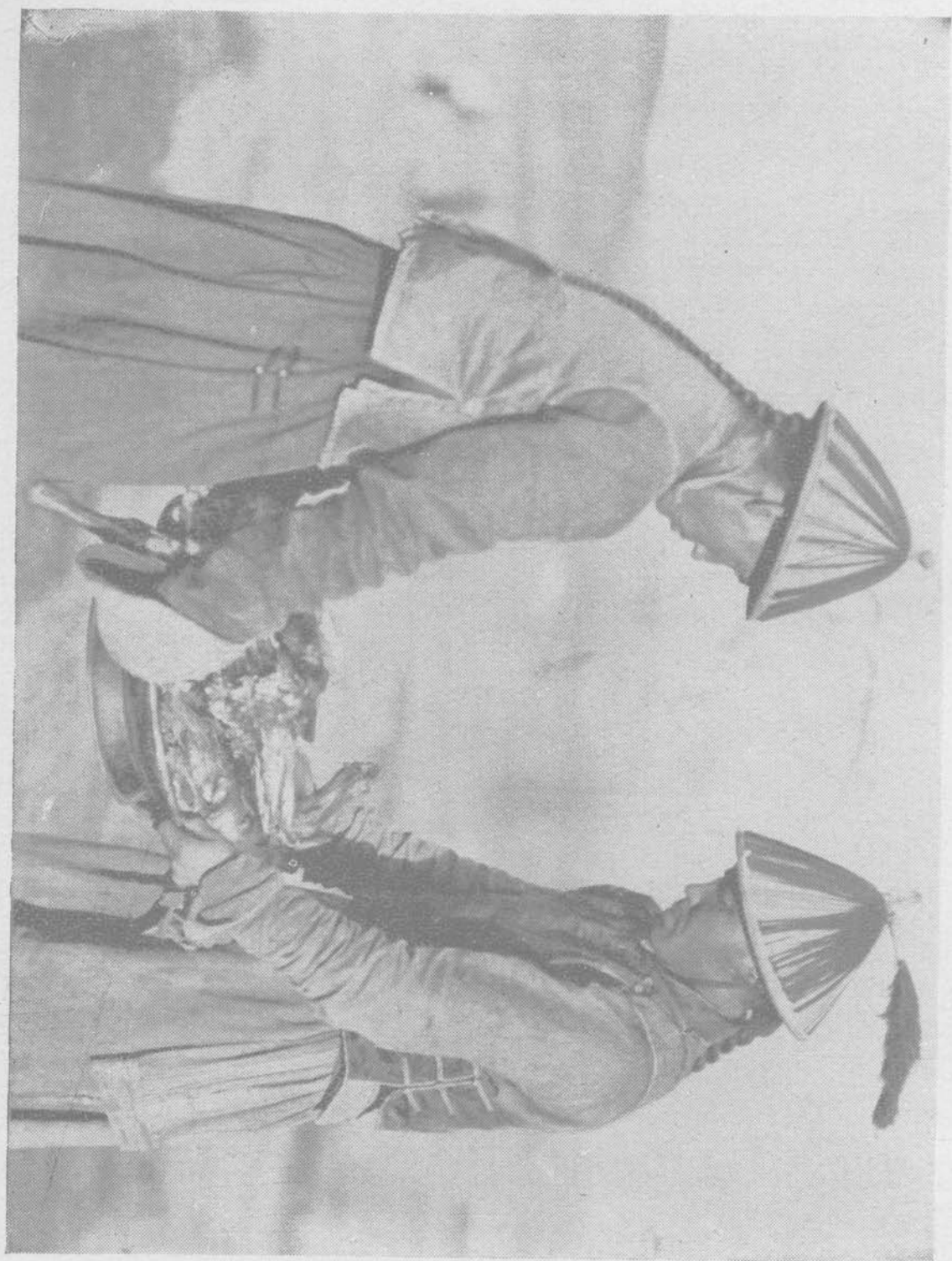
38. 蒙古包前(冰心女士與雷潔瓊女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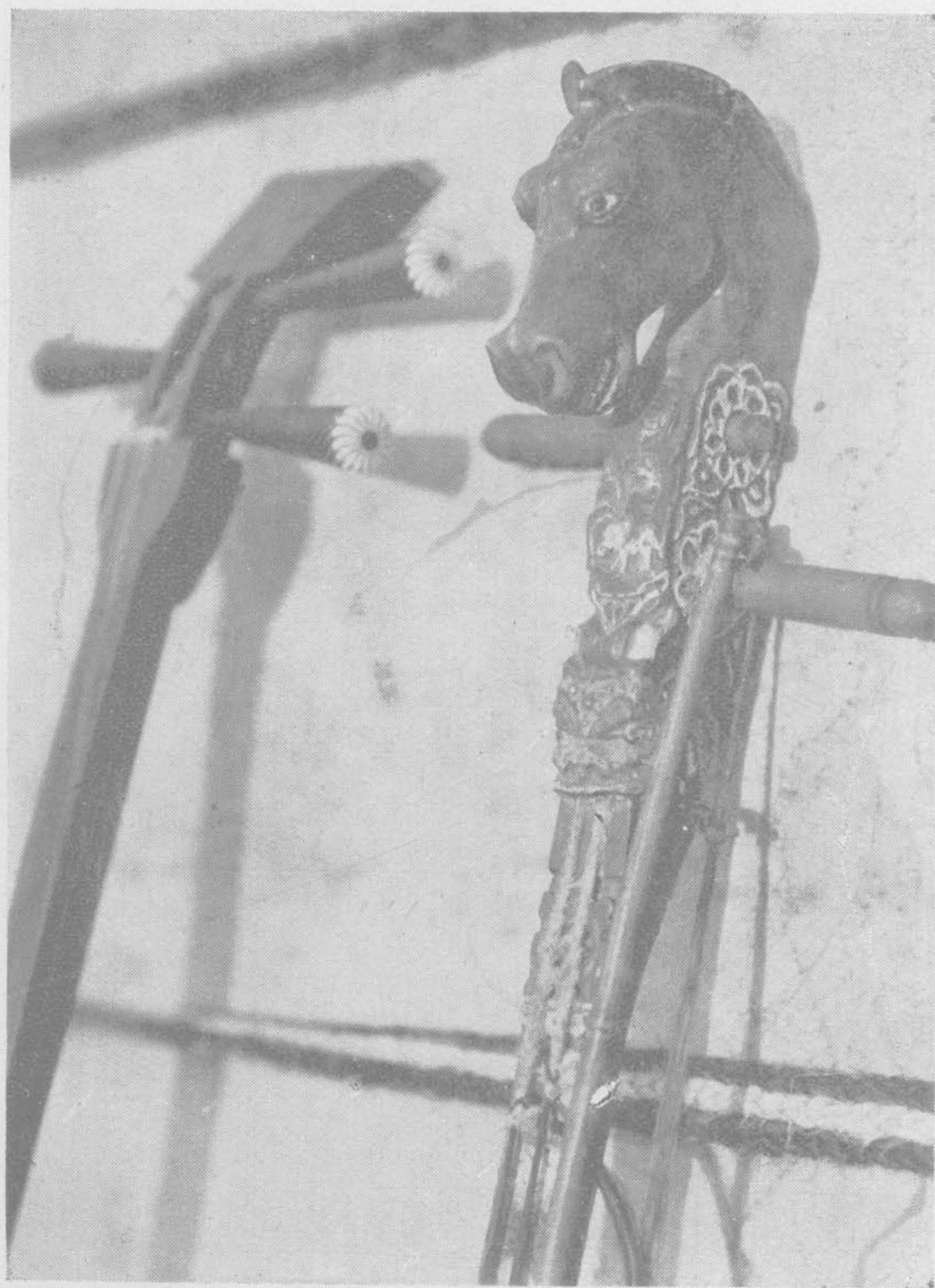
39. 成吉思汗像



40. 百 靈 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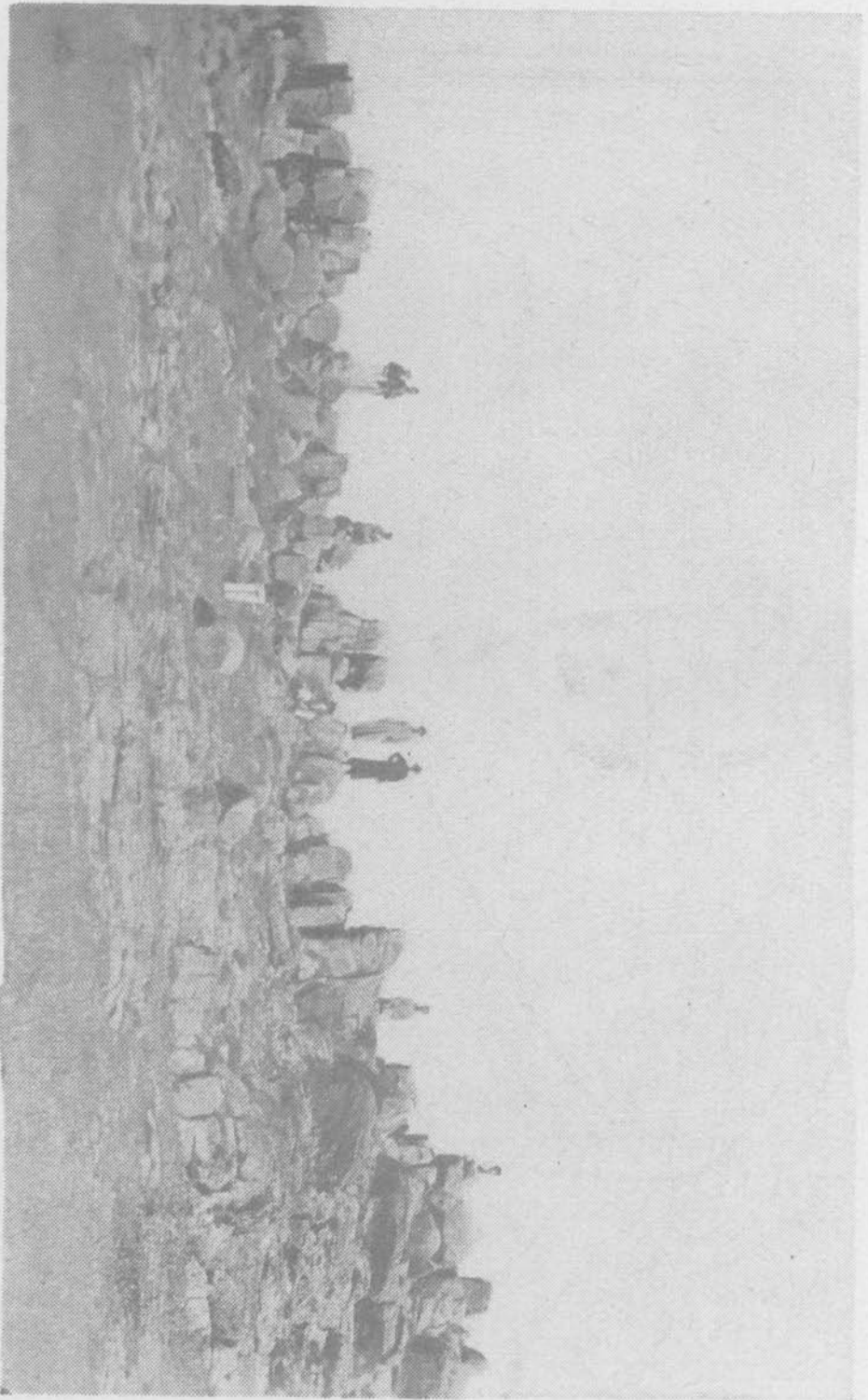


41. 全羊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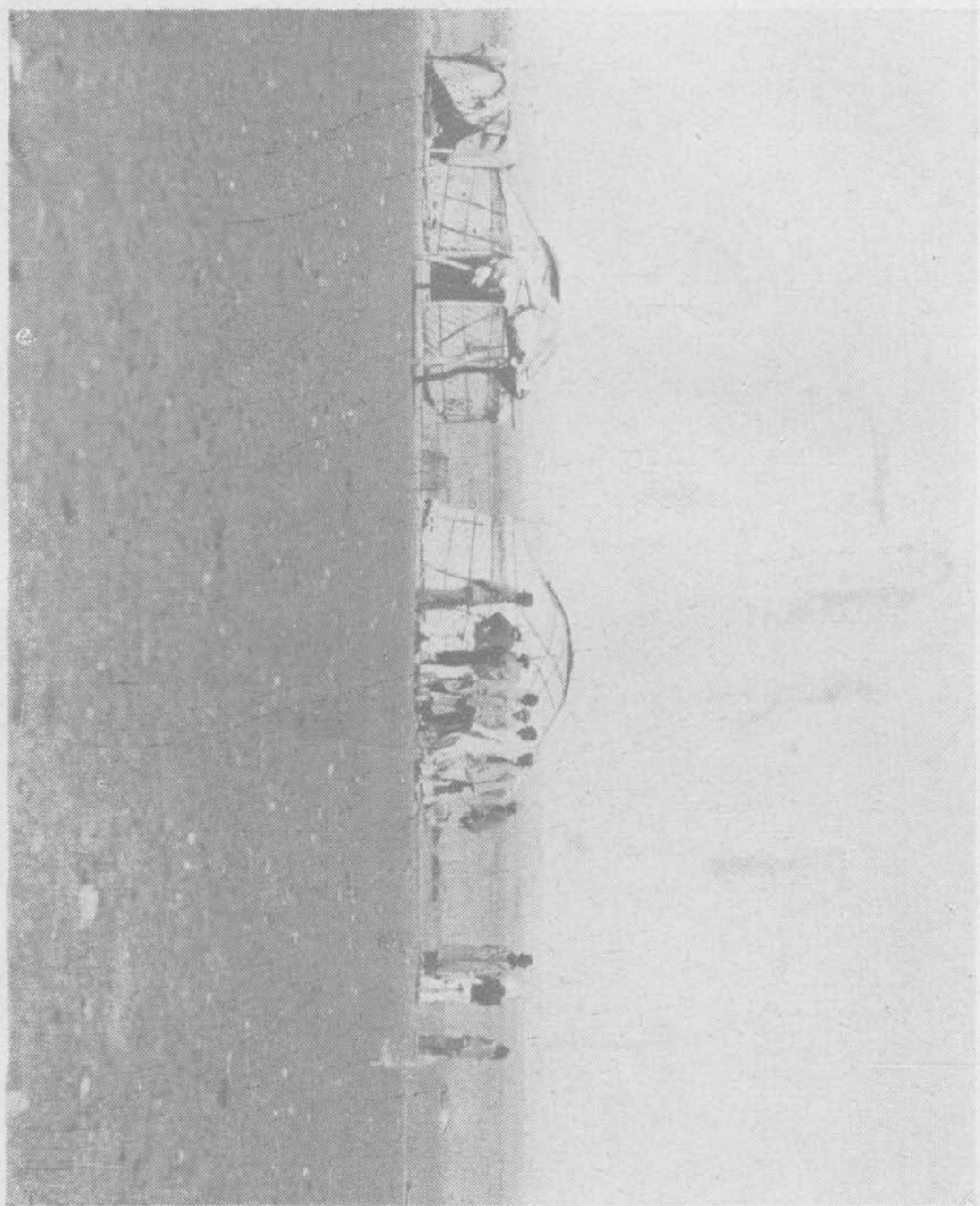


42.

馬 頭 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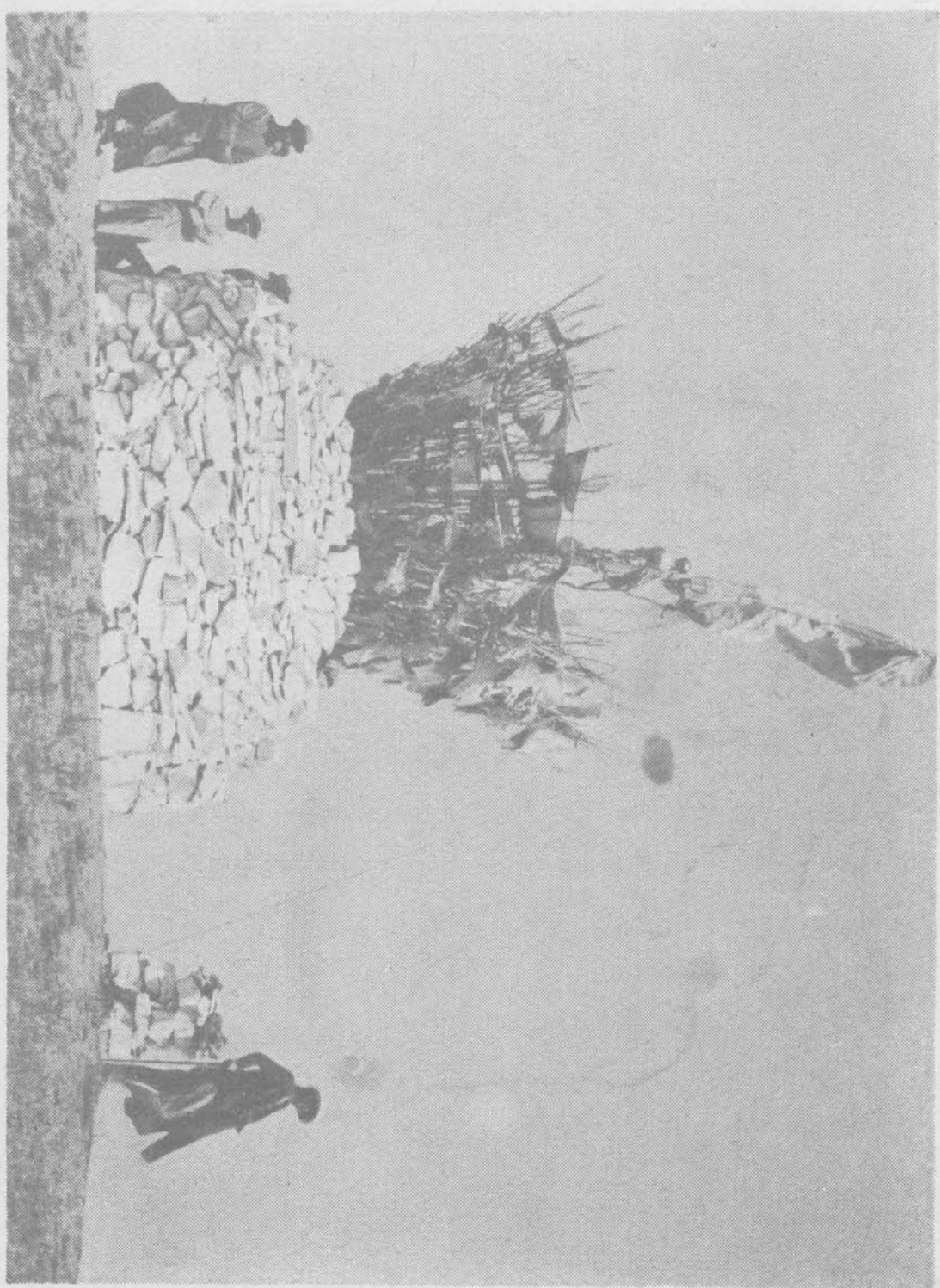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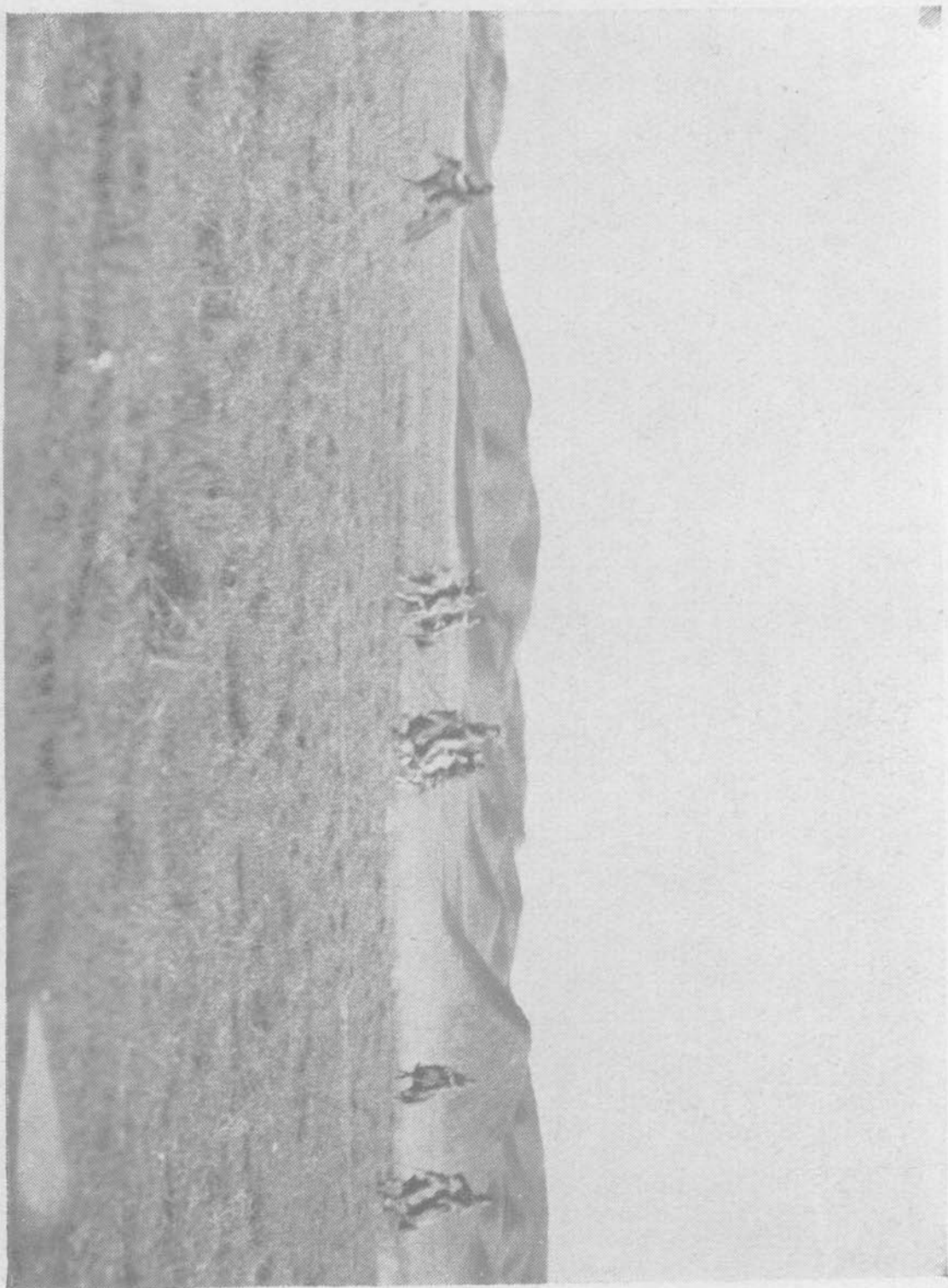
43. 康 熙 營 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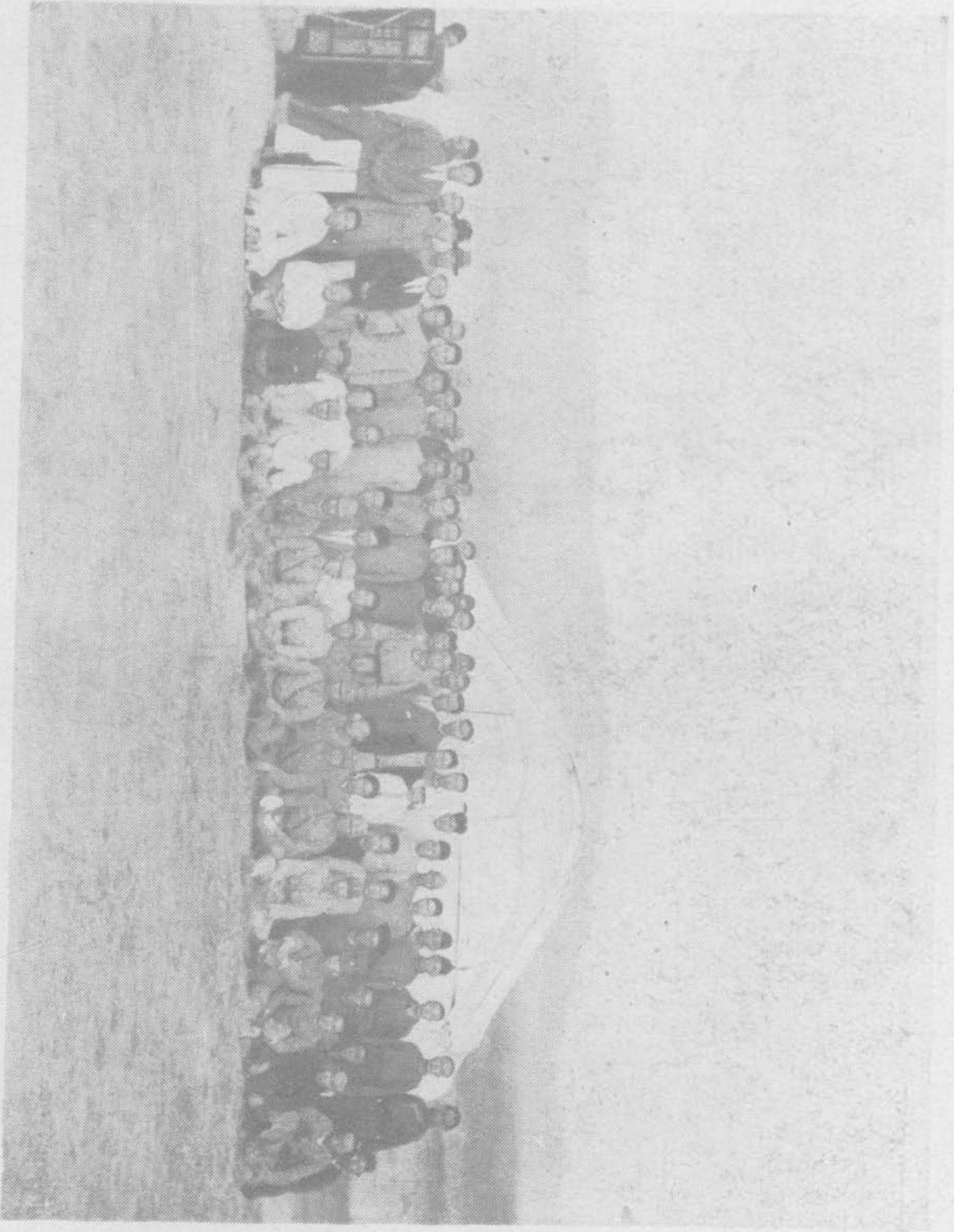


45. 蒙 古 少 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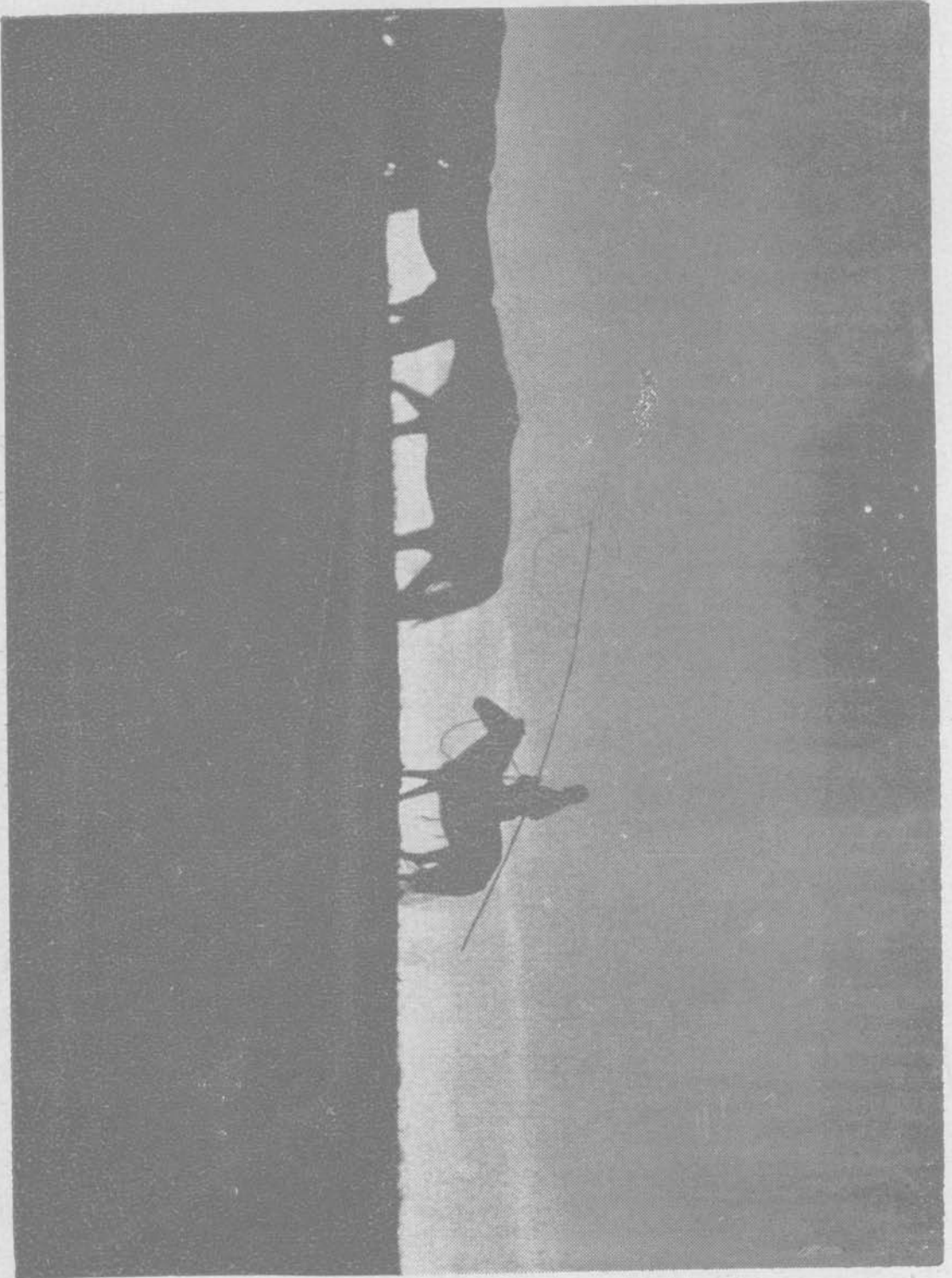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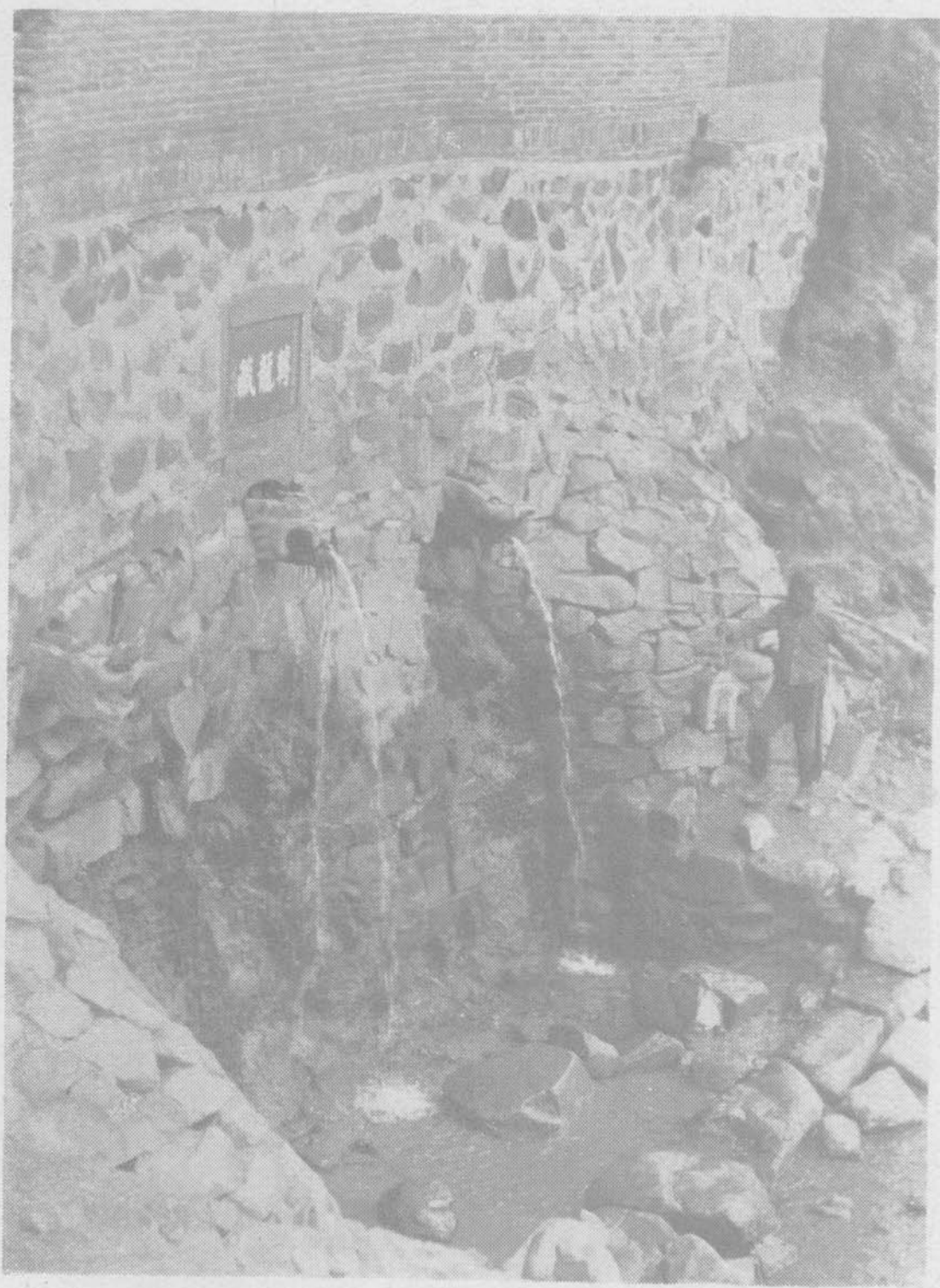
47. 賽馬會



48. 蒙政會同人與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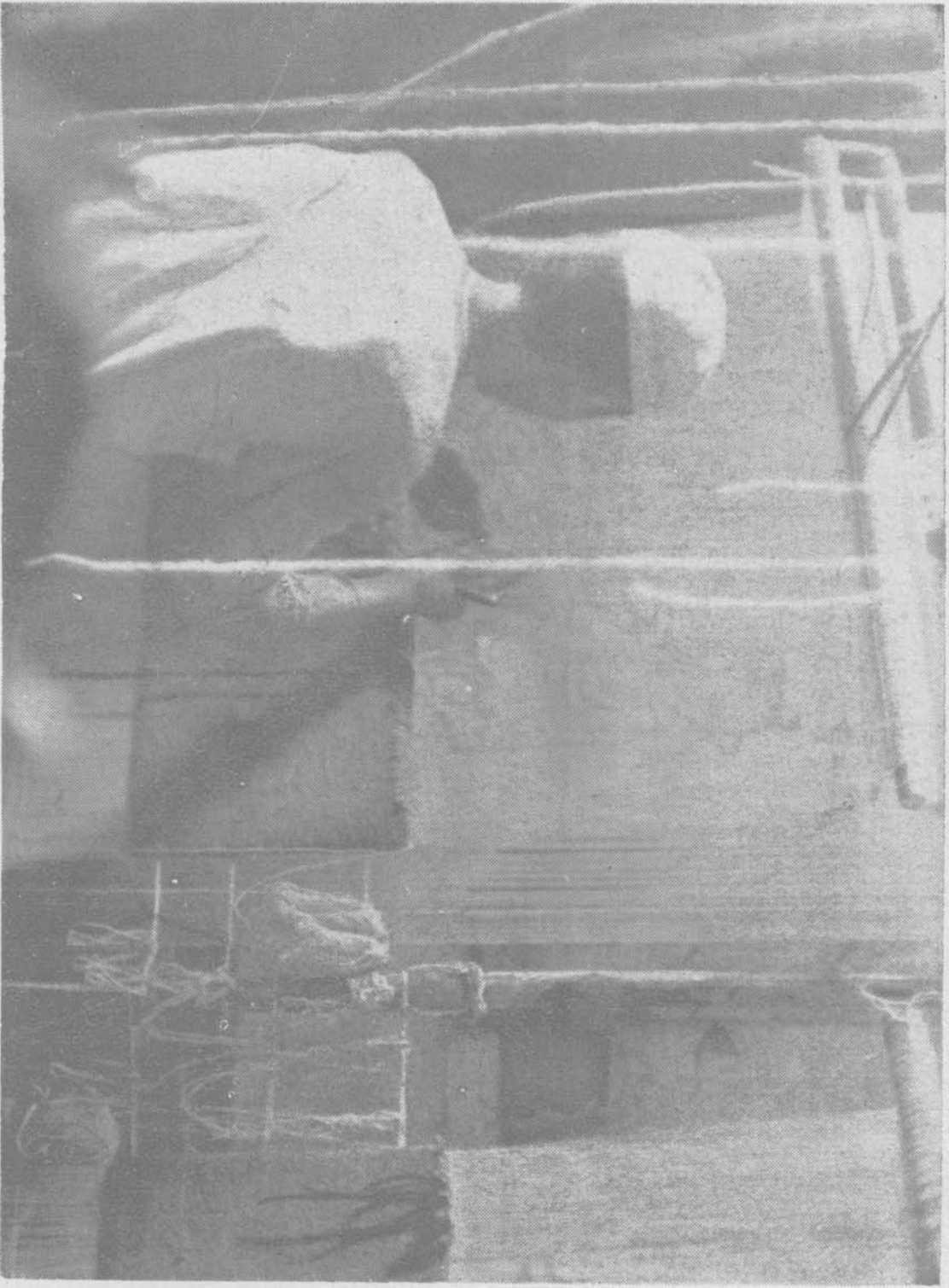
49. 馬 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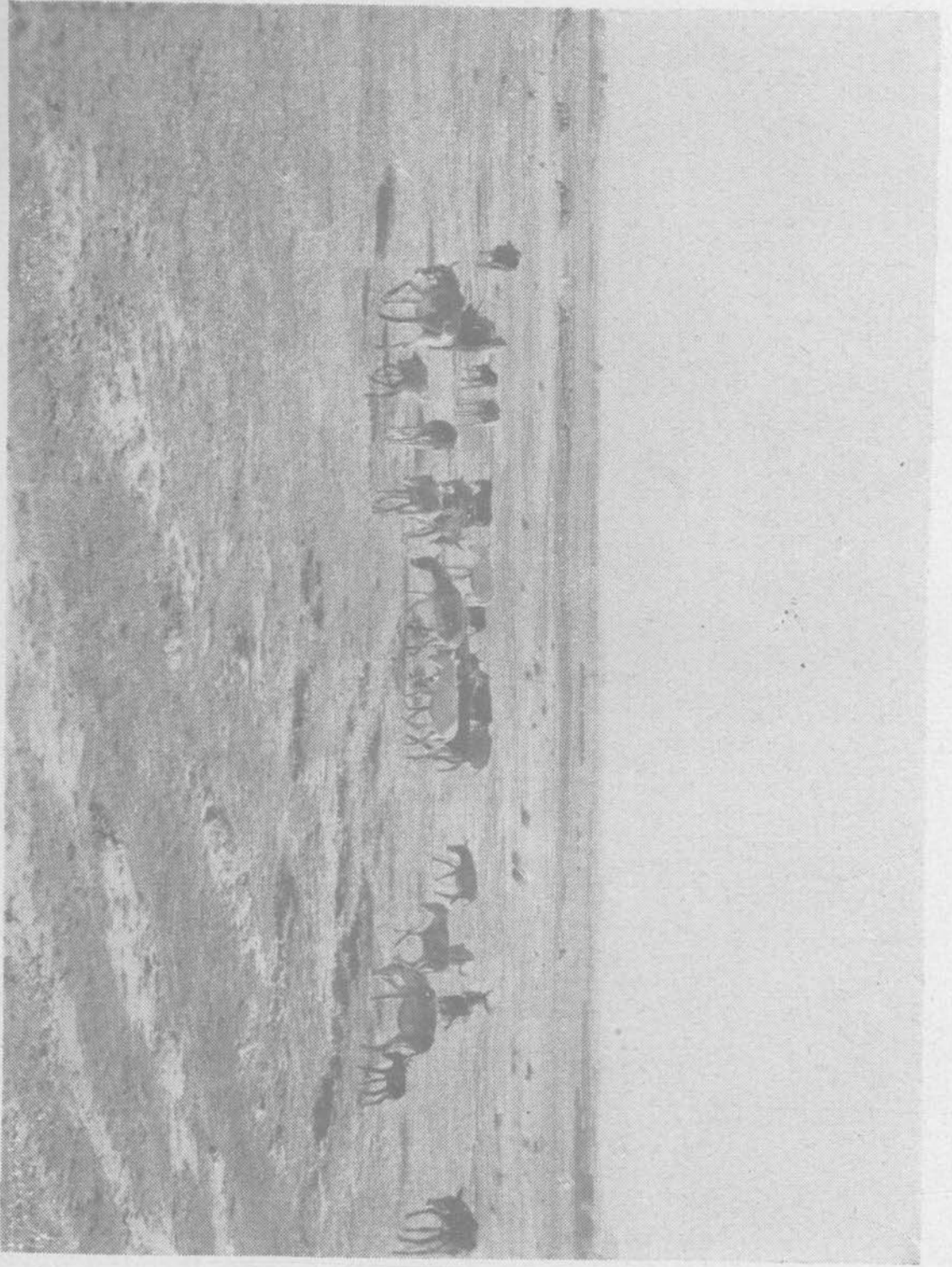


50. 包 頭 轉 龍 藏



51. 「楊 再 興 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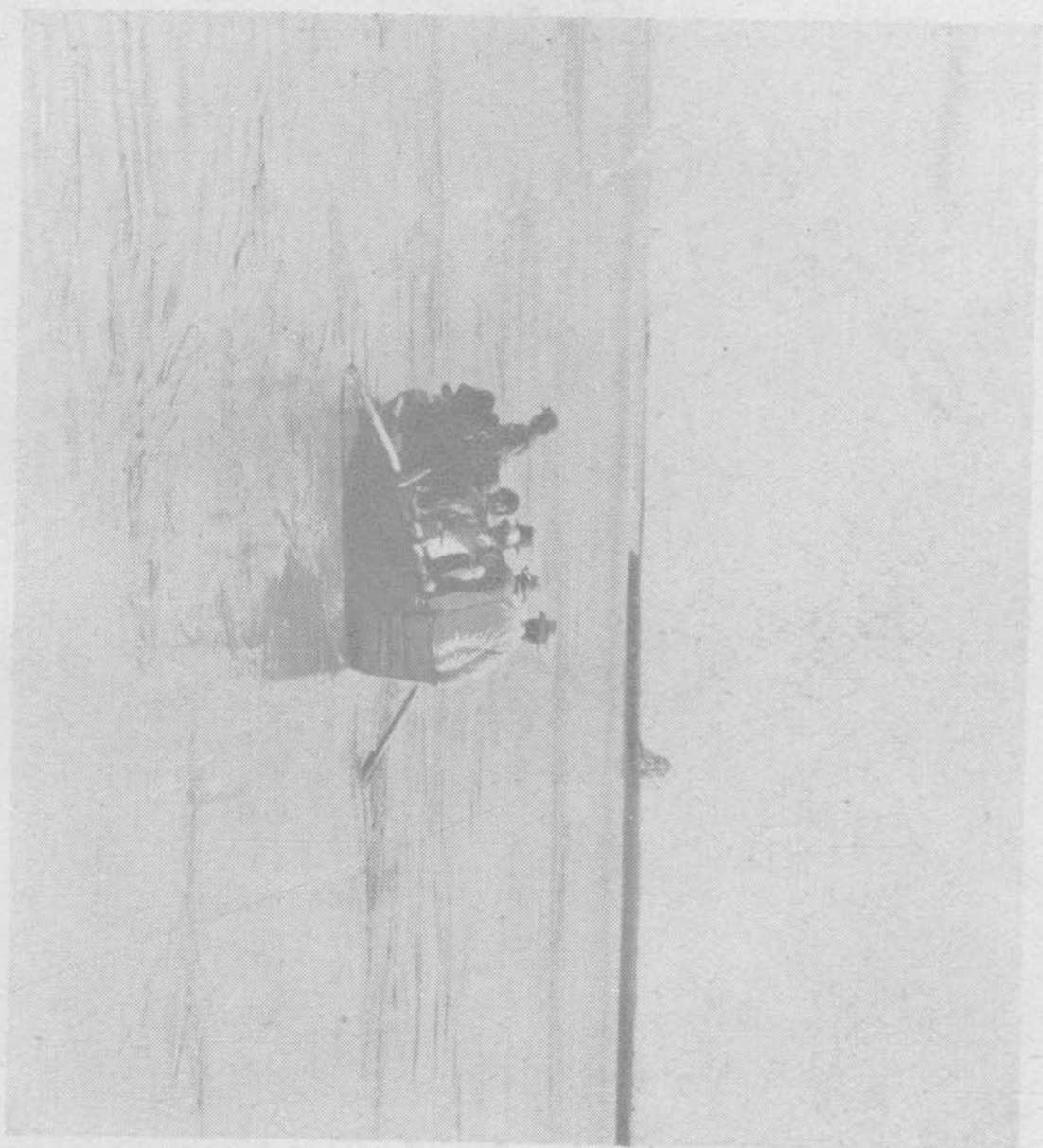




53.

驢

羣



題記

這裏刊出的十幾封信，都是我在平綏路上旅行時沿途寄給君箴的。本來是私信，也有不少私話，且都是隨筆揮寫，不加剪裁的東西，不大願意發表出來。但友人們見到的，卻都以爲應該公之於衆。有人天天在嚷着開發西北；西北的現狀究竟是怎樣的一個情形呢？關於這一類的記載是極少。我這十幾封給君箴的信，雖然對於西北社會的情形說得不多，且更偏重於古蹟方面，卻總有點足資未聞未見者的參考。我不願說什麼「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的老話。但最近的將來，就將成爲問題的中心，西北，其危急的情形，以及民間的疾苦，或可於此得到些消息吧，特別是關於西蒙一方面的事。故便趁着住在上海的十天，將他們整理一下，刪去一部分的「私話」將牠刊之於此！卻並不會增入什麼。書簡本是隨筆揮寫的東西。也許反因其爲隨筆揮寫之故而反能不忸怩作態吧。即有些淺陋草率之處，也便索性的讓牠們「過而存之」了。

在平綏路上，這夏天旅行了兩次，一次是七月間，到了平地泉，因路斷而回。一次是八月間，由北平直赴綏遠，再到百靈廟，包頭等處。第七封信以前都是第一次旅行時所寫的；第八封信以後卻是第二次寫的。

此行得友好們的幫助不少，特別是冰心，文藻夫婦。這趟旅行，由他們發起，也由他們料理一切。我應該向他們倆和一切幫助我們的人，致懇切的謝意！

作者 二十三，九，八。

目錄

一	從清華園到宣化	一
二	張家口	一〇
三	大同	一六
四	雲岡	二五
五	口泉鎮	五六
六	大同的再遊	六五
七	從豐鎮到平地泉	七一
八	歸綏的四「召」	七九
九	百靈廟之一	八五

錄

目

西 行 書 簡

十	百靈廟之二	九六
十一	百靈廟之三	一〇二
十二	昭君墓	一〇九
十三	包頭	一一五
十四	民生渠及其他	一二〇
	跋	一二六

(一) 從清華園到宣化

別後，坐載重汽車向清華園車站出發。沿途道路太壞，顛簸得心跳身痛。因為坐得高，綠榆樹枝，時時撲面打來。一不小心，不低頭，便會被打得痛極。八時十二分，上平綏車，向西走，「漸入佳境。」左邊是平原，麥田花畦，色彩方整若圖案。右邊，大山峙立，峯尖巉巖若齒，色極青翠。白雲環繞半山，益增幻趣。絕似大幅工筆的青綠山水圖。天陰，欲雨未雨。道旁大石巨崖棋布羅立，而小樹散綴于岩間，益顯其細弱可憐。沿途馬櫻花樹最多，樹尖即在車窗之下，綠衣紅飾，楚楚有致。九時半，到南口。車停得很久。下去買了一筐桃子，總有一百多個，價僅二角。味極甜美。菓販們搶着叫賣，以脫手賣出為幸，據說獲利極少。過南口，車即上山。溪水清冽，錚淙有聲。過了幾個山洞，山勢險巖甚。在青龍橋站停了一會。又過山洞，經八達嶺下，即入大平原。儼然換一天地。山勢平行若土阜，綠得可愛。長城如在車下。回顧八達

嶺一帶，則山皆壁立，峻削不可攀援。長城蜿蜒臥于山頂，雉堞相望。山下則堡壘形的烽火台連綿不斷。昔日的國防，是這樣的設備得周密，今已一無所用了。長城一線已不能阻限敵人們鐵騎的蹂躪了！

十一時四十五分到康莊。這是一個很大的車站，待運的貨物堆積得極多。有許多山羊，裝在牲畜車上，當是從西邊運來的。十二時二十五分，過懷來，山勢又險峻起來。山色黃綠相間，斑斕若虎皮紋，白雲若斷若連的懶散地擁抱于山腰。太陽光從雲隙中射下，一縷一縷的，映照山上，益顯得彩色的幻變不居。

下午一時餘，到土木堡。此地即明英宗被也先所俘處，侍臣及兵士們死難者極多。聞有大墓一，今已不知所在。有顯忠祠一，祀死難諸臣的，今尚在堡內。我們下車，預備在此處停留數小時。堡離車站數里；在田壠間走着。進沛津門，即入堡。房屋構造，道路情形，已和

「歲進士」和「選元」的匾額，初不知所指，後讀題字，始知前者爲「歲貢生」，後者爲「選拔貢生」。商店很少，有所謂「孟嘗君子之店」者，卽爲旅館，門上又懸「好大豆付」的招記，後又數見此招記。似居民食物主要品卽爲豆付。到顯忠祠，房屋破敗不堪，明碑也鮮存者。此祠立于景泰間，至萬曆時焚于火，清初又燬于兵。康熙五十六年雷有乾等重建之。嘉慶間又加重修。祠後，闢屋祠文昌帝君，壁上畫天鵝，地啞像，喬模作態，幽默可喜。三時半，回到車站，四時又上車西去。六時二十分到下花園車站。這個地方，遼代的遺跡頗多，惜未及下車。鷄鳴山遠峙于左，洋河濁浪滔滔，車卽沿河而走。右有一峯孤聳，若廢壘，四無依傍，拔地數十丈，色若焦煤。是一奇景。一路上都是稻田，大有江南的風光。六時五十五分到辛莊子，溯河而上，洋河之水，勢極湍急，奔流而下，潺潺之聲滿耳。堤岸皆方石所築，極齊整，間亦有已被沖刷壞了的。對山一帶，自山腰以下，皆是黃色，風力吹積之痕跡，宛然可見。漢外的沙磧，第一次覩得一斑。山色本來是綠的；爲了黃沙的烘托，覺得幽闇，更顯出暗綠。柳

樹極多，極目皆是。

七時四十分到宣化。車停在車站，擬即在此過夜。城外有兵士甚多，正在築土堡，據說是在蓋建營房。夜間，風很大，虎虎有聲，不像是夏天。

八日，清晨即起身。遙望山腰，白雲綿綿不絕，有若衣帶環束者，有若炊煙上升者。半山黃沙，看得更清楚。七時半，坐人力車進城。入昌平門，門兩旁有燒磚砌成之金剛神。城門上釘的是鐘形之鐵釘；極別緻。城牆上有一石刻小孩，作向下放便勢；下有一猴，頭頂一盤承之。據車夫說，從前每逢天將雨，盤上便有水漬。今已沒有這效驗了。穿城而過，出北門。北門的城樓，即有名之威遠樓，明代所建，今尚未全頽。正對此樓，爲鎮虜台，台高四丈，遠望極雄壯。旁有一小阜，名藥王閣。我們走上去，無一人，屋內皆停棺木。狗吠聲極兇猛。一老太婆在最高處出而問客。語聲不可懂。她骨瘦如柴，說一聲話，便要咳嗽幾聲。明白的是肺癆病。

開了她，向鎮虜台走來。台下爲龍王殿，台上有匾曰「眺遠」。此台爲嘉靖甲寅（一五五四年）所建，登之，可眺望全城。有明代碑記，凡「鎮虜台」之「虜」字，皆已被剷去，殆是清代駐防軍人所爲。台下山旁，有洞穴二，初不知爲何物，入其中，可容人坐立。車夫云：「爲一山西客民所居，今已棄之而去。」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的穴居。

過鎮虜台，便望見恆山寺（一名北岳廟）。寺佔一山顛，須過一小河始可達。山徑已湮沒，無路可上。行于亂石細草之間，尙不難走。前殿爲安天殿，後殿爲子孫娘娘廟。有順治十年及乾隆甲午二碑。山石皆鐵色。對河卽爲龍烟鐵礦辦事處。本有鐵路支線一，因此礦停工，路亦被拆去。此礦規模極大，鍊礦砂處，在北平之石境山。恆山寺下葡萄園極多，亦間有瓜田。平津一帶所需之葡萄，皆由此處供給。又有天主堂的修道院一，建築不久，式樣似輔仁大學，當爲同時所造的。院主爲本國人吳君，在內修道者，有五六十人，都是從遠方來的。

回到城內，遊城中央的鎮朔樓，本爲鼓樓，大鼓尙存，今改爲民衆教育館，辦事精神很好，圖書有萬有文庫等，尙不少。其北爲清遠樓，尙是舊形，原爲鐘樓，崇閣三層，爲明成化間御史秦紘所造，因上樓之門被鎖上了，未能上去。清遠樓正居城的中央，樓下通衢四達，似峨特式的建築，全是圓拱式的。

甘霖橋東有朝玄觀（亦作朝天觀），有宣德九年楊榮撰及正統三年吳大節撰的碑記。樓閣雖已破敗，而弘偉的規模猶在。

次到介春園（今名玉家花園），園本清初王毅洲（墨莊）的藏書處，乾隆間爲李氏所得。道光十年，始爲守備玉煥功所得，大加經營，爲一邑名勝。魚池花木，幽雅宜人，今也已衰敗，半淪爲葡萄園，聞年可出葡萄八千斤。園亭的建築大有日本風，小巧玲瓏。春時芍藥極盛，今僅存數株耳。大樹不少，正有兩株絕大的，被斫伐去，斥賣給賈人。工匠丁丁的在

次到彌陀寺。朝玄觀的道士云：「先有彌陀，後有宣化，不可不看。」但此寺今已改爲第二師範，僅存明代的銅鐘及大銅佛各一。其實，彌陀寺乃始建於元中書右丞相安童，元清皆會重修。今碑文皆不見。銅佛高一丈八尺五寸，重四千餘斤，爲明宣德十四年九月十五日比丘性果真源募緣建造。校園中，有大葡萄樹數株，遠者已有六十餘年。

次去參觀一清真寺，脫鞋入殿。此地教徒約五千人，甚佔勢力。

宣化本爲李克用的沙陀國城，餘址今尙可辨，又有鎮國府，爲明武宗的行在，會輦約房珍寶及婦女寶其中，稱曰「家裏」，今爲女子師範學校。惜因時促，均未及遊。

宣化城內用水，皆依靠洋河，全城皆有小溝渠，引水入城，飲用，洗濯，及灌溉葡萄園皆用此水。人工河道，規模之小，似當以此處爲最。

(二) 張家口

由宣化到張家口，不過半小時；下午七時三十五分開車，八時便到。飯後，到日新池沐浴。臨時買了一瓶消毒藥水，店夥竟以爲奇，不知如何用法。大街上很熱鬧，商店極多，雖比不上上海、天津，卻有北平最熱鬧街道的氣象。洋貨舖及蘑菇店最多；西路東路的蘑菇，皆以此地爲總匯。又有懸掛「批發」招記而無售賣何物之標幟的，聽說，都是批發「特貨」的店舖。

九日，從睡夢中爲喇叭聲所驚醒。一隊隊的軍士，肩負鐵鎗，唱着軍歌，出去作工。這時，天色剛亮，紅霞滿天，僅五點多鐘。從車窗裏遠望，山勢蜿蜒，狼烟台依山勢的高下佈置着。雖然都已頹敗，但還可看出古代軍事家的有計劃的國防佈置。

橋，工程甚大。過橋後，有名西來順的一家商店，同行者指着道：「這店便是批發『特貨』的一家。」一看果然是沒有任何標識，只有店名及「批發」二字。

又經下堡，即昨夜走過的商業區。下堡又名舊城，明宣德四年所建。

出大境門，沿西溝而至元寶山，此地爲漢蒙交易處。半里許有地名馬橋，由六月六日到九月十日止，每晨賣馬牛羊者，集於此橋。《白眉初中國省區全誌第一冊第二編六頁》。商店皆用滿、蒙、藏三種文字爲店標。牆上又高標外國商店二家之名，一爲英商西密得，專收皮革，一爲德商德華洋行，做外蒙的買賣，規模極大，成爲中蒙貿易的專利的公司。他們有長途汽車不少，往來於張家口、庫倫間。每年獲利極鉅。聞去年即掙了純利四百餘萬元。途中牛車百數十輛，連綿不斷。山邊有水泉流出，在沙地中流着，牛馬皆就之而飲。泉水的發源地，在一所極小的小廟下的岩中。前望山嶺，迴環擁抱，僅此一線峽澗，爲交通的孔道。峯迴路轉，氣象萬千。但此處爲大車路，不通汽車，到庫倫去的汽車，要經萬全。

大境門上有「大好河山」四字爲高維嶽手筆。沿途稽查很嚴；每逢要攝影的地方，崗警必來要去名片並盤問幾句。足見這地方在防守上地位的重要。實不能不這樣防備的。

回車午餐，休息了一會，車上熱度到華氏表九十八度。便坐車到公園，布置尙楚楚，動物籠中僅山兔及狼而已。次到賜兒山，山爲張垣最有名的勝地，有汽車道，正在修理，可直達半山。山一名雲泉山，上有雲泉寺。寺爲娘娘廟，順治辛卯重修，求子者多禱於此，故香火很盛。殿下有二洞，一曰冰洞，終年皆冰，一曰水洞，冬日不凍。但入而觀之，則水洞當此夏季，當然有水；而冰洞則乾涸見底，不僅無冰，也不見有水。娘娘殿兩旁有忠義宮及袁公亭。忠義宮祀關羽，袁公亭則祀清時糧廳袁某者。袁公亭最高爽，登覽之頃，四山似皆在足下。整個張垣，歷歷可指。亭中，聞有某軍官在避暑，階上放着留聲機一具；亭下小屋一間，貼着

「小廚房」字樣。

忠義宮中，滿掛着仙佛的「照相」，陰影憧憧，鬼形可怖；聞民國十八九年間，扶乩之風最盛，此皆其所遺之痕迹。道人云：「近來已衰落了。」但觀其陳列之物很整齊很新鮮，似還有人在開壇搗鬼。

園中有濁水一池，遊人們多坐在池邊納涼；池中一無所有。公園四周，多樹「格言畫」牌，每牌畫一個故事，表現「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個大字的訓條。西北軍的傳統的老信念也。

次到地藏寺，一進門，開殿門的人便給我們一個警告：「有汗的不要進去。」其實我們都已走得汗出。「爲什麼？」「洞裏頭冷，怕着涼。」進洞，確是很冷，和外面溫度至少相差十五度。原來此殿是就山洞而造的。驟由太陽的炎光中走到這洞裏，覺得很爽快。沒有人肯聽警告者的話。殿裏很黑暗，柱上都盤着龍，不是彩畫的，是泥和木塑成的，張牙舞爪，形狀可怕，這是我們第一次見到的這樣的「龍柱」。旁有風神祠及倉神殿。倉聖殿亦爲

扶乩之所，陳列的鬼影不少。風神祠惜因門鎖閉，未得進去，不知風神果作何狀。寺內有康熙、乾隆、嘉慶各時代的碑。一陣風來，天井中亭角的風鈴鏗鏘作響，清脆可聽。這聲音，在南方似已不易聽到了。

次到市圈，即所謂上堡（一名新堡）者是。堡修於明萬曆時，爲對蒙交易之所。有萬曆四十四年汪道亨所作「新城來遠堡題名記」，今尙存。殆爲張垣最古的一碑。聞在中俄通商，庫倫貿易未斷之前，此處商業甚盛。還有醫院一所。今則半成頽垣廢瓦，空無居人，僅有軍士數人看守耳。軍士們作業甚勤，提筐倒土，執鏟去泥，無役不作。即抬土時，亦開正步走。我們去時，正有兵士數人被罰跪於道旁。堡上最高處爲關岳廟，規模甚大，其戲台乃在市圈廣場之一邊。廟中有「合聖佛壇」，亦爲扶乩的地方。

次到舊堡，亦有城，甚大。有玉皇閣，在城邊上，就城爲廟，可望見全部商業地及四山。道人遙指道：「對山是宋主席新建的觀音寺，還沒有完工呢。」綠山之中，一大塊的白茫茫

的新斫的山岩，即爲其地。

歸時，往怡安市場，大似北平頭髮胡同的舊貨市，不過所售者非舊物耳。

張垣風光，和東南及冀魯都不相同。我們到處所見皆爲新鮮的事物，幾乎是帶着好奇的心去考察。這裏沒有舊的文化，沒有像大同那樣的驚人的古蹟，甚至沒有像宣化那樣漂亮的建築和樓牌。這裏始終是一個商業的中心，從明代到民國初元都是在這樣的情形底下發展着。但現在卻形勢全非了！那地方的險要是什麼人都知道的。西北幾省的存亡，幾以此一要塞的保全與否爲關鍵；甚至在遠東的國際戰爭上，也是握着極重要的關鍵。目前的這樣熙熙攘攘的景象，果能保持到幾時呢？

車正從一所戲園邊經過，悲壯淒涼的秦聲正從園中透出。

(三) 大同

十日，五時即起身。六時二十分由張家口開車。過陽高時，本想下去遊白登堡，因昨夜大雨滂沱，遍地泥濘，不能下足，只好打消此議。下午一時半到大同。

大同在六朝做過北魏的都城，歷代也都是大邑重鎮。遺留古蹟極多。在平綏路線上是一個最有過去的光榮的地方。現在車道可通太原等處。將來同蒲路修竣，這個地方在軍事和商業上佔的地位更爲重要。

過大同的人，沒有一個不耳熟於雲崗石窟之名。這是北魏時代的一個偉大的藝術的寶窟。我憧憬於茲者已有好多年。到大同的目的，大半在遊雲崗。但並不是說，城內便沒有可逛的地方。大同的城內也到處都是古蹟，都有偉大的建築物和藝術品在著。在大同，便夠你逛個十天八天，逛個心滿意足，還使你流連徘徊，不忍即返。

在車站上聽見人說，連日大雨傾盆，通雲崗的汽車道已被水沖壞，交通中斷。這話使我的遊興爲之減去大半。其田文藻到騎兵司令部去打聽關於雲崗道上的消息，並去借汽車。——到雲崗雖不過三十里，汽車一小時餘可達，坐騾車騎馬卻都很費事，故非去借汽車不可。過了許久，他們才回來，說趙司令承綬已赴雲崗，他也因路斷不能回來。現在正派工兵連夜趕修，大約明天這條路可以修好。

這樣的在期待中，在車廂裏過了半天，夜色蒼茫，如豆的電燈光照得人影如鬼影似的，實在鼓不起上街的興趣。到這陌生的地方，也不願意夜遊。便在車上閑談，消遣過這半夜。

十一日六時起。九時左右，司令部的載重汽車來了。先遊城內。雲崗的修路消息還沒有來，據說，要十二時前後方才知確實的情形。頡剛遊過大同數次，他獨留在車上寫信，不出去。

大同舊城外，有外郭三，除兵房外，無甚商店。但馬路甚好，兵士時常的在修理。一進舊城，便是縣政府的範圍，那馬路的崎嶇不平，泥濘滿塗，有過於北平人所稱的「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泥。」我們坐在大汽車上，顛簸得真夠受。舊城的城樓，曾改建成西式的樓房，作爲圖書館。後馮玉祥軍圍大同，圖書館爲炮火所燬。至今未能恢復，一座破壞了的洋樓孤巍巍的聳立在城頭，到是一個奇觀。

到了陽和街東，便是九龍壁的所在。這是代王邸前的一道照壁。王邸已淪爲民居，僅此照壁尙存。鎖上了門，須叫看守者開門進去。那九條龍張牙舞爪的顯得很活潑。琉璃磚瓦砌合的東西，光彩過於輝煌躍目，火辣辣的，一看便有非高品之感。但此壁琉璃磚上的彩色已剝落了不少，卻覺得古色斑斕。恬闇幽靜，沒有一點火氣，較之北海公園的那一座九龍壁來，這一座是夠得上稱做老前輩的了。在壁下徘徊了好久。壁的前面是一個小池。據看守人說，池裏有水的時候，龍影映在水中，活像是真龍。又說，大小龍共計一千三百八

十條。此數大約不確，連琉璃瓦片上的小龍計之，也不會到此巨數的。「九龍神跡」的一碑爲乾隆重修時所立。又有嘉慶及民國十九年重修的二碑。門首有一碑，題云：「奉旨傳教修德立功爲義殞軀楊司鐸雅各伯」大約是拳匪時被殺者的紀念碑。

次遊華嚴寺，這是大同城內最著名的梵刹。共有上寺下寺二所，相距甚近。當初香火盛時，或是相連的，後來寺址的一部分被侵佔爲民居，便隔成兩地了。這是很可能的解釋。上華嚴寺規模極大，現在雖然破壞不堪，典型猶在。旁院及後院皆夷爲民居。大雄寶殿是保存得最好的一部分。終年鎖上了門，可想見香火的冷落。找到了一個看守的和尚，方才開了門。此殿曾經駐過兵，被蹂躪得不堪。壁畫尙完好。但都是金碧煥然，顯爲二三十年內所作的。有題記云：「信心弟子畫工董安」又云：「雲中鐘樓西街興榮魁信心弟子畫工董安。」這位董安，當是很近代的人。但畫的佛像及布置的景色卻渾朴異常，饒有古意。有好幾個地方還可看出舊的未經修補塗飾的原來痕迹。大約董安只不過修補一下，加上

些新鮮的顏色上去而已。原來署名的地方，一定是有古人署名的，卻爲他所塗卻，僭寫上了自己的名號了。此種壁畫，當不至經過一次兩次的塗飾。每經過一次的「裝修」，必定會失去若干的「神韻」。凡董安所會「裝修」過的，細閱之，筆緻皆極稚弱。僅存古作的軀殼耳。凡未經他的「裝修」的，氣魄皆很偉大，線條使色，都比較的老練，大膽。今日壁畫的作家，僅存於西北一隅，而人皆視之爲工匠，和土木工人等量齊觀，所得也極微少，無怪他們的墮落。再過幾年，恐怕連這類的「匠人」也不易找到了。北方的佛教勢力實在是太微弱了，除了一年一度或數度的廟會之外，差不多終年是沒有香火的。有香火的幾個廟，不過是娘娘廟、城隍廟及關帝廟、玉皇廟的寥寥數座而已。爲了生活的壓迫，連宗教的崇拜也都專趨於與自己有切身利害關係的神祇們身上，什麼釋迦如來之類，只好是關上大門喝西北風了。故北方的廟宇，差不多不容易養活多少個僧侶。像靈隱寺及普陀山諸寺之每寺往往住着數百千個和尚的簡直是沒有。這有名的古剎華嚴寺，不過住着幾

個很窮苦的看守人而已，而其衣衫的破爛，殊有和這沒落的古廟相依爲命之概。北方的廟宇，聽說，只有喇嘛廟還可以存在，每廟也常住着數百人。其經濟的來源卻是從蒙古王公們那方面供給的居多。然今日也漸漸的日見其衰頹了。

上華嚴寺的大殿上的佛像以及布置，都和江南及北平的不同。殿很大，共有九九八十一間。還是遼代的建築，歷經喪亂，巍然獨存。佛像極莊嚴，至晚是金元時代的東西。供養佛前的花瓶，是石頭造的。像後的焰光極繁縟絢麗，和永樂時代的木板雕刻的佛像有些相同。無疑的，木雕是從這實物上仿得的。

「大雄寶殿」四字是宣德二年寫的。又有一「調御丈夫」一額，是萬曆戊午年馬林所題。此外，便無更古的題記了。

走過一條街便是下華嚴寺。一走進寺門，覺得氣魄沒有上寺大，眼界沒有上寺敞。但當小和尚們——這裏還有幾個和尚及沙彌，廟宇保存得也還好——把大殿的門打開

了時，我們的眼光突爲之一亮，立刻喊出了詫異和讚嘆之聲。啊！這裏是一個寶藏，一個最偉大的塑像的寶藏！從不曾見過那末多的那末美麗的塑像擁擠在一起的。這裏的佛像確有過於擁擠之感，也許是從別的地方搬運了些過來的吧。簡直像個博物院。上寺給我們的是衰敗沒落的感覺，到這下寺卻使我們感到走進一個保存古物的金庫裏去。上寺的佛像是莊嚴的，但這裏的佛像，特別倚立着的幾尊菩薩像，卻是那樣的美麗。那臉部，那眼睛，那耳朵，那雙唇，那手指，那赤裸的雙足，那婀娜的細腰，幾乎無一處不是最美的製造品，最漂亮的範型。那倚立着的姿態，嬌媚無比啊，不是和洛夫博物院的 *Venus de Melo* 有些相同麼？那衣服的褶痕、線條，那一處不是柔和若最柔軟的絲布的，不像是泥塑的，是翩翩欲活的美人。地山曾經在北平地攤上買到過一尊木雕的小菩薩像，其姿勢極爲相同。當爲同時代之物。大約還是遼代的原物吧？否則，說是金元之間的東西，是決無疑問的。

的作物，則只有呆板的形像，連莊嚴慈祥的表情也都談不到了。眼前便有一個好例：在這寶庫裏，同時便有幾尊清代的塑像雜於其間，是那樣的猥瑣可憐！

我看了又看，相了又相，爬上了供桌，在佛像菩薩像之間，走着，相着，讚嘆着。在殿前殿後轉了好幾個灣。要是我一個人在這裏的話，便住在這裏一天兩天三天都還不能看得飽足的。可惜天已正午，不能不走。走出這擁擠的寶殿時，還返顧了好幾次！

殿內有一大金國西京大華嚴寺重修薄伽藏教記，「爲金天眷三年雲中段子卿撰。原來這裏是一個藏經殿。殿的四周，經閣尙存，但不知是否原物。打開了經閣看時，金代的藏經當然是不翼而飛了，但其中還藏着一部正統藏，殘闕頗多，有的僅存經皮。趙城縣廣勝寺所藏的一部金藏或與這寺有些淵源關係吧。」

回到車上，匆匆的吃了午飯。司令部的招待員不久便來說，雲崗的汽車道已經修好了。我們便興匆匆的又上了載重汽車。是帶着那樣的興奮和期望走向我們的更偉大的

佛教的寶藏雲崗去。

在雲崗預定至少要住兩天。

(四) 雲岡

雲岡石窟的莊嚴偉大是我們所不能想像得出的。必須到了那個地方，流連徘徊了幾天，幾月，才能夠給你以一個大略的美麗的輪廓。你不能草草的浮光掠影的跑着走着。你得仔細的去欣賞。猪八戒吃人參果似的一口吞下去，永遠的不會得到雲岡的真相。雲岡決不會在你一次兩次的過訪之時，便會把整個的面目對你顯示出來的。每一個石窟，每一尊石像，每一個頭部，每一個姿態，甚至每一條衣襖，每一部的火輪或圖飾，都值得你仔細的流連觀賞，仔細遠觀近察，仔細的分析研究。七十丈，六十丈的大佛，固然給人以弘偉的感覺，即小至一呎二呎，二吋三吋的人物，也並不給你以邈小不足觀的缺憾。全部分的結構，固然可稱是最大的。一個雕刻的博物院，即就一洞、一方、一隅的氣分而研究之，也足以得着溫膩柔和，慈祥秀麗之感。他們各有一個完整的佈局。合之固極繁曠富麗，

分之亦能自成一個局面。

假若你能夠了解讚美希臘的雕刻，欣賞雅典處女廟的「浮雕」，假若你會在 Venus de Milo 像下，流連徘徊，不忍即去，看兩次，三次，數十次而還不知滿足者，我知道你一定能夠在雲岡徘徊個十天八天一月二月的。

見到了雲岡，你就覺得對於下華嚴寺的那些美麗的塑像的讚嘆，是少見多怪。到過雲岡，再去看那些塑像，便會有些不足之感——雖然並不會以他們爲變得醜陋。

說來不信，雲岡是離今一千五百年前的遺物呢；有一部分還完好如新，雖然有一部分已被風和水所侵蝕而失去原形，還有一部分是被砸下去盜賣了。

那未被自然力或奸人們所破壞的完整部分，還夠得你讚嘆欣賞的，且仍還使你有應接不暇之概。入了一個佛洞，你便有如走入寶山，如走到山陰，珍異之多，山川之秀，竟使你不知先拾那件好，先看那一方面好。

會走入一個大些的佛洞，剛在那裏仔細的看大佛的坐姿和面相，忽然有一個聲音叫道：

「你看，那高壁上的侍佛是如何的美！」

剛剛回過頭去，又有一個聲音在叫道：

「那門柱上的金剛（？）有五個頭的如何的顯得力 and 威！還有那無名的鳥，軀體是這樣的顯得有勁！」

「快看，這邊的小佛是那末恬美，座前的一匹馬，沒有頭的，一雙前腿跪在地上，那姿態是不會在任何畫上和雕刻上見到呢。」

「啊，啊，一個奇蹟，那高高的壁上的一個女像，手執了水瓶的，還不活像是阿述利亞風的浮雕麼？那扁圓的臉部簡直是阿述帝國的浮雕的重現。」

這樣的此讚彼嘆，我怎樣能應付得來呢！趙君執着攝影機更是忙碌不堪。

但貪婪的眼和貪婪的心是一點不知倦的；看了一處還要再看一處，看了一次，還要再看一次。

雲岡石窟的開始雕刻，在公元四五三年（魏興和二年）。那時，對於佛教的大迫害方才除去，主張滅佛法的崔浩已被族誅。僧侶們又紛紛的在北朝主者的保護下活動着。這一年有高僧曇曜，來到這武周山的地方，開始掘洞雕像。曜所開的窟洞，只有五所。後來成了風氣，便陸續的擴大地域，增多窟洞。佛像也愈雕愈多，愈雕愈細緻。

魏書釋老志云：「太安初，有師子國胡沙門邪奢、遺多、浮陁、難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師，皆云備歷西域諸國。見佛影迹及肉髻，外國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寫其容，莫能及難提所造者。去十餘步，視之炳然，轉近轉微。又沙勒湖沙門赴京師致佛鉢及畫像迹。初曇曜

冠於一世。」

又云：「皇興中，又構三級石佛圖，榱棟楣楹，上下重結，大小皆石。高十丈，鎮固巧密，爲京華壯觀。」（均見卷一百十四）

又續高僧傳云：「元魏北台恆北石窟通樂寺沙門解曇曜傳：釋曇曜，未詳何許人也。少出家，攝行堅貞，風鑑閑約。以元魏和平年，任北台昭元統，綏輯僧衆，妙得其心。住恆安石窟通樂寺，卽魏帝之所造也。去恆安西北三十里，武州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鑄之，建立佛寺，名曰靈岩。龕之大者，舉高二十餘丈，可受三千許人。面別鑄像，窮諸巧麗，龕別異狀，駭動人神。櫛比相連，三十餘里。東頭僧寺恆供千人。碑碣見存，未卒陳委。先是太武皇帝太平貞君七年，司徒崔浩，令帝崇重道士寇謙之，拜爲天師，珍敬老氏，虔劉釋種，焚毀寺塔。至庚寅年，太武感致竊疾，方始開始。帝旣心悔，誅夷崔氏。至壬辰年，太武云崩，子文成立，卽起塔寺，搜訪經典。毀法七載，三寶還興。曜慨前陵廢，欣今重復（以和平三年壬寅）。故於北台石窟，

集諸德僧，對天竺沙門譯付法藏傳，並淨土經，流通後賢，意存無絕。」（卷一）

然這二書之所述，已可見開窟雕像的經過情形，不必更引他書。惟續高僧傳所云：

「櫛比相連三十餘里，」未免隣於誇大。武州山根本便沒有綿延到三十餘里之長。至多不過五六里長。還是魏書釋老志所述「開窟五所」的話，最可靠。但曇曜開闢了此山不久，此山便成了皇家崇佛的聖地。在元魏遷都之前，魏書屢紀皇帝臨幸武州山石窟寺之事。

魏書顯祖記：「皇興元年八月丁酉，行幸武州山石窟寺」（公元四六七）以後又有七八次。

又魏書高祖記：「太和四年八月戊申，幸武州山石窟寺。」以後又有三次。

但也不僅皇家在那裏開窟雕像；民間富人們和外國使者們也湊熱鬧的在那裏你

開一窟，我雕一像的相競爭。就連日所得的碑刻看來，西頭的好幾個洞，都是民間集資雕成的。這消息，足徵各洞窟的雕刻所以作風不甚相同之故。因此，不久之後，武州山便成了極熱鬧的大佛場。

水經注「灤水」條下注云：

「其水又東北流注武州川水，武州川水又東南流。水側有石祇洹舍，並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東轉逕靈岩，鑿石開山，因岩結構，真容巨壯，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林淵錦鏡，綴目新眺。川水又東南流出山。魏土地記曰：平城西三十里，武州塞口者也。」

按水經注撰於後魏太和，去寺之建，不過四五十年，而已繁盛至此。所謂「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林淵錦鏡，綴目新眺，」決不是瞎讚。

大清一統志引山西通志：「石窟十寺，在大同府治西三十里，元魏建，始神瑞，終正光，歷百年而工始完。其寺，一同升，二靈光，三鎮國，四護國，五崇福，六童子，七能仁，八華嚴，九天

宮，十兜率。內有元載所修石佛十二龕。」那十寺不知是那一代的建築。所謂元載云云，到底指的是元代呢，還指的是唐時宰相元載？或爲元魏二字之誤吧？雲岡石刻的作風，完全是元魏的，並沒有後代的作品參雜在內。則所謂元載一定是元魏之誤。十寺云云，也不會是虛無之談。正可和水經注的「山堂烟寺相望」的話相證。今日所見，石窟之下，是一片的平原，武州山的山上也是一片的平原，很像是人工所開闢的；則「十寺」的存在，無可懷疑。今所存者，僅一石窟寺，乃是清初所修的，石窟寺的最高處，和山頂相通的，另有一個古寺的遺構。惜通道已被堵塞，不能進去。又雲岡別墅之東，破壞最甚的那所大窟，其窟壁上有石孔纒纒，都是明顯的架樑支柱的遺迹。此窟結構最爲弘偉。難道便是魏書釋老志所稱「皇興中又構三級石佛圖」的故址所在麼？這是很有可能的。今尙見有極精美的

武州山因其山脈的自然起訖，天然的分爲三個部分；每一部分都可自成一局面。中有山澗將他們隔絕開。如站在武州河的對岸望過去，那脈絡的起訖是極爲分明的。今人所遊者大抵只爲中部；西部也間有遊者，東部則問津者最少。所謂東部，指的是自雲岡別墅以東的全部。東部包括的地域最廣，惜破壞最甚，洞窟也較爲零落。中部包括今日的雲岡別墅、石窟寺、五佛洞，一直到碧霞宮爲止。碧霞宮以西便算是西部了。中部自然是精華所在。西部雖也被古董販者糟蹋得不堪，卻仍有極精美的雕刻物存在。

我們十一日下午一時二十分由大同車站動身，坐的仍是載重汽車。沿途道路，因爲被水冲壞的太多，剛剛修好，仍多崎嶇不平處。高坐在車上，被顛簸得頭暈心跳。有時，猛然一跳，連坐椅都跳了起來。雙手緊握着車上的鐵條或邊欄，不敢放鬆一下，弄得雙臂痠痛不堪。沿武州河而行。中途憩觀音堂。堂前有三龍壁，也是明代物。駐紮在堂內的一位營長，指點給我們看道：「對山最高處便是馬武塞，中有水井，相傳是漢時馬武做强盜時所佔

據的地方。惜中隔一水，山又太高，不能上去一遊。」

三十華里的路，足足走了一個半鐘頭。渡過武州河兩次，因汽車道是就河邊而造的。第一次渡過河後，頡剛便叫道：

「雲岡看見了！那山邊有許多洞窟的就是。」

大家都很興奮。但我只顧着緊握鐵條，不遑探身外望，什麼也沒有見到；一半也因坐的地方不大好。

「看見佛字峪了，過了寒泉石窟了，」頡剛繼續的指點道，他在三個月之前剛來過一次。

啊啊，現在我也看見了，雲崗全景展布我們之前。幾個大佛的頭和肩也可遠遠的見到。我的心是怦怦的急跳着。想望了許久的一千五百年前的藝術的寶窟，現在是要與牠相見了！

三時到雲岡。車停於石窟寺東隣的雲岡別墅。這別墅是騎兵司令趙承綬氏建的。這時，他正在那裏避暑。因為我們去，他今天便要回大同，讓給我們住幾天。這裏，一切的新式設備俱全——除了電燈外。

這一天只是草草的一遊。只到石窟寺（一作大佛寺）及五佛洞走走。別的地方都沒有去。

登上了大佛寺的三層高樓，才和這寺內的一尊大佛的頭部相對。四周都是黃的紅的藍的彩色，都是細緻的小佛像及佛飾。有點過於絢麗失真。這都是後人用泥彩修補的，修得很不好，特別是頭部，沒有一點是仿得像原形的。看來總覺得又稚弱又猥瑣，毫沒有原刻的高華生動的氣勢。這洞內幾乎全部是彩畫過的，有的原來未燬壞的，其真容也被掩卻。想來裝修不止一次。最後的一次是光緒十七年興和王氏所修的。他「購買民院地點，裝采五佛洞，並修飾東西兩樓，金裝大佛金身。」不能不說與雲岡有功，特別是購買民

地，保存佛窟的一事。向西到五佛洞，也因被裝修彩繪而大失原形。反是幾個未被「裝彩」過的小洞，還保全着高華古朴的態度。

遊五佛洞時，有巡警跟隨着。這個區域是屬於他們管轄的；大佛寺的幾個窟，便是屬於寺僧管轄的。五佛洞西的幾個窟，有居民，可負保管之責。再西的無人居的地方，便索性用泥土封閉了洞口，在洞外寫道：「內有手溜彈，遊者小心！」（？）一類的話。其實沒有，被封閉的無人看管的若干洞，也儘有好東西在那里。據巡長說，他們每夜都派人在外巡察。此地現已屬於古物保管會管轄，故比較的不像從前那樣容易被燬壞。

五佛洞西，有幾尊大佛的頭部，遠遠的可望見。很想立刻便去一遊。但暮色漸漸的籠罩上來，像在這古代寶窟之前，掛上了一層紗簾。我們只好打斷了遊興，回到雲岡別墅。

武州山下，靠近西部，爲雲岡堡，一名下堡，堡門上有迎薰、懷遠二額，爲萬曆十四年所立。雲岡山上還有一座土城屹立於上，那便是雲岡堡的上堡。明代以大同爲重鎮，此二堡

皆爲邊防兵的駐所。

晚餐後，在別墅的小亭上閒談。東部的大佛窟，全在眼前。那兩個立柱還朦朦朧朧的可見到。忽聽得山下人家有擊筑奏箏及吹笛的聲音；樂聲嗚嗚、托托的，時斷時續。我和頡剛及巨淵尋聲而往。聽說是娶親。正在一個古洞的前面，庭際搭了一個小棚，有三個音樂家在吹打。賀客不少。親娘盤膝的坐在炕上。

在這古窟寶洞之前，在這天黑星稀的時候，在當前便是一千五百年前雕刻的大佛，便是經歷了不知多少次的人世浩劫的佛室，聽得了這一聲聲的嗚嗚托托的樂調，這情懷是怎樣可以分析呢？悽惋？眷戀？舒暢？憂鬱？沈悶？啊，這飄蕩着的輕紗似的無端的薄愁呀！啊，在羅馬鬪獸場見到黑衫黨聚會，在埃及的金字塔下聽到土人們作樂，在雅典處女廟的古址上見旅客們乘汽車而過，是矛盾？是調和？這永古不能分析的輕紗似的薄愁的情懷！

歸來即睡。入睡了許久，中夜醒來，還聽見那梆子的托托和笛聲的嗚嗚。他們是徹夜的在奏樂。

十二日一早，我性急，便最先起身，迎着朝暉，獨自向東部去周覽各窟。沿着大道（這是驛車的道）向東直走，走過石窟寒泉，走過一道山澗，走過佛字峪。愈向東走，石窟愈少愈小。零零落落的簡直無可稱道。山澗邊，半山上有幾個古窟，攀登了上去一看，那些窟裏是一無所有。直走到盡頭處，然後再回頭向西來，一窟一窟的細看。

最東的可稱道的一窟，當從「左雲交界處」的一個碑記的東邊算起。這一窟並不大。僅存一坐佛，面西，一手上舉，姿態尙好，但面部極模糊，蓋爲風霜雨露所侵剝的結果。

窟的前壁，向內的一部分，照例是保存得最好的，這個所在，非風勢雨力所能侵及，但也一無所有，刀斧斷削之痕，宛然猶在。大約是古董販子的竊盜的成蹟。

由此向西，中隔一山澗，地勢較低，即「左雲交界處。」道旁零零落落的，小佛窟不少。

雕刻的小佛隨處可見。一窟內有較大的立佛二，但極模糊。窟西有一小窟，沙土滿中，一破棺埋在那裏，屍身的破藍衣已被狗拖出棺外，很可怕。然此窟小佛像也有不少，窟外壁上有明人朱廷翰的題詩，字很大。由此往西，明人的題刻不少。但半皆字蹟剝落，不堪卒讀。在明代，此處或有一大廟，爲入雲岡的頭門，故題壁皆萃集於此。

西首有二洞，上下相連，皆被泥土所堵塞，想其中必有較完好的佛像。一大窟，在其西隣，也已被堵塞，但從洞外罅隙處，可見其中彩色黝紅，極爲古豔，一望而知，是元魏時代所特有的鮮紅色及綠色，經過了一千五百餘年的風塵所侵所曝的結果，決不是後代的新有的彩飾所能冒充得來的。徒在門外徘徊，不能入內。這裏便是所謂「石窟寒泉。」有一道清泉，由被堵塞的窟旁涓涓的流出，流量極微。窟上有「雲深處」及「山水清音」二石刻，大約也是明人的手筆。

西邊有一洞，可入。洞中有一方形的立柱，高約八尺。一佛東向，一佛西向，又一佛西南

向，皆模糊不清。西南向者且爲泥土所修補的，形態全非。所雕立的、坐的、盤膝的小佛像甚多。但不是模糊，便是頭部或連身部俱被盜去。

再西爲碧霞洞（並非原名，疑亦明人所題），窟門有六，規模不小。窟內一物無存，多斧鑿痕，當然也是被盜的結果。自此以西，便沒有石刻可見。頗疑自「左雲交界處」向西到碧霞洞，原是以石窟寒泉那個大窟的中心的一組的石洞。在明代，大約這裏是士人們來往最爲繁密的地方，或窟下的平原上，本有一所大廟，可供士大夫往來住宿的。然今則成爲雲崗最寥落、最殘破的一部分了。

碧霞洞以西，是另成一個局面的結構。那結構的規模的弘偉，在雲岡諸窟中，當爲第一。數十丈的山壁上，鑿有三層的佛像，每層的中間，皆有石孔，當然是支架樑木的所在。故這裏，在從前至少是一所高在三層以上的大梵刹。頡剛說：「這裏便是劉孝標的譯經台。」正中是一個大佛窟，窟前有二方形立柱，雖柱上雕刻皆已模糊不可辨識，那希臘風的人

形雕柱的格局卻是一看便知的。大窟的兩旁，各有一窟，規模也殊不少。和這東西二窟相連的，更有數不清的小窟小龕。惜高處無法攀緣而上，只能周覽最下層的一部分。

一進了正中的那個大窟，霉土之氣便觸鼻而來；還夾着不少鴿糞的特有的臭味。脫落的鴿翎，滿地都是。有什麼動物，咕咕咕的在低鳴着。拍拍的一撲着翼，成羣的飛了出來，那都是野鴿。地上很潮濕，積滿了古塵，泥屑和石屑。陰陰的，溫度很低冷，如入了地下的古墓室。但一抬起頭來，卻見的是耀眼的偉大的雕刻物。正中是一尊大佛，總有六十多丈高，是坐像。旁有二尊菩薩的大像，侍立着。諸像腰部以下皆剝落不堪，連形態都不存。但上半身卻仍是完好如新。那頭部美妙莊嚴，讚之不盡。反較大佛寺、五佛洞諸大佛之曾經修補者爲更真朴可愛。這是東部唯一的一尊大佛。但除此三大像外，這大窟中是空無所有，後壁及東西壁皆被風勢及水力或人工所削平，連半點模糊的雕像的形狀都看不到。壁上濕漉漉，一抹便是一手指的濕的細塵。窟口的向內的壁上，也平平的不存一物。惟一條條

的極整齊的斧鑿痕還很清顯的在那裏，一定是近十餘年來的人工破壞的遺迹。

東邊的一窟，其中也被破壞得無一物存在。地上堆積了不少的由壁上脫落下來的石塊，被古塵沾滿，和泥土成了同色，大約不是近數十年來之所爲的。

西邊的一窟，雖也破敗不堪，卻還有些浮雕可見到。副窟小龕裏，遺物還不少。這西窟的東壁爲泥土所堵塞，西壁及南壁，浮雕尙有規模可見。窟頂上刻有「飛天」不少。那半裸體的在空中飛舞着的姿態，是除了希臘浮雕外，他處少見的，肉體的豐滿柔和，手足腰支的曲線的圓融生動，都不是東方諸國的古石刻上所有的。我抬了頭，站在那裏，好久沒有移開。有時，換了一個方向看去。但無論在那個方向看去，那美妙、圓融的姿態總是令人滿意、讚賞的。

由此窟向西，可通另一窟，也是一個相連的副窟。我們可稱牠爲西窟第二洞。洞中有三尊坐佛，皆盤膝而坐。這個布置，在諸窟中不多見。東壁的浮雕皆比較的完整。後壁及西

壁則皆模糊不堪。

如果把這以大佛窟爲中心的一組洞窟恢復起來，其弘偉是有過於其西隣的大佛寺的。可惜過於殘破，要恢復也不可能。我疑心魏書釋老志上所說，皇興中構的三級石佛圖，其遺址便在此處。此地曾經住過人，近代建的窰式的穹形洞尚存數所。

由此向西，不多數步，便是一道山澗，或小山峽，隔開了雲岡別墅和這大佛窟的相連。

從雲岡別墅開始向西走，便是中部。

中部又可分爲五個部分來說。

我依舊是獨自一個人由雲岡別墅繼續的向西走；他們都已出發到西頭去逛了。

第一部分是雲岡別墅。別墅的原址是否爲一大洞窟，抑係由平地填高了的，今已不能查考。但別墅之後，今尙有好幾個石窟，窟內有一佛的，有二佛對坐的，俱被風霜侵蝕得不成形體。小雕像也幾於無存。但在那些洞窟中，還堆着不少燒泥的屋瓦和簷飾。顯然的

這別墅的原址，本是一座小廟。或竟是連合在大佛寺中的一個東偏院。惜不及詳問大佛寺的住持以究竟。那些佛窟，決不能獨立成爲一組，也當是大佛寺的大佛窟的東邊的幾個副窟。但爲方便計，姑算牠作中部的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包括大佛寺內的兩個大窟。這二窟的前面，各有一樓，高各三層，第三層上有遊廊可相通達。三樓之上，更有最高的一層，彷彿另有梯級可通，卻尋不到。前面已經說過，大約是較此樓更古的一個建築物。

第一窟通稱爲大佛殿；殿前有咸豐辛酉重修碑，有不知年月滿文碑，有同治十二年及光緒二年的滿文碑。又有明萬曆間吳氏的一個刻石。無更古者。

入殿後，冷氣颼颼由窟中出。和尚手執一把香燃點起來，爲照看雕像之用。樓下一層很黑暗，非用火光，看不到什麼。正中是一尊大佛，高約六十丈，身上都裝了金。四壁浮雕，都被塗飾上新的彩色。且凡原像模糊不清，或已失去之處，皆一一以彩泥爲之補塑。怪不調

和的。第二層樓上，光線較好，壁上也多半都是彩泥的滿像。站在這樓，正對大佛的胸部。到了三層樓上，方才和大佛的頭部相對。大佛究竟還完好，故雖裝了金，還不失其美妙慈祥的面姿。

第二窟俗稱如來殿。窟中也極黑暗，結構和大佛殿大不相同。正中是一個方形立柱，每一面有一立佛像，像支柱似的站着，柱上雕得極細。但有一佛，已毀，爲彩泥所補塑。北壁爲泉水所侵害，僅模糊可辨人形。東西壁尙完好，修補較少，較大佛殿稍存原形。登上了三樓，有一木橋可通那四方柱的第二層。這一層雕刻的是四尊坐佛，四邊浮雕極多，皆是侍像及花飾，有極美者。這立方柱當是雲岡最完好的最精緻的一個。

第三部分包括所謂「彌勒殿」及佛籟洞的二窟；這二窟介於大佛寺和五佛洞之間，幾成了甌脫之地，無人經營。彌勒殿前有額曰：「西來第一山」爲順治四年馬國柱所題。那結構又自不同。正壁有二佛對坐着，像在談經。其上層則爲三尊佛像。其東西二壁各

有八佛龕；每龕的幃飾，各有不同；都極生動可愛。有的是圓幃半懸，有的是繡帶輕飄，無不柔軟圓和，一點石刻的生硬之感也沒有。頂壁的「飛天」及蓮花最爲完整。六朵蓮花，以雕柱隔爲六部。每一朵蓮花，四周皆繞以正在飛行的半裸體的「飛天」，「隔柱上也都雕刻着「飛天」。總有四十位飛天，那姿態卻沒有一個相同的；處處都是美，都是最圓融的曲線。那設計和雕工是世界上所不多觀的。更好的是這窟中的雕像，全爲原形，未經後人塗飾。

佛籟洞在其西，破壞已甚。觀其結構的形勢，當和彌勒殿完全相同。惟無後殿，規模較小。正中的一佛，爲後人用彩泥補塑的。原來，照其佛龕的布置及大小，當也是二佛對坐談經的姿態。

此殿前面，本來有樓，已塌毀。窟門左右，一邊有五頭佛，一邊有三頭佛，都顯出有威力和嚴肅的樣子，似是把守門口的神道們，同時用來作支柱的。窟外壁上有浮雕的痕迹甚

多，惜剝落殆甚，極爲模糊。以上二窟，似也爲大佛洞的西首的副窟。

第四部分就是俗稱的五佛洞；不知爲什麼這五佛洞保護得格外周密。有巡警室在其口外。遊人入內，必有一警士隨之而入。其實，這一部分被裝修塗改得最利害，遠不及彌勒殿和如來殿的天然秀麗。

說是五佛洞，其實卻有六個大窟。最東的第一窟，分隔爲三進。結構甚類大佛殿。正中有大佛一，高亦有五十餘丈，尙完好。後壁低而潮濕，雕像毀敗已甚。前窟的許多浮雕都被塗飾得不成形狀。但也有尙存原形的。

西爲第二窟，結構略同前窟，大佛已燬去。到處都是新修新飾的色彩。惟高處的飛天及立佛尙有北魏的典型。

再西爲第三窟，內部較小，結構同如來殿，中爲一方形立柱，一方各雕着一佛，四壁皆新修新飾者，原有浮雕皆被彩泥填平，幾乎是整個重畫過。

再西爲第四窟，較大，有兩進，外進有四支塔形的支柱，極挺秀，尙未失原形。第二進則完全被塗飾改造過。疑其結構本同彌勒殿，正中的佛龕，原分上下二層，上層爲三佛，下層爲二坐佛。但今則上下二龕都僅坐着泥塑的二佛。以三佛及二佛的寬敞的地位。安置了一佛，自然要顯得大而無當。再西爲第五窟，結構同大佛殿。大佛高約五十丈，盤膝而坐。四壁多爲新修飾的彩色泥像。

又西爲第六窟。此窟內部已全燬，空無所有，故後人修補，亦不及之。僅窟門的內部，浮雕尙完好。西邊卽爲一道泥牆，和寺外相隔絕。但此窟的外壁，小佛龕頗多，有幾尊尙完整的佛像，那坐態的秀美，面姿的清俊，是諸窟內所罕見的。惜頭都失去的太多。

再往西走，要出大佛寺，繞過五佛洞的外牆，才是中部的第五部分。這一部分的雕像我認爲最美好，最崇高；卻沒有人加以保護，任其曝露於天空，任其夷爲民居，任其給農民們作爲存放稻草及農具之處所。其尙得保存到現在的樣子，實在是僥倖之至。到這幾個

佛窟去，我們都得叩了農民們的大門進去。有時，主人不在家，便要費了大事。有一次，遇到一個病人，躺在床上起不來，沒法開門，只好不進去，直等到第二次去，方才看到。

這一部分的第一大窟亦爲一大佛洞，洞中有大佛一，高在六十丈以上，遠遠的便可望見其肩部及頭部。壁上的浮雕也有一部分可見到。洞門卻被泥牆所堵塞，沒法進去。此窟東邊，有二小窟；最東一窟有二坐佛，對坐談經，卻敗壞已甚。較近的一窟也被堵塞。隱隱約約的看見其中的彩色古豔的許多浮雕，心怦怦動，極力要設法進去一看而不可能。窟外數十丈的高壁上滿雕着小佛像，不知其幾千幾百。功力之偉大，嘆觀止矣！

向西爲第二大窟。這一窟，也在民居的屋後，保存得甚好。正中爲一大坐佛，高亦在六十丈左右。兩壁有二佛像，一立一坐。此二像的頂上，其「寶蓋」卻是雕成像戲院包厢似的。三壁的浮雕，也皆完好。

再西也爲一大窟（第三窟）。正中一大佛爲立像，高約七十丈，體貌莊嚴之至。袈裟

半披在身上；而袈裟上卻刻了無數的小佛像，像雖小而姿態卻無粗率草陋者。兩旁有四立佛。東壁的二立佛間，諸雕像都極雋好。特別是一個被袈裟而手執水瓶的一像，面貌極似阿述利亞人，袈裟上的紅色，至今尚新豔無比。這一像似最可注意。

窟門口的西壁上，有刻石一方，題云：「大茹茹……可登□□斯□□□鼓之□嘗□□以資徵福。谷渾□方妙□」每行約十字，共約二十餘行，今可辨者不到二十字耳。然極重要。大茹茹卽蠕蠕國。這在魏的歷史上是極重要的一個發見。茹茹國竟到雲岡來雕像求福，這可見此地不久時候，便已成了東亞的一個聖地了。

再西爲第四大窟。破壞最甚。一大佛盤膝而坐，曝露在天日中。左右有二大佛龕，尙有一二壁的浮雕還完好。因爲此處光線較好，故遊人們都在此大佛之下攝影。據說，此像最高，從頂至踵，有七十丈以上。

再西爲第五大窟，亦有一大坐佛，高約六十丈。東西壁各有一立佛。西壁的一佛已被

燬去。

由此再往西走，便都是些小像小龕了；在那些小龕小像裏，卻不時的可發現極美麗的雕刻。各像坐的姿態，最爲不同，有盤膝而坐者，有交膝而坐者，有一膝支於他膝上，而一手支頤而坐者。處處都是最好的雕像的陳列所。惜頭部被竊者甚多，甚至有連整個小龕都被鑿下的。

到了碧霞宮止，中部便告了段落。碧霞宮爲嘉慶十年所修，兩壁有壁畫，是水墨的，畫得很生動。

頗疑中部的第五部分的相連續的五個大窟，便是曇曜最初所開闢的五窟。五尊大佛像是曜時所雕刻的，其壁上及前後左右的浮雕及侍像，也許是當地官民及外國人所捐助的。也未必是一時所能立即完全雕刻好。每一個大窟，其經營必定是很費工夫的。無力的或力量小些的人民，便在窟外雕個小龕，或開闢一小窟，以求消災獲福。

西部是從碧霞宮以西直到武州山的盡西頭處。山勢漸漸的向西平行下去，最西處，恰爲武州河的一曲所擁抱着。

這一路向西走，共有二十多個洞窟，規模都不甚大。愈向西走，愈見龕小，且也愈見其零落，正和東部的東首相同。故以中部的第三部分，假設爲曇曜最初所選擇而開闢的五窟，是很有可能的。那地位恰在正中。

西部的二十餘窟，被古董販子斫去佛頭不少。幾個較好的佛窟，又都被堵塞住了，而以「內有手溜彈」來嚇唬你。那些佛像，有原來的彩色尚完整存在者。坐佛的姿勢，雋好者不少。立像的衣襞，有翩翩欲活的。在中段的地方，一連四個洞，俱被堵塞，而標曰「內有手溜彈」。西部從罅中望進去，那頂壁的色彩是那樣的古艷可喜！

西隣爲一大窟，土人說，內爲一石塔。由外望之，頂壁的色彩也極雋美。再西有一佛龕，佛像已被風雨所侵剝，而龕上的懸幃卻是細膩輕軟若可以手攬取。

再西的各小窟及各龕則大都破敗模糊，無足多述。

這樣的匆匆的巡覽了一遍，已經是過了一整天，連吃午飯的時間都忘記了。

把雲岡諸石窟的大勢綜覽了一下，如以中部的第五部分爲中心，則今日的大佛寺，五佛洞和東部的大佛圖的遺址，都是極弘大的另成段落的一部分。

高到五十丈至七十丈的大佛，或坐或立的，計東部有一尊，中部的大佛寺有一尊，五佛洞現存二尊（或當有三尊，一尊已燬。）連同中部的第五部分五尊，共只有九尊或十尊。山西通志所謂的十二龕及一說的所謂的二十尊，都是不可靠的。

這一夜終夜的憬憧於被堵塞的那幾個大窟的內容。恰好，第二天，趙司令來到了別墅。我們和他商議打開洞門的事。他說：「那很容易，吩咐他們打開就是了。」不料和看守的巡長一商量，卻有許多的麻煩。非會同大同縣的代表，古物保管會的代表及本地的村長村副眼同打開，眼同封上不可。說了許久，巡長方允召集了村長副去打開洞門，先打東

部石窟寒泉的一洞。他們取了長梯，只折去最高的牆頭的一段。高高的站在梯頭向下望，實在看不清楚。跳又跳不下去。這洞內是一座石塔，塔的背後有佛像。因為忙亂了半天，還只開了一個洞，便只好放棄了打開西部各洞的計劃，一半也因為打開了，負責任太大。

十三日的下午，一吃過飯，便到武州山的山頂上去閒逛。從雲岡別墅的東首山路走上去，不一會便到了「雲岡東岡龍王廟斗母宮」，其中空無人居。過此，走入山頂的大平原。這平原約有數十頃大小，上有和尚的墳塔三座，一為萬曆時的，一為康熙時的，其一的銘誌看不清了。有農人在那裏種麥種菜，我們又向西走，進入雲岡堡的上堡，堡裏連一間破屋都沒有，都夷為菜圃麥田，有一人裸了全身在耙地。望見遠山上烽火台好幾座綿延不斷，前後相望。大概都是明代所建的。

再向西走，到了玉皇閣，那也是一個小廟，空無人居。由此廟向下走，下了山頭，便是武州河邊。「斷岸千尺，江流有聲」，正足以形容這個地方的景色。

下午四時，動身回大同，仍坐的載重汽車。大雨點已經開始落下。但不久便放晴。下了不過十多分鐘的雨，不料沿途從山上奔流下來的雨水卻成了滔滔的洪流，沖壞了好幾處的大道。汽車勉強的冒險而過。

到了一個橋邊，山洪都從橋面上沖下去，激水奔騰，氣勢極盛，成了一道濁流的大瀑布，哄哄嚙嚙之聲，震撼得人心跳。被阻在那裏，二十多分鐘，這道瀑布方才勢緩聲低，汽車才得駛過。

沒有經過這種情形的，簡直想不到所謂「山洪暴發」的情形是如何的可怕。過了觀音堂，汽車本來是在乾的河床上走的；這次卻要在急水中走着了。

——七月十三夜十二時半寄於大同

(五) 口泉鎮

從雲崗歸來，天已將黑了，忙了半夜，才把那封信整理好寄上。——說整理，因為在雲崗的幾夜，已經陸續的寫了不少。否則，任怎樣在半夜裏也寫不出那封長信來的。

今天仍然起得很早。七時半，同其田、頡剛他們到城內一家較好的浴室裏沐浴。數日的汗垢和帶來的一身的千餘年的古塵，才爲之一清。

下午二時，由車站撥出一部小機車，拖帶我們的車，還有幾輛別的車，開到口泉站。說是去參觀口泉煤礦。我不會到這種「黑暗地獄」的礦窟去過，很想考察那生活是怎樣的過下去的。

不料昨日下午的半小時的大雨，竟把近口泉站的一座橋樑沖斷了，火車沒法過去，只好下了車，步行過橋。橋的那一邊，已經停好一列小火車在候着。便換車到了口泉。由站

到礦口，還要坐十幾分鐘的火車。

沿途煤塊如山石的堆積在那裏，個個工人臉上都是煤屑，罩上了一層黑色。還有好幾列車的煤，停在站台邊。一座洋房，很寬敞，便是晉北礦務公司。這公司商股不多，官股佔四分三以上。煤質極好，營業很發達。在公司裏休息了一會。和工程師呂君及胡君談得很久。他們二人都是天津北洋大學畢業的。胡君說，礦中工人，最多的時候有三千人。每天出煤量，最多時有二千噸。每天分三班工作；每班工作八小時，時間的分配是：

(一) 上午六時到下午二時爲一班。

(二) 下午二時到下午十時爲一班。

(三) 下午十時到第二天上午六時爲一班。

現在共有兩個礦場；一個較小的在山中。較大的一場，每日出煤六七百噸。較小的一場，出煤一百噸。因爲運輸不能完全如意的關係，出產量不敢增加，銷場因日煤競爭的關

係，也稍受打擊，現在和平綏路的聯絡，較前好得多。故煤塊的運出，也較好。在這裏，每噸價爲二元五角；到了平津一帶，加上運費等等，便非九元六角以上不可。

這公司成立於民國十八年。工人的工資，每天約爲一角七分到二角六分。工頭則每天爲四角；大工頭，每天約一元餘，有的工人，不辭辛苦，竟有每天做兩班的。換一句話，便是，每天要在礦內工作十六小時之多！但此地生活程度極低。山邊土窟孔孔，皆工人自挖的住室；小米及油麵，每元可購四十八斤左右。住和食的問題，比較的還容易解決。

正在說話，外面嘩嘩的下了大雨，不到二十分鐘，雨便止了。但公司門外，人聲忽然鼎沸，同時似聞千軍萬馬奔騰而過的聲音。走不到幾步路，便是山澗，見澗中濁流汹涌，吼聲如雷。歷半小時而氣勢未弱。

在公司大廳中吃了午飯，就要下礦。這時已下午四時左右。他們取出了許多套藍色的衣服給我們穿在身上，頭上各戴一頂藤帽，每人一手執燈，一手執手杖。活像是個工頭。

——工人是穿得破爛多了。但藤帽和燈卻是人人都有。這燈並無燈罩。火焰露在外面。

「有危險麼？」我見了這燈，嚇得一跳，問道。

「從來不曾出過事；因為這礦是乾礦，一點煤氣都沒有。決無危險。」

我心裏還慄慄的在危懼。

「如果在英國，不用保險燈入礦，是要被捉進監獄的。」其田道。

路上遇見一個童工，在那裏閒逛，我問他道：

「你今天不做工麼？」

「不做工。」

胡君道：「他自己休息一天。」

「每天你有多少工錢呢？」

「一天一毛錢！」

「在礦裏做什麼工作呢？」

「推煤車，搬東西。」

這時，已走到了升降機邊。蒸氣騰騰的由窟口沖出，機上是濕漉漉的。

「站好了，快要開機了。」管理升降的工人道。

嗚嗚的聲響繼之而來，升降機斗的一落，伸手不見五指，各人的燈光，如豆似的，照不見面目。黑漆漆的，如入了地獄。降下，降下，降下，彷彿無底洞似的；四壁都是黑的煤塊；到處都是黑暗，黑暗，一片的黑暗。到了此地，也不知害怕了。索性任牠降到底。只是升降機上面淅淅瀝瀝的滴了多少水，各人肩上都潮了一大片。

升降機降落得很慢。慢慢，慢慢，更慢，更慢。然後突然的停止了。機門開啓，說道，「到了！」是到另一個世界裏了。

這裏是離地面四百呎的地下。只靠着這升降機和人世間相聯絡。這機如果一旦出

了毛病呢……那是不能想像的了！彷彿沒有第二個升降機的設備。

還是一片黑暗，伸手不見五指。手執的燈光，只足供照路之用。路上是縱縱橫橫的鐵索和路軌，還有許許多多的煤車停在那裏。遠處隆隆的，還有不少輛在推來。遇到狹些的路上，我們都是側身而過。

因為礦質堅實，洞中通道，大半不用支柱。有的地力，低得非匍伏而進不可。如果猛不防，頭顱便要 and 礦石相撞。我一路來，已撞了三次。如果不戴藤帽，則一定是頭破血出了。

「氣悶，氣悶！」冰心叫道。

的確是氣悶，胸中彷彿是窒塞不暢。但工人們在礦中過那八小時，乃至十六小時，天都是這樣過的，他們難道不感氣悶嗎？

地上是一窪一窪的水，一不小心便會濺得一足的黑水。頭上是灑灑落落的水點，不時的像秋雨似的滴下。悶熱極了。個個人出汗，我連內衣都濕透了。

「難道是礦裏沒有通風的設備麼？」我問領導的一位技師道。

「原是有的，因為礦中還涼快，所以沒有用。您看，這裏的工人們都還穿着衣衫呢。山裏面的那一礦，因為熱，工人們都是一絲不掛。」

一處有電光射出。我們到了那裏，如黑夜獨行，見到了孤村農屋裏的燈光一樣的喜悅。這裏是電機所在，管理升降機的機關。過此，又沒有電燈了。

前面又有熊熊的火光，還有叮叮噹噹的打鐵的聲音。

「那是挖掘礦石的器具的臨時修理處。」

悶塞在四百呎的地下穴，在數百千熱度的高熱的火爐邊立着，蒸薰得人不能不焦躁。立刻的離開了。走了好遠的一段路，才不感到其熱。

在黑暗中又走了好久，總有半點多鐘，才走到現在工作着的掘煤的地方。剛才所走的都是交通道。

有許多工人在不停的工作着，裸着上體的居多。一鍬一鍬的向煤壁上斫去，有鬆軟的，立刻便一塊塊的落下，有堅硬的，便非挖了幾個洞，放入火藥去炸落牠不可。那工作是萬分的危險。但每天的工資至多還不到四毛錢！每天至少要在危險的地下四百呎的穴中八小時！

看來挖煤的工作還不難，我便向一個工人借得一柄鶴嘴鍬，也向壁上挖掘了幾分鐘。雙臂還不大吃力。但煤屑飛濺在臉上，有點痛。有一次，濺入口中，有一次則飛入眼皮裏去，很不好受。只好放下鍬，向他謝謝。

他只有兩個眼白是白得發亮，一臉一身都是黑炭的黑。他朝我笑笑。我覺得很難過。大家實在受不住那悶熱，都催着快走回去。路上隆隆的車聲在飛駛着。老遠的便喊牠停住，否則一定會撞在身上的。我們都走在路軌上。

到了升降機邊，才輕鬆的嘆了一口氣。嗚嗚嗚的，升降機向上升！四壁都是發亮的煤

塊。漸漸的有些亮光，快到地面了！更是鬆了心。

當我們走出了升降機時，恍如再履人世。

「假如這礦裏過的生活是人的生活，那末，我們過的實在不是人的生活……」彷彿誰在嘆道。

「九淵之下，更有九淵，」誰知道矛盾的人間是分隔着怎樣的若干層的生活的階級呢。

比較起來，我們能不說是罪人麼？仍舊換了一次火車才回到大洞。

七月十四夜鐸寄

(六)大同的再遊

十五日十時餘，坐人力車到南寺去。由雲崗帶來的疲倦，這時已完全肅清了。大家又都是興致勃勃的。只留下文藻，他因事沒有同去。爲了坐怕了載重汽車，牠是那樣的咆吼着顛簸着走，故改坐人力車，果然舒服安逸得多。

穿過城，到了南門的城牆邊，一個很大的廣場，積水滿之，水上都浮着綠垢。這廣場的北首便是所謂南寺了。寺的氣象較上華嚴寺尤爲弘偉。大門的金剛神後面，立着幾座石碑，完好如新，但碑座都已爲塵土所埋沒。一爲皇統三年朱弁所作，大定十六年三綱寺主沙門惠躡所立的「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記」；一爲明昌元年三綱寺沙門法暉所立的「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釋迦如來成道碑銘」。第一碑有云：「遼末以來，再罹鋒燼，樓閣飛爲埃坩，堂殿聚爲瓦礫。前者棟宇，所僅存者十不三四。」又有萬歷、崇禎、乾隆

各代的重修的碑記。崇禎碑已漸折倒在地。

乾隆五年的一碑云：「始於唐玄宗元年間，名之曰開光寺……正統中更名善化寺。」是此寺凡三易名；在唐爲開元寺，遼金爲普恩寺，明爲善化寺。南寺蓋其俗稱也。

大殿上，正座有佛像五尊，作風和上華嚴寺的略同，像後的火焰也極細緻，殿的東西，各有十二立像，除四大金剛外，有菩薩像，有女像，菩薩像，有怒目的，有慈祥的，有欣喜的；女像則大都端莊美好；其中有鬼子母像，也並無兇狠之態。這二十四尊塑像是無價的寶物；宋金時代的文臣武將，命婦閨秀的衣冠裝束，幾皆保存在這裏。那服飾，和唐代的不同，和元以後的也不同。特別是婦人們的穿戴，從頭上直到脚下，無一不是考古者重要的資料。這些像，雖沒有下華嚴寺的生動可愛，在古物學上的價值，反倒過之。當然未必件件衣物都和宋金時代的實物絕對無殊，卻不會是像今日戲裝似的不古不今。

大殿裏也保存了一部分的壁畫。東壁，後壁的畫，都已被燬掉，厚厚的被塗上一層的

紅色石灰粉。西壁的畫尙大致完好；殿門裏面的兩小堵的壁，也還保存了一部分。那些壁畫，沾滿了灰土，金碧皆失色。以手指用力拭擦去畫像的冠上衣帶上的塵垢，其金色也仍可煥然發光。所畫拙重偉大，有的地方，較上華嚴寺的好多了。如果有被後人塗飾的話，則最後的一次塗飾，必不會在乾隆之後的。

這寺的大殿也是遼代的遺物。在中國的木建築物裏，恐怕沒有更古於這寺和上下華嚴寺的了。雖數經焚劫，大殿卻不會燒燬。

大殿前有大鐘亭一，鐘爲天順五年「成都府化緣僧道中」所鑄，言重「三千三百三十三斤。」很巧的，現在的住持，也是四川人。他極爲窮苦，但信念至堅。雙手都僅贖一指，其餘八指皆被他自己斫下，用血寫經，體貌清瘦，談吐文雅，久於行脚，無遠不至，殆真實的視世上的榮華富貴如行雲流水者。

次到久勝樓；樓在城的中心酒樓巷，今改爲德華春飯莊，又將「久」字用紙貼了，改

寫「長」字，變爲長勝樓，相傳此地卽爲明武宗時李鳳姐賣酒的地方，爲世人所豔稱的「游龍戲鳳」一幕喜劇，就是在這個地方表演的。說來，彷彿是鑿鑿有據。鳳姐實有其人。今居庸關的山上，尙有鳳姐墓。據說，她入關時見了「塔座」上雕刻的金剛像的猙惡之狀，一驚而亡，故卽葬於關上。相傳的梅龍鎮一戲，本爲弋陽腔，也許在明代便已有之。乾隆時，唐英改之爲崑劇。清末，則凡爲皮黃班，便無不會演梅龍鎮的了。

次到天主廟，廟靠近東門邊，賀渭南君向人打聽了來，說是遼蕭太后梳裝台遺址，卽在廟內。但遍覓不獲。廟祀昊天大帝；旁有三皇殿，爲扶乩之所。又祀所謂「萬仙領袖孫祖師」。

廟前有五龍壁一座，規模較九龍壁爲小。在這個地方，照壁之使用塑龍的彩色玻璃磚，竟成了一種風尙。

仍坐人力車，出東門，訪曹福祠。曹福爲一個忠心的老僕人，他和他的主人的小姐，因

避禍逃到小姐未婚夫家裏去。一路上受盡了風波，虎狼之險。走到這個地方，天空下了一場大雪，走不動路，他老人家便殭死在雪中。土人爲之立祠塑像。今皮黃戲中有南天門一齣，演的便是其事。

將到曹福祠時，得過玉河。但人力車過不去。冰心他們坐了一輛驢車過去。我們找了幾個人揹過水。水流極湍急，目爲之眩，伏在馱者的背上，不敢動，彷彿便要倒下來。水聲嘩嘩滿耳。好容易渡了過去，才鬆了一口氣。

此廟本名玄都觀，正殿下的一所小祠，祀的便是曹福。福像塑得很有精神。壁上皆畫福的故事，和戲裏所演的頗同，當是從戲中故事取得的。

廟的基地爲一高台，有雉堞似的東西，環於四周。似爲就一堡壘而改建的，我們在牆頭上走了一周。有人指點道，西邊的一個大村落，便是平城古城的所在地。漢，劉邦被匈奴圍困了七日，後用陳平計，始得解圍，卽爲其地。

歸途，將往玉河邊，看鎮河鐵牛，因車夫走錯了路，在泥濘中跋涉了半天，終於沒有去成，只好回家。

下午偕文藻同至南寺。因我們歸時，向文藻豔稱南寺塑像壁畫之美，他的遊興爲之動。同時，我也還想再去仔細的瞻仰一番，便伴了他再去一次。

第二次的巡覽，只有更熾盛了我的讚嘆之念。太陽淡淡的照在牆上，大殿內外，寂無人聲。僅我們二人，並住持而三耳；孤影零落的照在地上，顯得格外淒涼。兩廊皆只賸下破瓦頹垣。

出廟門時，見有幾個無賴子，蹲在那折斷了的崇禎碑石旁，以碑爲桌，賭棋子爲戲，賭興正濃。

預定今夜十一時開車赴豐鎮，十二時可到，但那時，我們想都已熟睡了。

(七)從豐鎮到平地泉

十六日，五時起身遇見老同學鄭秉璋君，在此地爲站長。他昨夜恰輪着夜班，徹夜未睡，然今天九時左右，仍略着我們，出去遊覽。豐鎮無甚名勝，岐王山的鬧鷄台及長城的得勝口因離站太遠，未去遊。此地連人力車都沒有。步行過鎮，沿途所見，與大同完全不同。大同是一個很熱鬧的城市，古代文化的遺跡又多，很可以留連忘返。這裏卻一點令人可遊的地方都沒有。目的是走向鎮的東北隅的靈岩寺。幾乎是穿過全鎮。過平康里，爲妓女集居之處。文廟已改成民衆教育館，但大殿仍保存，柱下的礎石，作虎頭狀，很別緻。又過城隍廟，廟前高柱林立，柱頂多飾以花形，不知作何用。在張家口大境門外的一廟，僅見二柱，初以爲係旗杆，這裏卻多至數十，殆爲信心的男女們所許願樹立者歟？

廟前廣場上，百貨陳列，最觸目驚心者爲鴉片煙燈槍，及盛煙膏之罐，大批的在發售。

幾乎無攤無此物；糧食攤子反倒相形見拙。同行者有購煙燈歸來作紀念的。但我不願意見到牠，心裏有什麼在刺痛！

沿途，煙舖甚多，有專售煙膏的，也有附帶吃煙室的；茶食舖兼營此業者不少。旅館之中，更不用說了。我們走進一家小茶食店，他們的門前也掛着竹篾做的箎籬式的東西作爲標識，上貼寫着「淨水清煙」「君子自重」的紅字條。店夥們正在煙榻旁做麻花。一個顧客則躺在榻上洋洋自得的在吞吐煙霞，旁若無人。此人不過三十歲左右。「你們自己也吃煙麼？」我問一個店夥道。

「不，不，我們那裏吃得起。」

又走過一家出售煙膏的大店，店前貼着大紅紙條，寫道「新收乳膏上市。」

「新煙賣多少錢一兩呢？」

「大約二毛錢一錢。」店夥道。他取出許多紅綠透明洋紙包的煙膏道：「一包是二

十枚，夠抽一次的。」

我們才知道窮人們吃煙是不能論兩計錢的，只有零星的買一包吃一頓的。

過市梢頭，漸漸現出荒涼氣象。遠見山上有一廟獨佔一峯頂，勢甚壯，我們知道即靈岩寺了。

靈岩寺從山麓到山頂凡九十九級，依山築寺，眺望得很遠。廟的下層爲牛王廟，供的是馬王，牛王。只是泥塑的牛馬本形而已。這天恰是忠義社（毡氈業的同業會社）借此開會祭神，正中供一臨時牌位是：

「供奉毡氈古佛神位。」

人衆來得很熱鬧。最上一層，有小屋數間，屋門被鎖上，寫的是「大仙祠。」從張家口以西，幾乎無地無此祠。祠中供的總是一老一少的穿着清代袍褂的人物，且諱言狐狸。其信仰在民間是極強固的。

在最高處遠望，爲山所阻，市集是看不見的，僅見遠山起伏，皆若培塿，不高，也不秀峭。
秉璋指道：「前面是薛剛山，傳說，薛剛逃難時，嘗避追兵於此山。」此山也是四無依傍的
土阜。中隔一河。因有曹福祠過河的經驗，故不欲往遊。

「聽說，這一帶罌粟花極盛，都在什麼地方呢？」我們問道。

「那一片白色的不是麼？」

遠望一片白花，若白毡毯似的一方方的鋪在地上，都是煙田。

這時正是開始收割的時候。

「車站附近也有。」

下午，午睡得很久。五時許，天氣很涼快，我們都去看罌粟花及收煙的情形。離站南里
餘，卽到處都是煙田，有粉紅色的，有大紅色的，有紅中帶白的，惟以白色者爲最多。故遠望
都成白色。花極美麗，結實纍纍，形若無花果。收煙者執一小刀，一小筒，小刀爲特製的，在每

一實上，割了一道。過了一會，實上便有乳白色的膏液流出。收煙者以手指刮下，抹入筒口，這便是煙膏了。每一果實，可割三四次以上。農人們工作得很忙。

「你們自己吃煙麼？」我們又以這個問題問之。

「我們那裏吃得起！」

看他們的臉色，很壯健，確乎不像是吃煙的。其中大部分都是短工，從遠地趕着這收煙時節來作工的。

夜裏，車開到平地泉。

十七日，七時起床。在車站上，知道前幾天的大雨，已把卓資山以西的鐵路都衝壞了，正在修理，不能去。綏遠主席傅作義的專車，也已在此地等候了好幾天。沖壞的地方很多。聽說，少則五日，久則半月，始可修復。我們覺得在車上老等着是無益的，所以想逛完平地泉便先回家。這封信到了家時，人也許已經跟着到了。

九時，傅作義君來談，因同人中，有幾位是曾經有人介紹給他的。當路局方面打電報托他照料時，他曾經來電歡迎過。他是一個頭腦很清楚的軍人，以守涿州的一役知名。很想做一點事。其田問他關於煙稅的問題，有過很公開的談話。他說：綏遠省的軍政費，收支略可相抵，快用不到煙稅。煙稅所入，年約一百萬元，都用在建設及整理金融方面。現在綏遠金融已無問題，皆由煙稅方面收入的款去整頓。所以煙稅的廢除，在省府是沒有多大問題的。只要中央下令禁止，便可奉命照辦。惟中央現在已有了三年禁絕之令，現正設法，從禁吸下手，逐漸肅清。如不禁吸，則此地不種，他省的煙土必乘隙而入，綏晉的金融必大感困難。這話也許有一部分的理由。聽說綏遠的種煙，也是晉綏經濟統制政策之一。綏晉二省吸煙的極多；如不自種自給，結果是很危險的。同時，白麵、紅丸之毒最甚，不得已而求其次，吃鴉片的還是一兩害相權取其輕」的一法。山西某氏有「鴉片救國論」的宣佈，大約其立論的根據便在於此。但飲鴆止渴，決非謀國者的正當手段，剜肉補瘡，更是狂人

的舉動。不必求其代替物，只應謀根本禁絕之道。但這是整個中國的大問題。

二時許，遊老鴉嘴，（一名老虎山）山勢極平行。青草如氈，履之柔輒無聲。有方廣數丈的岩石，突出一隅，即所謂老鴉嘴也。岩上有一小廟，一乞丐住於中。登峯頂四望，平野如砥，一目無垠，一陣風過，麥浪起伏不定，大似一舟漂泊大海中所見的景象。

「平地泉」的名稱，確是名副其實。塞外風光，至此已見一斑，天上鴉鴿輕飛，微雲黏天，涼颯徐來，太陽暖而無威，山坡上牛羊數匹，恬然的在吃草。一個牧人，騎在無鞍馬上，在坡下放馬奔跑，馳驟往來，無不如意。馬尾和騎士的衣衫，皆向後拂拂吹動，是一幅絕好的平原試馬圖。我爲之神往者久之。山上掘有戰壕及砲座，延綿得很長；聞爲晉軍去年防馮時所掘。

馮玉祥會在此駐軍過；今日平地泉的許多馬路，還是馮軍遺留下的德政。但街道上蒼蠅極多，成羣的在人前飛舞。聽說，從前此地本來無蠅。馮軍來後，馬匹過多，蠅也繁殖起

來。

路過一打蛋廠，入內參觀，規模頗大。有女工數十人，正在破蛋，分離蛋黃、蛋白。蛋黃蒸成粉狀；蛋白則製成微黃色的結晶片。僅此一廠，聞每日可打蛋三萬個，每年可獲利三四萬元。車站上正停着裝滿了製成的蛋的一車，要由天津運到海外去。惜廠中設備，尙未臻完美。如對空氣，日光等設備完全，再安上了紗窗紗門，則成效一定可以更好的。

傍晚，在離車站不遠的懷遠門外散步。「日之夕矣，牛羊下來，」這詩句正描寫着此時此地的景象。牛羣，羊羣過去了，又有一大羣的馬匹，被趕入城內。太陽剛要西沈，人影長長的被映在地上。天邊的雲，擁擠在地平線上，由金黃色而紫、而青、而灰、幻變無窮。原野上是無垠的平，晚風是那樣的柔和。車轍痕劃在草原上，像幾條黑影躺在那裏。這是西行以來最愉快的一個黃昏。古人所謂「心曠神怡」之境，今已領略到了。擬於夜間歸平，我們後天便可見面了。

——十七日夜

(八) 歸綏的「四召」

這次是直接掛車到綏遠的，中途並不停頓。所要遊覽的雞鳴山及居庸關，都只好待之歸來的時候了。八日八時許由清華園開車。九日十時十分到綏遠省城。沿途無可述者。惟經過白塔車站時，可望見白塔巍然屹立。此塔爲遼金時所建，中藏華嚴經萬卷。清初尙可登覽。張鵬翮漠北日記云：「七級，高二十丈，蓮花爲台砌，人物斗拱，較中國天甯寺塔更巍然。內藏篆書華嚴經萬卷，拾級而上，可以登頂。嵌金世宗時閱經人姓名，俱漢字。」今則塔已頹敗，不可登。華嚴經殆也已散失，無存的了。

正午，到城南古豐軒吃飯，聞此軒已歷時二百餘年；有烙甜餡餅的大鐵鍋，重至八百餘斤。下午，將行裝搬下車，到綏遠公醫院暫住。傅作義氏來談得很久。他就住在隣宅。

十日，上午八時，乘汽車到城內各「召」遊覽。

錫拉圖召（一作舍利圖召）在城南，爲綏遠城內最整潔的一廟。聽說，財產最多，尙可養活不少喇嘛。故不現出頹敗的樣子。還有一座廟，在招河附近，是這裏的大喇嘛夏天的避暑所在。

此召，寺額名延壽寺。大殿分前後二部。前部完全是西藏式的「經堂」，爲喇嘛們唸經的地方，柱八，皆方形，硃紅色，又有圍樓。堂的正中，有大座椅，是活佛講經處。今日尙有破碎的「哈達」不少方拋在那裏。三壁都畫着壁畫，除特殊的藏佛數像外，餘皆和內地的壁畫不殊，大體皆畫釋迦佛的生平。

後部是「佛堂」，供着五尊佛。三壁都是藏經的高櫃。

殿後，有樓，似爲從前藏經的地方。但現在是空着，正中供觀音，東邊供關羽。

我問看廟的人說，「這廟什麼時候造的？」「說是明朝。」

我也很疑心是明代的古廟。「經堂」的一部卻是後來添造的。牠和後半部的建築

是那樣的不調和。

我第一次見到這種式樣的中藏合璧的建築。

十時，到小召，即崇福寺，蒙名巴甲召。「巴甲」就是「小」的意思。規模很弘偉，並不小。清聖祖西征時，曾駐蹕在此「召」。今有紀功碑在着。

碑云：城南舊有古刹，喇嘛拖音葺而新之，奏請寺額，因賜名崇福寺。經堂及佛殿的結構，和錫拉圖召相同。此「召」原由古刹改造，可證實我的「經堂」爲後來新增的一說。

經堂的柱，圓形，亦作硃紅色，亦有樓圍繞之。

寺甚頹敗。蓋布施日少，喇嘛不能生活，都去而他之。

寺內藏有聖祖的甲冑一副，也是他西征時留置在寺裏的。

寺門口有小學校一所，額懸「歸綏縣第二代用小學校」。書聲朗朗。我們進去參觀。教師不在校。學生數十人，所讀皆百家姓，三字經，四書，左傳等老書。但牆上貼着他們的窗

課，除了五七言詩之外，大體都是應用的文字，像「家書」、「合同」等等。這當是很有用處的練習。這些「私塾」其作用大約全在於此。正是應了小市民的這個需要而存在着的。

次到「五塔召」。即慈燈寺，在小召東南。頹敗更甚。管「召」者爲鴉片癮極大的人，慢吞吞走來開門。大殿無甚可觀。一般人所要參觀的，都是那所謂「五塔」的。塔基圍十丈。上有五塔，皆建以煉磚。花紋雕刻極纖美。我們由黑漆漆的洞中，走了上去。可望見後街的平康里。磚上尙附有金彩，但大部分則均已剝落。寺建於雍正五年，故亦名「新寺」。

次到「大召」，額題「古無量寺」，周圍佔地四畝餘。門口又懸「九邊第一泉」額。泉在寺前百餘步，今名玉泉井。寺的收入極少，故將前殿租給了商販，闢作共和市場。大類北平的隆福寺，蘇州的玄妙觀。

大殿裏的菩薩立像，都是細腰的，甚類大同的遼代之作，但身材太直，太板，沒有下華

嚴寺的菩薩像的美麗，其製作或在元明間吧。大佛像後，有銅製的小喜歡佛一尊，視爲神祕，須執燈去看。像爲猙惡的喜歡佛，足踏一牛，牛下則爲一女。

這所廟宇，經堂和佛殿的不融合的痕迹，分得最清楚，「經堂」極顯明的，可見出其爲後建的。佛殿的前簷，有一半是成了經堂的屋頂；被擠塞在那裏，怪不調和的。後面的樓閣，也出租於商人們。一燈熒然，有人正在那裏吃鴉片煙。

這時，已經十二時多了。趕快的上了汽車，赴閣偉氏的召宴。

下午三時，到民政廳，觀西太后出生處。今有亭，名懿覽。四圍花木甚多，較政府爲勝。

次到第一師範，觀公主府。府雖改爲學校，遺物及匾額有存者。康熙寫的，有「靜宜堂」一額；公主自寫的，有「靜定長春」一額。西邊有一小屋，中尙存公主的神牌，上書「公主千歲千千歲」及佛幡佛經等。聞佛經卽爲公主生時所誦念的。公主爲聖祖的姑母，康熙間，下嫁給額駙策倫敦篤。土人稱她爲黑蚌公主。關於她的傳說很多。她的後人尙多；到現

在，每年還派人來祭供一次。

歸時，燈火已零星的烟耀着。

睡得很早；明天一早：便要動身到百靈廟。

——八月十日九時發

(九)百靈廟之一

十一日清早，便起床。天色剛剛發白。汽車說定了五點鐘由公醫院開行。但枉自等了許久，等到六點鐘車才到。有一位沈君，是班禪的無線電台長，他也要和我們同到百靈廟去。

同車的，還有一位翻譯，是綏遠省政府派來招呼一切的。這次要沒有傅作義氏的殷勤的招待，百靈廟之行，是不會成功的。車輛是他借給的，還有衛士五人，也是他派來保衛途中安全的。

車經綏遠舊城，迎向大青山駛去。不久，便進入大青山脈，沿着山澗而走，這是一條乾的河床。亂石細砂，隨地梗道。砂下細流四伏，車轍一過，即成一道小河，涓涓清流，溢出轍迹之外。我們高坐在大汽車上，興致很好，覺得什麼都是新鮮的。朝陽的光線是那末柔和的

晒着。那長長的路，充滿了奇異的未知的事物，繼續的展開於我們的面前。

走了兩小時，仍順了山澗，爬上了蜈蚣壩。這壩是緩遠到蒙古的必經的大道口。路很寬闊，且也不甚峻峭，數車可以並行。但爲減輕車載及預防危險，我們都下車步行。到了山頂，汽車也來了。再上了車，下山而走。下山的路途較短，更沒有什麼危險。據翻譯者說。這條山道上，從前是常出危險的。往來車馬擁擠在山道上，在冬日，常有凍死的，摔死的。西北軍駐此時，才由李鳴鐘的隊伍，打開山岩，把道路放寬，方才化險爲夷，不會出過事。這幾年來，此道久未修治，也便漸漸的崎嶇不平了。但規模猶在，修理自易。本來山口有路捐局，徵收往來車捐。最近因廢除苛捐雜稅的關係，把這捐也免除了。

下了壩，仍是順了山澗走。好久好久，才出了這條無水的澗，也便是把大青山拋在背後了。我們現在是走在山後。頡剛說蘇諺有「陰山背後」一語，意卽爲：「某事可以不再作理會了。」可見前人對於這條陰山山脈是被視作畏途很少人肯來的。

但當我們坐了載重汽車，橫越過這條山脈的時候，一點也不覺得這是一個荒蕪的地方。也許比較南方的叢山之間還顯得熱鬧，有生氣。時時有農人們的屋舍可見——但有人說，到了冬天，他們便向南移動。不怎麼高峻的山坡和山頭，平鋪着嫩綠的不知名的小草，無窮無盡的展開着，展開着，很像極大的一幅綠色地氈，綴以不知名的紅，黃，紫，白色的野花，顯得那末樣的嬌豔。露不出半塊骨突的醬色岩來。有時，一大片的紫花，盛開着，望着像地氈上的一條闊的鑲邊。

在山坡上有不少已開墾的耕地。種植着蕎麥、油麥，小麥以及罌粟。蕎麥青青，小麥已黃，油麥是開着淡白色的小花，罌粟是一片片的紅或白，遠遠的望着，一方塊青，一方塊黃，一方塊白，整齊的間隔的排列着，大似一幅極弘麗的圖案畫。

十一時，到武川縣。我們借着縣署吃午飯。縣長席君很殷勤的招待着。所謂縣署，祇是土屋數進，尚係向當地商人租來的。據說，每月的署中開支，僅六百元。但每年的收入卻至

少在十萬元以上。其中煙稅佔了七萬元左右。

趙巨淵君忽覺頭暈腹痛，吐洩不止。我們疑心他得了霍亂，異常的着急。想把他先送回綏遠。又請駐軍的醫軍官來診斷。等到斷定不是霍亂而祇是急性腸炎時，我們方才放心。這時，大雨忽傾盆而下，數小時不止。我們自幸不會在中途遇到。天色漸漸的暗了下來。這天的行程是決不能繼續的了。席縣長讓出他自己的那間住房，給我們住。但我們人太多。任怎樣也擁擠不開。我和文藻其田到附近去找住所，上了平頂山。夕陽還未全下。進了一個小學校，閒房不少，卻沒有一個人，門戶也都洞開，窗紙破碎的拖掛着，臨風簌簌作響。這裏是不能住，附近有縣黨部，那邊卻收拾得很干淨，又是這一縣最好的瓦房。我們找到委員們，說明借宿之意時，他們毫不猶豫的答應了；且是那樣的殷殷的招呼着。冰心，潔瓊，文藻，宣澤和我五個人便都搬到黨部來住。烹着苦茶，一匙匙的加了糖，在喝着，閒談着，一點也不覺得是在異鄉。這所房子是由娘娘廟改造的，故地方很寬敞。據縣長說，每年黨部

的費用，約在一萬元左右。但他們的工作，似很緊張，且有條理，幾個委員都是很年青，很精明的。

這一夜睡得很好。第二天清早，便聽見門外的軍號聲。彷彿黨部的人員們都已經起來。這天（十二日）是星期日。不知道他們爲什麼這樣的早起。等到我們起床時，他們都已經由門外歸來。原來是赴北門外的「朝會」的，天天都得赴會，縣長，駐軍的團長以及地方辦事人員們，都得去。這是實行新生活運動的條規之一。

九時半，我們上了汽車，出縣城北門，繼續的向百靈廟走。沿途所經俱爲草原。我們是開始領略到蒙古的景色了，風勁草平，牛羊成羣的在漫行着。地上有許多的不知名的黃花，紫花，紅花。又有雉雞草，一簇簇的傲慢的高出於蒿萊及牧草之羣中，據說，凡雉雞草所生的地方，便適宜於耕種。

不時的有黃斑色的鳥類，在草叢裏，拍拍的飛了起來。翻譯說，那小的是一「叫天子」

大的是「百靈鳥」。在天空裏飛着時，鳴聲清婉而脆爽，異常的悅耳。北平市上所見的百靈鳥，便產在這些地方。大草蟲爲車聲所驚，也展開紅色網翼而飛過，雙翼啾啾的作聲。那響聲也是我們初次聽聞到的。又有灰黃色的小動物，在草地上極快的竄逃着過去，不像是山兔。翻譯說，那是山鼠。一切都是塞外的風光。我們幾如孔子的入周廟，每事必問。充滿了新嶄嶄的見與聞。雖是長途的旅行，卻一點也不覺得疲倦。

十一時，到保商團本部，頡剛，潔瓊他們，下去參觀了一會。這保商團是商民們組織的，大半都是騎兵，招募蒙人來充當，很精悍。這一途的商貨，都由他們負責保護安全。

十二時，過招河，到了段履莊。這裏只有一家大宅院，是一個大百貨商店，名鴻記，自造油，酒，粉，麵，交易做得極大。有夥計二百餘人。掌櫃人的住宅，極爲清潔。屋頂上晒着不少米麵，那都是販運給蒙人食用的。在那裏略進餅干，喝了些熱水，便是草草的一頓午餐。

由鴻記上車，走了兩點多鐘，所見無異於前。但牛羣羊羣漸漸的多了，又見到些馬羣

和駱駝羣，這是招河之東的草原上所未之遇的。最有趣的，是居然遇見了成羣的黃羊（野羊），總有三四百隻，在山坡上立着。爲車的摩托聲所驚，立在最近的幾隻，沒命的奔逃着去；那迅奔的姿態，伶俐的四隻細腿的起落，極爲美麗。翻譯說，野羊是很難遇到的。遇者多主吉祥。三時，陰雲突在車的前後升起。「快有雨來了，」翻譯說。果然，大滴的雨點，由疏而密的落下。扯好了蓋篷，大家都蟄伏在篷下，怪悶氣的。車子闖過了那堆黑雲，太陽光又明亮亮的晒着。而這時，遠遠的已見前面羣山起伏，擁在車前。翻譯指道：「那一帶便是亂七八糟山——這怪名字是他自己杜撰的，他後來說——這山的缺口，便是九龍口，我們由南口進去。在這四山的包圍之中的，便是百靈廟。」我們登時都興奮起來，眼巴巴的望着前面。前面還只是亂山堆擁着，望不見什麼。

三時半，進了山口，有穿着滿服的幾個騎士們，見了汽車來，立刻策馬隨車奔馳了一會，彷彿在偵察車中究竟載的何等人物似的。那騁馳的俐落，自如，是我們第一次見到的

好景。跟了一會，便勒住馬，回到山口去。

而這時，翻譯忽然叫道：「百靈廟能望見了！」一簇的白屋，間以土紅色的牆堵；屋頂上有許多美麗的金色的瓶形飾物，在太陽底下，炯炯發亮。

大家都歡呼起來。長途的顛頓，全都忘個干淨。不久，便進了河東。翻譯引我們到一家大商店集義公去求宿。但那邊都已沒了空屋。劉半農氏到此時，就住在這店的西廂房裏。正在躊躇的時候，蒙古自治政務委員會派了一位趙君，一位任君來招待我們，邀我們過河，到河西蒙古包裏去住。說是，已爲我們預備下了兩個包。我們也很想住住蒙古包，便答應了他們的邀請。汽車隨過了河。河水很淺。極細小的遊魚，一羣羣的在水裏游着，見了車來，都亂竄而去。趙君說這河，名矮伯格河，漢名一作百靈河，恰繞這山谷的一周而流着。

蒙古自治政務委員會的辦公處，便是以幾十個「包」組成了的。雲王，德王的辦公室也都是一個包。「包」都是白色的，頂有紅色花飾的，便表示貴顯者之所居。我們的車，

係先用許多交叉着的木棒，圍成穹圓形，然後，外裏以白氈，也有裹上好幾層的，內部懸以花布或紅色氈，地上都鋪墊了幾層的毡氈。上爲主座。中置矮案，案下爲沙土一方，預備隨時把垃圾傾在其中。隔若干日打掃一次。居者坐臥皆在地氈上。每一包，大者可住十餘人，我們自己帶有行軍床。鋪設了起來，又另成一式樣。佔了兩包，每包住四人或五人，很覺得舒暢。比侷促在河東商店的廂屋裏好得多了。大家都充溢着新奇的趣味。

等到行李，床位安置好了時，已是六時左右了。趙君名復海，爲民政處的科長，在我們這包裹談得很久。還有幾個人也都陸續的來談。他們都是蒙古的新青年們，受過新式的大學教育和國民黨的訓練的，故思想都很清新。我們談着，一點也不覺得隔膜，簡直像在北平公寓裏，無忌憚的縱談着。

七時，天色忽暗，一陣很大的雹雨突然的襲來。小小的雹粒，在草地上迸跳着，如珠走

玉盤似的俐落。但包內卻絕不進水。

雨後夕陽如新浴似的，格外鮮潔的照在綠山上，光色嬌豔之至！天空是那末蔚藍。兩條紅霓，在東方的天空，打了兩個大半圈，彩色可分別得很清晰。那彩圈，沒有一點含糊，沒有一點斷裂。這是我們在雨後的北平和南方所罕見的；根本上，我們便不會置身於那末廣闊無垠的平原上過。

政委會的祕書長德王，隨着也來過訪。我們談了一會。他年紀還不過三十多歲，顯着很英明有爲。天色漸漸的黑了，黑得什麼都看不見，僅包內一燈熒然而已。

不久便去睡。包外，不時的有馬匹嘶鳴的聲音傳入。犬聲連續不斷的在此呼彼應的吠着，真有點像豹的呼叫。聽說，蒙古的牧犬是很獐惡的。確比口內的犬看來壯碩得多。但在車上顛簸了大半天，覺得倦極，一會兒便酣酣的睡着。

半夜醒來，犬聲猶在狂吠不已。啊，這草原上的第一夜，被包裹於這大自然的黑裳裏，

靜聆着這汪汪的咆叫，那情懷確有點異樣的淒清。

今天五點多鐘便起，還是爲犬吠聲所擾醒。趁着大家都還在睡，便急急的寫這信給你。

寫畢時，太陽光已經晒遍地上。預備要吃早餐，不多說了。

——八月十三日晚八時發

(十) 百靈廟之二

昨天，早餐後，一個人出去散步。在北面的一帶山地上漫遊着。山勢都不高峻，山坡平衍之至，看不見一點岩石。足下是軟滑滑的，一點履聲都沒有。那草原上的綠草簡直便是一床極細厚的地氈，踏在上面，溫適極了。太陽光一點都不熱。山底下便是矮伯格河環之而流。

中途遇見保安處的軍事教官劉建華君，隨走隨談，談得很久。他是東蒙人，參加過好幾次○。這可傷心的往事，不能不令人想起來便悲憤交集。

十時，我們到德王辦公室回拜他。數步即至。包內極整潔，門口有一蒙兵荷槍守衛。他請我們吃奶茶，氣味很香。包的東邊，堆放着不少的書籍，有辭源，俾斯麥傳，理藩院則例等。談十餘分鐘，因欲往遊百靈廟，即告辭而出。

百靈廟，漢名廣福寺，佔地板廣；凡有大小佛殿及經堂十一座；大小的喇嘛住所一百數十處，共有六百餘間屋，可容得下三千餘衆。但現在住着的，不過數百人。

廟爲康熙時所建，聖祖西征，曾在這裏住得很久。民國三年時，張治會駐此，會經過一次大戰，廟全被焚燬，現在的廟，是民國十年後重建的。規模遂遠遜於前。

正殿及白塔，正對着廟前的突出的一峯，這峯名女兒山。相傳，康熙怕女兒山要產生真命天子，便特建此廟以鎮壓之。

殿門上有梵符，符傍，註着漢字云：「凡在此符下經過一次者，得消除千百世之罪孽。」前殿之經堂，正中爲班禪駐此時誦經處。四周皆壁畫，氣韻還好，當出於大同、張家口的畫人手筆。畫皆釋迦故事；惟有數尊喜歡佛，較異於他處。後殿爲供佛之所。如來像的下方，別有頭戴黃尖帽，身披黃袍的大小坐像數尊。其面貌和一般的佛像大異，鼻扁，額平，顴骨突出，極肖蒙人。初以爲蒙佛，問了翻譯，才知道是黃教主師的真容。這位宗教改革家，在西蒙

史上是佔着很重要的地位的。殿的東隅，置一金色的柱形物。分三層，爲宇宙的象徵。下層爲地，作圓形；中層爲水，亦圓形而有波浪紋；上層爲天，作樓閣層臺狀。水的四面，有二傘形及日月二形。此亦藏物。

出正殿，又進幾個佛殿去參觀，規模有大小，而結構無殊。便也懶得去遍歷十一殿了。

出廟，在山坡上散步。太陽光漸漸的猛烈起來，有點夏天的氣候了。山頂有一白色石堆，插有木幹無數，成爲斗形。木幹上懸掛着許多彩色的綢布，上有經文。此種石堆，名爲「鄂博」，本爲各旗分界之用，同時也成了祀神之所。我們坐在這「鄂博」的陰影下閑談着。趙君說起蒙古所以定陰曆三月二十一日爲大祭成吉思汗日者，非爲他的生忌死忌，而是他的一個特殊的戰勝紀念日。是日爲黑道日，本不利於出兵。但他每在黃道日出兵必敗，特選這個黑道日出兵，遂獲大勝。後人遂定這個奇特的日子爲大祭日。

不覺的，太陽已經在天的正中了。我們趕快的向「包」而走回。飯後，午睡了一會。

「包」內悶熱甚，大有住在沙漠上的意味。下午五時，德王請吃「全羊席」，這席是蒙古最尊敬的客宴。因爲人多，就在我們住的包「內」吃。先由一戴水晶頂，一戴藍頂花翎，全身官服者，雙手捧着一盤而進。盤內盛着燒煎好了的全羊。德王割下羊頭及羊尾，放在另一盤內，奉獻給成吉思汗。然後才由各客先割一片嘗之。全羊又拿了出來，割下腿部，只吃其背部及胸肋。隨割隨吃。味極腴美，一點腥味兒也沒有。說是吃香草的原故。到了關內，肉味便不同。德王說，以完全吃盡，僅贍骨格爲有禮。侍者又提進一個大銅壺，盛肉湯，湯內有炒米。味鮮甚，我們都連喝了三四碗。

席後，太陽還在下山，我們都到平原上散步。預備了幾匹馴良的馬，給我們試騎。冰心，文藻，潔瓊，希白和我都會騎上去試過。但總不能操縱自如。辜負了這「平原試馬」的好名目。他們又騎了一會駱駝。

夜間，趙君請了兩個奏樂的人來。因爲只有兩個人，故祇能奏兩種樂器。一吹笛，一拉

胡琴。奏的音調，極似梅花三弄，但他們說，是古調，名「阿四六。」這種音調，我疑心確是由蒙古傳到內地來的。次換用胡琴和馬頭琴合奏。馬頭琴是件很奇特的樂器。蒙名「胡爾」或「尙爾。」弦以馬尾製成，飾以馬首形。相傳係成吉思汗西征時所製的。每一彈之，馬羣皆靜立而聽。馬頭琴聲宏濁悲壯，間以胡琴的尖烈的啞聲，很覺得音韻旋徊動人，雖然不知道奏的是什麼曲。最後，是馬頭琴的獨奏。極慷慨激昂，抑揚頓挫之至，沒有一個人不爲之感動的。奏畢，爭問曲名，並求重奏一次。他們說，這曲名「托倫托」爲成吉思汗西征時製。奏樂者去後，餘興未盡，又由韓君他們唱「托倫托」曲及情歌美的花。歌唱出來的托倫托曲較在樂器上奏的尤爲壯烈，確具騎士在大平原上仰天長歌的情懷。美的花則若泣若訴，鬱而不伸。反復的悲嘆其情人的被奪他嫁。但嘆息聲裏，也帶着慷慨的氣概，那末靡靡自卑。

「包」內容人們散去時，已經午夜。盤膝坐得腰痠，走出「包」外，全身舒直了一下。

夜仍是黑漆漆的，伸手不見掌，但天空卻燦燦爛爛的綴着滿空的星斗。銀河橫亙於半天，成一半圓形，恰與地平線相接。此奇景，不到此，不能見到。

十二時睡。相約明早到康熙營子去，又要去考察一般蒙人所住的「包」。

明日午後，尙約定看賽馬會和「捧角」。

——十四日上午自百靈廟發

(十一)百靈廟之二

前昨二日由百靈廟寄上一信。此二信皆係由郵差騎馬遞送；每兩天一班；每班須走三天才到綏遠。故此二信也許較這封信還要遲到幾天呢！

百靈廟地方，很可留戀。昨日（十四日）上午，七時方才起床，夜間睡得很熟，九時左右，乘汽車到康熙營子。相傳該處爲康熙征準格爾時的駐所。今尙留有遺跡，且有寶座。但遍覓寶座不見。四周大石重疊，果似營門。疑爲附會之辭；因大石皆是天生，不大像人工所堆成。營子內，山勢平行，香草之味極烈，大約皆是蒿艾之屬。草蟲唧唧而鳴，聲較低於北平之「叫哥哥」，其翼膀也較短。紅翼的蚱蜢不斷的噉噉的飛過。蒙古鷹成羣的在山頂的藍天上打旋。後山下有孤樹二三株，挺立於水邊。一個人獨坐於最高的山上，實在捨不得便走開。可惜大家都在遠處催促着，只得走了。香草之味尙濃濃的留在鼻中。

離開康熙營子，循汽車路去找蒙人住的蒙古包。走了好久，方才看見幾個包。大約總是兩個包成爲一家。有山西老頭兒，騎騾到各包索賬。態度極迂緩從容。我們去訪問一家。這家有二包，男人已經出外，僅有老母及妻在家，尚有一個漢人的孩子，是僱來看牛的。這家不過是中下之家，但有牛三十餘匹，羊百餘隻，包內也甚整潔。鍋內有牛奶一大鍋，食物架上堆滿了奶皮，奶豆腐。火爐旁有一小火，長明不息。由譯人傳語，知其老母爲七十五歲，妻爲二十五六歲，男人爲三十餘歲。已結婚二三年，尙未有子女。被僱之幼童年約九十齡，每日工資一角。包旁尚有一小氈室爲一罪人所住。此罪人因毆鬪傷人，被本旗蒙王判罪，流放於此。除項繫鐵索外，行動頗自由。如此「劃地爲牢」之習慣頗引起同行者的羨嘆。聞此人在三月間判罪，不久蒙王開印，再經一度審判，便可被釋放了。老婦人背已駝，但精神尙健壯。其媳頗靜好，語聲甚低，手中正在作活計；聞爲其婆所穿之衣。說話時，含羞低頭，且僅簡單的回答着。大約都是說「不知道」之類。有問，往往由其婆代答。我們要爲他們

攝影，但堅持不肯出包，等到我們出包上車時，他們又立在包前看。

下午，到河東商家去訪問，河東有買賣十餘家，主夥皆山西大同人，專做蒙古買賣。又有無線電臺及郵局等機關。最老的商店有一二百年者；最大的一家集義公也有四五十年之歷史，每年可賺純利四五千元，其資本則僅千元。蓋蒙古貿易，向不用錢，皆以貨易貨。商人以布匹、茶、糖等必需品賣給他們。到了第二年秋天，他們則以牛羊馬匹償還之，商人們可以獲得往返的兩重的利息，故獲利頗豐，然近年競爭亦甚烈。有商號十餘家，二三人，四五人一組的行商，也有一百餘組，來往各包做買賣。每組所做，有多至數百十個包者。因地面遼闊之故，他們多以駱駝、馬匹、騾子等代步及運貨。亦有蒙人上商號去做買賣的。我們在河東，即見二蒙人執一狐皮來兜銷，要價八元，然無人問津。

無線電臺爲政委會的，新由北平軍分會運去，可通南京，北平，綏遠及德王府等處。臺長關君爲東北大學畢業生。

二時，沿了百靈河，向山後走去，擇一僻地，洗足擦身。水極清冽，沙更細軟。跣足步行水中，很覺舒適。游魚極多，見人皆亂竄而去。魚極小，水中也無人釣魚，故生殖至多。也有蛙，形體較小於內地。三時回。休息了一會，和劉，任諸君閑談。六時左右，德王特地爲我們舉行賽馬會及蹕交。（賽馬會本非其時。）馬跑得極快。馬足撲撲，飛奔而去，馬尾向後飄拂，騎者皆直立於踏鐙上，姿態極好。德王也親自上馬與賽。七時，蹕交開始，因無蹕交衣裳，稍感不便。初爲二人一組相角。有一喇嘛身材高大，打敗了許多人。後爲一兵士所敗。正式蹕交開始時分爲兩組，每組八人。先由一組歌唱了一會，他組繼之而唱，似啦啦隊，又似挑戰。歌聲未畢，兩組各跳出一人相角。又唱，又跳出二人。出時，皆向觀羣跳躍行禮。勝者以將敗者蹕倒在地爲止。敗者倒時，勝者必以手扶掖之起，各歸本隊。歌聲又起，兩組又各有人跳出比賽。如此，各有勝負，勝者則再角。八對不久便成爲四對，四對變成兩對，二對便變成一對。最後勝利，遂歸於一人。最初跳出的二人，相持最久，不能相下，終於和解，別和二人相角。最

後的勝利，卻竟歸於那個身材高大的喇嘛。

蹕交畢，時已黃昏。今晚請德王吃飯，並約韓趙二人相陪。飯後，仍奏蒙古樂。德王亦加入。仍有托倫托曲及情歌等。歌聲皆富於抑揚徘徊之趣。有幾個曲，粗聽之，皆似今日流行之曲。殆此等曲調，皆爲元時所輸入。托倫托曲等皆爲祀典大曲，幾乎人人會唱，當然易傳入中土。有一情歌，其意道：「一人病得很重，便是神仙般的醫生也治不好，但他的情人一來，他卻立刻病好，執刀切肉，爲情人做肉飯。」聲亦徘徊可聽，惟歌聲則多壯烈者。

奏畢，由其田起而致謝辭。德王以蒙古語致答辭，辭極長，詳述自治運動的經過，由韓君任翻譯。趙君又代表自治會同人致辭，幾乎聲淚俱下。這樣開誠布公的公開談話，是足使我們感動的。當一個民族從事於復興運動之時，其興奮赴義的精神，必定是蓬勃不能自制的，如何能使各民族相安居樂業，除了「以平等相待」開誠布公的相待之外，殆無他途。一有欺詐之心，則此虞彼詐，必定不能長久相安無事的。注意蒙事者，必當注意及

此散會時已十一時半。預定明晨六時動身，即向他們告謝。

十五日上午五時，即起床，天色尙未大亮。早餐後，太陽始出。六時半，開車。來送行的人仍不少。各有依依不捨之情意。車將出九龍口，回望百靈廟及政會之蒙古包，猶覺戀戀。廟頂的金色，照耀在初陽裏，和廟牆的白色相映，覺分外的顯得可愛，其美麗遠勝於近觀。

有一喇嘛着紅色衣，牽一白馬，在綠色草原上走着，顏色是那樣的鮮明。

途中遇見灰鶴成羣，這和黃羊，同爲罕見的動物。張君取出手槍，放了一響，灰鶴紛紛驚飛，飛態很美。其他馬羣，牛羊羣及成羣之駱駝則所遇不止一次，有一次，總有百來匹馬見了車來，在車前飛奔而去，是那樣的脫羈而逃。較賽馬尤爲天然可愛。

汽車道旁，有二蒙古包，是一家，有羊圈，已稍見漢化。此家有二女，皆未嫁，少女極姣美，頭戴銀圈，鑲以紅綠色的寶石珊瑚等，雙辮懸前，纓絡滿綴於上，面色紅白相融，是內地所罕見之健美的女子。我們徘徊了一回，即復上車。十一時，經過召河，繞道到普會寺，即綏遠

錫拉圖召大喇嘛的避暑地。寺額爲乾隆所寫。寺凡三層，皆藏式，僅屋簷參以漢式。寺內結構和大召，小召等相同，也是經堂在前，佛殿在後。寺旁有二院落，極整潔，一院有高樹二株。窗戶皆用藍色及綠色，而間以金色的圓圈及卍字等爲飾。很別緻。一旁廳懸有畫馬二幅，很古，似爲郎世寧筆。惜門已鎖上，不能進去參觀。下午二時，過武川路，和縣長及縣黨部諸君周旋了一會，卽別。四時左右，過蜈蚣壩，車顛簸甚。五時半始到達公醫院。計坐了十一小時的汽車，殆爲生平最長途的汽車旅行。尙不覺甚倦。飯後，到舊城春華池沐浴，身體大爲舒適。今夜當可有一覺好睡。

現已十二時，不再寫了，明天還要早起到昭君墓。

——六月十五日，夜十二時，寫於綏遠公醫院

(二十一) 昭君墓

早晨剛給你一信，現在又要給你寫信了。

上午九時半早餐後，出發游昭君墓。墓在綏遠城南二十里。希白，雷小姐他們都騎馬去。我因爲沒有騎過馬，只好坐轎車。車很干淨，三面皆爲黑色的紗窗。但道路崎嶇不平，車軸又無彈簧，身體顛播得利害。隻手緊握着車窗或車門，不敢一刻疏忽。一疏忽，不是頭被撞痛，便是手臂或腿部嘖的一聲，被撞在車門上。有時，猛烈一撞，心膽俱裂，百骸若散。好在車輪很高，相距亦闊，還不至演出覆車的危險。有馬隊四人，帶了手提機關鎗，來保護我們；因爲前日城內出過搶案。騾夫走得很慢，騎馬的人不時的休息下來等着我們。十時三刻，才到小黑河。水不深，還不到尺。十一時一刻，到民豐渠。濁流湍急，不測深淺，渡河時，人人皆惴惴危懼。一個從者的馬匹倒了下去，騎者渾身俱濕。幸渠身不大寬，河水也至多只有兩

尺多深。大家都不曾再出危險。騾車也安穩的渡過。據說，春時，汽車可達，此時水深，除馬及騾車外，無法渡過。十一時三刻到昭君墓。墓甚高，據說有二十丈，周圍數十畝。土色特黑，草色青翠，多半是香蒿，高及人腰，香味極烈。墓前列碑七八座，最古者爲道光十一年長白昇演所書之『漢明妃塚』及他的碑陰的題詩。次有道光十三年長白珠瀾的碑。次有戊申年耆英的碑。此外皆民國時代的新碑。民國十二年立的馬福祥的墓碑云：遼史地理志：『豐州下則曰青塚，卽王昭君墓。據此則昭君墓之在豐州，已無疑義。又考清初張文端使俄行程錄云：歸城化南直書有青塚，塚前石虎雙列，白石獅子僅存其一，光瑩精工，必中國所製，以賜明妃者也。又有綠琉璃瓦礫狼籍，似享殿遺址。』民國十九年馮曦的一碑，最爲重要：

「歲庚午，清明後十日，海健李公召集軍政各長議定植樹塚右。始掘土獲梵文經卷，隨風湮滅。旣而石虎，木柱現，而零星璃瓦，碧苔疊篆，猶不可更僕數。知古人於冢有實右大

招提在。」

馮氏所推測的大致很對，張氏所云，享殿遺址，必是大招提的遺址無疑。『中國所製，以賜明妃者也，』語尤無根。惟清初已破敗至此，則此遺址至晚必爲遼金時代的遺物。惜未獲碑文，無從斷定。但此塚孤聳於平原上，勢頗險峻，如果不是古代一個瞭望台，則也許是一個古墓。至於是否昭君之墓，則不可知了。他日也許能夠發掘一次以定之。此望台或古墓的時代當較右有的廟宇爲古。石虎一隻，今尙倒在田隴間，極粗朴，似非名貴之物。昭君墓，包頭附近尙有一座。（聞西陲更有一座）依常理推之，漢時綏歸，尙爲中土，明妃決不會葬在這個地方的。但青塚之說，唐人的王昭君變文裏已提及之，有『青塚寂遼，多經歲月』的話。元人馬致遠有沈黑水明妃青塚恨，破幽夢孤雁漢宮秋一劇，黑水青塚，皆見於此。塚南的大黑河殆卽所謂黑水，（元曲選說白中，指黑水爲黑龍江萬無是理。）其後明人的和戎記，青塚記諸傳奇也都坐實青塚之說。究竟有此富於詩意的古址，留人憑吊，

也殊不惡。休息了一會，即登塚上。僅有小路，沿山邊而上，寬僅容足，一邊即爲壁立數丈的空際。『一失足成千古恨，』走時，很小心。半山有極小的大仙祠一所。據說，中爲一洞，甚深。從前游人們常從大仙借碗及水喝，今已不能借到了，聞之，爲之一笑。塚上白土披離，似爲雨衝刷的結果。僅有此方丈之地不生草。四邊仍爲黑土及綠草。南望，即大黑河，今已枯淺。北望大青山脈，綿延不斷，爲歸綏的天然屏障。西北方即歸綏的新舊城所在。太陽光很猛烈。徘徊了一會，方下山。在碑陰喝水，吃輕便的午飯。我先坐騾車走。騾夫說，青塚一日有三變，（一變似饅頭，再變爲蓋碗。第三變則他已忘記了。騾夫爲一老頭兒，他說，現年五十六歲，十餘歲時已業此，至今已四十餘年了。他慨嘆的道：『前清的生意好做，民國時是遠不如前了。洋車搶了不少生意去。』他似對一切新事物都抱不憤。有自行車經過，騾爲所驚。他便咒詛不已。他又說：『這車已經三天不開張了。』我問他：『是你自己的車麼？』他說：『不，我替人趕的；買賣實在不好做。每月薪水二元，吃東家的，有時，客人們賜個一毛五分

的。東家一天得費五毛錢養車。淨賠。賣了也沒人要。從前有七八百輛，如今只存二百九十多輛了。』他臉上滿是煙容。我問他：『你吃煙麼？』他點點頭。『一個月兩塊錢的工錢，如何够吃煙？』他道：『對付着來。』

騾車在入城的道上，因騾驚，踢翻了一個水果擔子。他道：『不要緊，我賠，我賠。』結果賠了一毛錢。他似毫不容心的，還是笑着。水果販子還要不依。我阻止了他。騾夫卻始從容而迂緩。若不動心的。等到回到公醫院，我給了三毛錢的賞錢。

『是給我的麼？他有點驚詫。』

『給你做賞錢。』

他現了笑容，謝了又謝，顯出感激的樣子。

這可愛的人呀！世事在他看來，是怎樣簡朴而無容思慮。

回望昭君墓，僅見如三角台形似的一堆綠色土阜。同行的王副官說，這青塚，冬天草

枯時，也並不顯出土色，遠望仍是青的。

這一天實在是太辛苦了。爲了這末一個土阜或古墓，實在不值得寫這封信。但又不能不對你訴苦。雙腿爲了支配的不得當，或盤膝，或伸直，直被顛播得走路都抬不起來，軟軟的好像大病方愈。

最後，還有一件事要說。到昭君墓去的途中，見有不少德政碑。又有禧神廟一所，在路右，已破爛不堪，爲乞丐們所佔據。然在門外望之，神像雖已不存，而兩壁的壁畫頗佳，皆清代衣冠，作迎親送親的喜祥之進行隊，是壁畫中所僅見者。

——八月十六日下午六時發

(十二) 包頭

十七日晨五時起床，六時半到綏遠車站，預備向包頭走。因二次車遲到的緣故，等到八時半方才開車。車沿大青山脈而走。山色黑綠斑斕若虎皮紋，太陽照射其上格外的現出複雜的彩色。和康莊附近的山色正相同。遠遠的望見濁流一線，和田野的積水之清瑩，白潔者正相映照。這濁流便是黃河。到磴口，可望見民生渠。十二時到包頭，周站長及七十師派來招待的參謀吳澤君都到車上來談，吳君極有風趣，好說笑話。一時半坐車到城內新生活改進社，找段承澤君，段君爲此地實業界的巨子，他主持電燈麵粉公司，能用新的方法，墾闢荒地至數百頃。他購地時每畝價僅四角，今已值價至數十倍。他試驗種水稻，兩年以來，已有成績，但決不種煙。（種煙出息最好）惜他不在家。遂到東門外轉龍藏去，這寺是此地的一個很好的風景佔住了一個小山頂。水泉由寺中流出，全城飲水，半賴於此。

共有三個龍頭式的水口，終年不涸。寺額又名「龍泉寺」。有道光二十九年的修廟碑記，云：「其水旋轉之勢，曲折蜿蜒，有似乎龍，」「轉龍藏」之名，即由此得。碑記中又提及建造玉皇閣，以龍王、山神、土地、河神、風神、藥天、孫祖師配祀之。是亦此地之一「萬神廟」也。玉皇閣今在山的最高處。疑舊無龍泉寺，僅有玉皇閣，寺係後來新修的。四時，到城內大南街西閣看楊再興戟，（綏遠概況云，係郭太將軍戟。）西閣今歸教育局所有，正在油漆，似將改作「民衆教育館」。戟以鐵鍊機繫於閣內，重百餘斤，長約一丈五六尺，上有刻字云：「記名簡放提督軍門鎮守山西大同等處地官統轄雁門三關總鎮都督府冠勇巴圖魯馬。」明明是清代之物，卻不知如何會被誤會爲大戰小商橋的楊再興（宋代人，岳飛的偏將）之戟。又參觀了幾個工廠。新興試辦毛織工廠規模頗大，由彈毛、刷毛到染色，織合皆由一廠包辦。織呢用木機；織地毯全用手工。觀其一組一織，費盡辛勤，一地毯的成就，實在是不容易，一工人所織的，每天只多有四方尺。廠中正織一新圖樣的地毯，名「臥薪嘗

膽，「畫勾踐臥薪嘗膽志在復仇的情形。圖案來源，卻係從商務印書館所出版的一本兒童讀物的封面。織得很不壞。可惜圖案太少。如能多供給新式圖案給他們，一定會大增市場的。廠中又仿製一種俄國毛毯，價僅八元甚廉。廠多苦工，聞皆爲學徒，每月僅給津貼二元，四年才出師。彈毛的工人，每日工資爲六角；其他正式工人，工資更有在其上的。又參觀永茂裁絨毯廠，其地毯的式樣，好看的很不少。但也苦於圖案的不完備，提倡新工業的人，對於古今圖案畫，是必須取精用弘的。日本瓷器業之勇於網羅古畫，古圖案是極足效法的。

六時，到新生活改進社，應段君晚餐之約，並打聽到五當招的路程。遇見在薩縣辦新農試驗場的任君。他是山西人，主辦此農場已四年。初採用西式農具，後因太不經濟，改以人工牲畜爲主。其計劃極大，擬改爲新村，以前五年爲開荒期，後五年爲建設期。這個單位的新村，現已有二百餘戶的農民，所有地，凡三百餘頃，農民加入的，都是先由短工而長工，

由長工而成佃戶，由佃戶而成自耕農。要做到由自養到自衛，由自衛到自治的理想。自養的計劃是自耕而食，自織而衣；自衛的計劃是寓兵於農，變兵爲農。最高的理想，則要實現「耕者有其田」的主張；並本節制資本的主張，田產不許買賣及抵押。現在正在進行的「農牧林工商」業的自給。有百貨商店，性質略同於合作社。這實「世外桃源」的新村，任君他自己也頗懷疑能否獨在「濁世」中存在。但他相信，社會主義國家的蘇俄，既能做到自養自給的地位，則新村似也可以辦到不受外來影響的地位，新村運動向爲無政府主義者的同志的組合，今此新村卻帶些官辦性質，至少和當地政府是合作的。其主張很值得討論。卻也不妨有此一種試驗。九時半回到火車上，倦甚，即睡。

十八日，五時半即醒。天空半爲淡雲所蔽，日影微露，大有雨意。六時三刻，坐汽車出發到五當招。途中很不好走。沙地過軟，車輪易陷於其中。雨點已落，由小而大浙瀝不已，大有江南春天的氣候。到了一個山峽中，車路已壞，不易走上。停了好久。我到瓜田中散步了一

會。仍無辦法，只好歸來，打消了到五當招去的計劃。因倦甚，一倒頭便睡到正午。明日擬遊民生渠，麥達招等處。

——十八日自包頭寄

（十四）民生渠及其他

到包頭後，給過你一封信，想已經收到了。這兩天在包頭，這一無文化，古蹟的所在，覺得很氣悶。包頭城很大，依山築城爲西北三大鎮之一；後升爲縣。馮玉祥駐軍於此的時代，很有建設的計劃；他想更建一外城區分商業區、住宅區、農業區等等。外城築不及半，他便失敗了。今尚存廢基。包頭爲西路商業中心，水路交通有黃河可通寧夏，陸路則由五原，臨河可達青海等地。實西陲一要地，今商業尙發達，鐵路運費，每年可得八十餘萬到一百餘萬元。雖歷經馮孫軍事及十八年的大旱災，損失極大，但這幾年來，休生養息之後，已漸漸的恢復元氣了。東南各地實業家，有志投業於此者，也大有人在。吳澤君來，談及此地的風土人情。他覺得鴉片煙是一大患，男女也爲了吃煙而往往流入爲娼爲盜之途。十八年旱災時，綏遠婦女們被賣到山西、河北一帶者近二十七萬人左右。山西商人在此，以百元可

得一妻並附帶的有一子一女，立刻能夠成一家庭。

十九日，七時起，天色陰沈沈的，像要下雨。精神很不好，也像天色似的，陰沈沈的。因為出來了已經十幾天。所收穫的實在不多。本想到五原，因坐汽車須走一天，太遠，且道路多有被雨水沖壞的，只好放棄了那計劃。急想回家，但也不能走。不久，天又下起牛毛細雨來，活像江南的清明時節。連日吃得過多，瀉了幾次。雨停時，到段氏所辦的河北新村去。新村尙未着手。正在招集河北災民，到這裏來移墾。村南，靠近一海子，段君招集幾個朝鮮農人在試驗種水稻。如果成功，那影響是很大的。

中途遇見一大羣的驢子，那也是很罕見的。

將近新村時汽車停住了；泥濕輪滑，無論怎樣都開不動。只好步行而往。村中荒地尙多，未盡開闢。水稻因堤低，去年即爲水所湮沒，收成未及十五，今年情形略好，但也仍在試驗中，沒有確定的成功的希望。但此村，地勢實在好。海子近在咫尺，取水極爲方便，灌溉之

利，是不成問題的。段君說，當他購地時，每畝僅給洋四角；因係鹹地，無人肯要。這幾年經他經營之後，農人們肯出七八元的租錢向他租來種鴉片。他不欲種煙，故不曾租出。

次到南海子。汽車也在途中陷於泥中，不得已而折回。

下午三時，掛車到澄口，擬參觀民生渠。下車時遇見徐百川君，他是從前復旦的學生，現在渠口黃河水利委員會做工程師，他說大道已被水所湮沒，但他今早另發現了一條小路可走，他領了我們走，不久便到渠口。黃河的水，很平穩的在流着，一道小河，正阻在我們之前。那道清流奔入黃河，在這裏激成幾圈漩渦。我們在漩渦之前下了船，渡過對岸，便是民生渠的渠口了。此渠落成時，宣傳得厲害。但到今日尚未收灌溉之利。當時勇於救災民，以工代賑，草草落成，設計很有疏忽處。但並不是完全無用。經整理後，仍可成爲一道很好的渠道。渠口用鐵閘閉住，河水今不能入。渠底長出疏疏的幾株紅蓼花，臨風搖曳着。附近即爲黃河水利委員會的辦公處，專爲測量黃河水量及含沙量的，徐君即主其事，他怕

土匪，不敢住在屋內。他說，冬天，河凍時，河西大批土匪即過河劫掠，無物不取。會中看守人，曾有數人被拋入黃河。有一人則被擄過數次。割煙季節，土匪絕跡，皆去做工去了。但這季節一過，他們又猖獗起來。目的是在搶煙。也無法剷除他們。他們並不以匪爲業；他們是農民。只是窮不聊生而出此。連幾角錢也是要的。兵來則是良民，兵去爲則匪。無法可防。怪不得車站上是城堞式的建築。他本住在鎧口鎮上，因鎮上駐兵他去，他只得搬到車站來住。他的太太是北平工學院的畢業生，現在也在這裏。這種不避艱難的工作，我們的大學生們是開始「身臨其境」了。他仍陪送我們上車站。石鎧站是不能過夜的，故依然要開回包頭。過渡時，遇見漁船一隻載了兩束油麥。據說，把油麥沉到黃河底鯉魚便來吃，漁人把那束油麥提了起來，鯉魚也便遂之而上釣了。此地鯉魚價極廉，鱒魚幾乎無人吃。

六時半回到包頭。

二十日上午六時其田等到南海子去調查。我沒有去。此地已是過去的黃河埠頭了；

今已移至離鐵路線較近的二里半及王大漢營子。

十一時半，開車到公積坂，參觀天主教的村落八達蓋村。我因倦，仍未同去。天色仍是灰色。不久，又落下牛毛雨來。他們坐了騾車去。下午五時回。據說，居民共千餘人，自衛能力很好。有自營電燈廠及無線電台，男皆健壯有業，女皆天足。在村外住者便都是纏足的女子了。村中有幼稚園，有男女學校。主持者爲比利時的牧師夫婦。爲什麼這種奇特的一宗教社會一會，在西北一帶存在呢？爲什麼農人們住在那圈子裏的會比較得有生氣呢？爲什麼村外的人見了，並不羨慕而要求加入呢？這其間，必有很重要的祕密在着。非實地加以深切的調查不可。讀教會的報告是不足信的。下午五時三十三分，由公積坂開車赴麥達召。擬定明日遊麥達召。

在麥達召過夜，警衛得很嚴密，以防萬一。本想在隆縣住下，因水大，要看的地方都不能通，故便放棄了。

這是西行的最後的一封信了，因為明天遊麥達召後，便道回北平，我們不久便可相見。

最後，還要說幾句忘了說的話：赴鎧口時，沿途風景極好，北面是大青山，天然的一面大屏障，南邊是黃河，一條柔帶似的，隨了我們走。中間是麥田，雖漲滿了水，收成還不至無望，路上有許多背了包袱的農民們在走着。他們都是趕到西頭去做短工的，連幾毛錢的車費也沒有，只好步行而去。那耐苦求食的精神，足以表現出真正的中國人的本色。

立在黃河岸邊，望見大青山的山腰，有屋宇很多，徐君遙指道，「那便是沙爾沁召。」

「關於這召有一段神話呢，」他又道，「從前，不知在什麼時候，當漢蒙爭疆的時候，約定以一箭所到的地方爲二族的交界處。說是一個漢人，一射直射到這個地方。所以大青山便成兩族的分界，而沙爾沁召便是建築起來記念這一箭所射到的那個地方的。」

——二十日夜十時在麥達召站發。

跋

將最後一封信投郵時，牛毛似的細雨，已一變而成潺潺的大雨了。我們很害怕，麥達招之遊，將因雨而中止。車停在站上，電燈如豆的黃，不能做什麼事，祇好聚而閒談。窗外是淅淅瀝瀝的滴個不住。大有一「秋風秋雨愁殺人」的感覺。沒有一個人有好興致的，大家都皺着眉，不說什麼。我最早動了歸心。其田、希白也都有了此意，卻不肯說出。文藻、冰心最有責任心，堅持着必須將全部遊程完成後，方可回去。一場閒話，無結果而散。只好把身子包裹在被裏，一切都聽之自然。午夜醒來，窗外還是淅淅瀝瀝的滴個不住。風聲撼窗，托托作響。睜了眼，醒了好久。恍若身在江南，臥在烏篷船上，聽着春雨，百無聊賴。

天明時，雨更大了；風挾着雨點，猛猛的撲面打來。麥達招之行，祇好在一場會議之後，真實的被打消了。

二十一日十二時半，開車向東走。到了綏遠，才知道卓資山那個地方又出了事；軌道又爲山洪所沖壞，火車不能過去。

站上的人說，「早上開的特別快車，也還停在那裏呢。」

我心裏很着急，難道也要像上次似的，火車道要中斷個半個多月麼？我們難道竟被陷在這裏，像陷在泥淖裏一樣麼？

我彷彿有個預警：這次的停延，一定不止是一天兩天的玩意兒。轉瞬間，已是八月底了，跟着便要開學了。而我還要到上海走一趟呢。如何支配得開那時間呢？

在車站停着；躊躇着，徘徊着，無可爲計，歸心如箭。

雨點逐漸的稀疏下來，風也不颳了。特別快車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開了出去。

二十二日的大清早，我們的車，又由歸綏站蠕蠕的向東開去。張宣澤君，我們前後三十多天的同伴，因有公務不能和我們告別而去。殊有戀戀不捨之意。

別了，綏遠城，和綏遠城的友人們！他們所給予我們的種種好意的招待，是我們所很難忘記的。

這裏的文化，雖然湮沒了七百年；但在六七百年之前，這裏卻並不是沒有文化之區。金、元乃至漢、唐的文化，在這裏是有被發現的可能的。大青山脈的一帶召廟不少，有的是很古老的。在其間難保不有什麼寶貴的古代遺物與遺跡。白塔已是一個很重要的有關於金代文化的遺物了。在民生渠那裏，遠遠的望着大青山上，黑森森的叢林裏，還可望得見有幾所弘偉的召廟在着呢。麥達召也是一所很古的廟宇。名稱雖外化，而實質裏卻泯滅不了漢化的蹤跡。將更有機會給我們仔細的去探訪的吧。

火車隆隆的走着，我在計算着自己的行程。「明天便可以到清華園了吧？」我忙着在整理行裝。其田因為有事，也急於回家；他也在整理着皮包。

車停靠在旗下營站。雨又飄飄瀟瀟的在開始落下。

「卓資山的一段已經修理好了，」車站上的人道：「特別快車已經在昨天開過去。不過，昨天晚上的一陣山洪，又把前面的一段軌道衝壞了，差點沒出事。」

段長李振先君，我的老同學，也在這裏。他正在這裏考察軌道損壞的程度。

「昨天夜裏十二時左右，司徒工程司坐了電壓車從平地泉來探道，連車帶人全都落在水裏，差點沒陷在水裏。」他說。

「看樣子什麼時候才能通車呢？」我很着急的問道。

「只沖壞了幾百丈路，還容易修理。正在兩頭趕修。不出三五日，也許可以修好，但願不再下大雨。」

「這一二日內有別的方法可通過麼？」

「等我想想法看。也許可以盤渡；旅客們走了一段路，然後上了那邊的車。但這辦法得請示總局。」

呆呆的等候了一天，還沒有得到允許「盤渡」的消息。

終日在狹狹的車上躊躇着，徊徘徊着，乾着急，沒有辦法。

這車站是個很小的站，一無地方可去。

站長手執一張電報，跑了來。

「有辦法了麼？」

「沒有辦法，總局不答應『盤渡』。儘三天裏可修理好，只要天不下雨，」站長搖搖頭道，他是一個道地的廣東人，因為整夜的不睡，眼白裏都現着紅筋。

「有把握準能在三天裏修理好麼？」

「那可說不定。」

我益發的着急；在站台上來回的走着，什麼事也不能做。如果再等個十天八天，則我的南歸的計劃，便要全盤的被打消了。

一會兒又跑上車，書也看不下去。

隆隆的又開了一列火車來。那是上廬山受訓練的軍官們的專車。也停在這裏，沒法前進。

又是一天過去了。雨已經不下。晚上彷彿還有些月亮。但也闇澹得很，浮雲仍然浮泛在整個天空。

第二天早晨，李君跑下來，說道：「今天誰要走，有辦法。不過辛苦些。有兵車一列，從綏遠開來，要「盤渡」過去，那邊有空車皮來接。到平地泉便可坐特別快車了。」

說好是我們三個人同走，其田、希白和我。但後來他們畏難而止。我卻再不能忍耐下去了。「還是趁着能走的時候走吧。」我想道。

毫不躊躇的匆匆的整理了一個手提箱帶走，其餘的行李，全部擱在原車上，托他們帶回。

上了軍官們的專車。文藻卻把我的舖蓋也送了來，怕路上冷，這專車直開到軌道沖斷處，不久，兵車也來了。亂哄哄的人，還有不少馬匹和行囊。

缺口處有二里多路。像難民似的，我肩着舖蓋，手執小提箱，在勞勞苦苦的走着，僱不到人來搬運。

好容易走到缺口的那邊；那邊的空車皮卻還不會來。從早上十時等起，直到下午三時。

什麼吃的東西都沒有。這個地方是前不着村，後不落店的；只有修路工人們及工程師們在這裏有暫時的工作處。

整整的餓了大半天，卻也不覺得苦。

李君趕了來，說道，「怕兵車上太辛苦，你可以坐了司徒總工程司的電壓車到平地泉。」

但電壓車卻老等不來。火車也竟無消息。

軍官和大兵們漸漸的口有怨言。不知是誰發起，把軍用電話搭上了鐵路電線上，老向前一站，三道營站，要車皮。

又不知是誰強坐了人力推的工程車，到三道營去。中途正遇見工程師的電壓車，便強押了來，預備軍官們先坐了走。

正在亂紛紛的打着麻煩時，空車也來了。全是貨軍。悶車是沒有窗戶的，悶得可怕，敝車又是沒有遮蔽的，下雨沒處躲。

在亂紛紛的人堆裏，我肩負鋪蓋卷子，懷抱着手提箱，擠上了一個悶車。

一個鐵路工人跑來向我招呼道，「司徒工程師說，請你坐了電壓車同走，他也正要回到平地泉。」

我又很艱難的擠了下來，回到缺口處。這時，電壓車是空着，沒人搶用了。

「等火車開了，我們便走。」司徒工程師道。

所謂電壓車，是無遮蔽的一個使用汽油的馬托車，車輪置於軌道上。可坐三四人，一個司機的坐在前面。走得快時，可比得上很快的火車。

我坐在這電壓車的箱蓋上，簡單的行李則放在車尾。牛毛雨又飄飄瀟瀟的在落下，拉上了大衣的領子，有點冷，雨點被風吹打在臉上，覺得涼涼的。

好容易，到了四點鐘，火車才開走。我們也跟着開走了。

雨點漸漸的大起來，打在臉上有點痛。車開得愈快，雨點撲打得更有力。眼鏡的玻璃片上，全都是水滴，朦朦朧朧的看不清前面，用手巾揩乾了。不久又得取下來揩。

司徒君沿途指點着險要的工程，說，「不改道怕不成。前天夜裏據報告說，軌道離河水還有一百多尺。不料，一會兒工夫，軌道便被沖斷了。」

河水沸沸揚揚的在滾跳在翻騰的奔流下去，山洪的餘勢尤在。泥岸整百尺的跌落

在水裏。形勢是危險極了。前面火車走在灣曲處，我們眼見着那舖在鬆泥上的鐵路，因不勝重量而灣沈了下去。車過後，才平復如常。

「也不是絕對的沒有辦法，不過，經濟不足，總不能做堅固些的隄防和其他工程。」沿途泥土全是可可粉似的醬黑色。臨河的一邊有的地方已現裂痕，彷彿搖搖將墜。鐵路邊的隄防被破壞得很利害。整座的橋樑都被沖斷。

「今年已經移道過兩次了，這是第三次。離河岸已有二百多尺遠，不料仍被水力所沖毀。」

山勢很平行，都是沃肥的黑土。

前面是三道營站，火車停了下來，我們的電壓車卻乘機越過這趟車，飛快的向前走。雨點還是不停，大衣領子全都濕了，褲腿上也濕透了一大塊。然而精神仍健旺。一路上漸入佳境。那「佳山水」是坐在鐵悶車或玻璃窗裏所絕對的見不到的。我絕對的不

懊悔着這一趟辛苦的旅行。

不會吃一點什麼，但不覺得餓。連水也不想喝。

電壓車飛似的在軌道上跑；雨點一滴一滴的撲打在臉上，怪痛的。

然而氣象壯偉的山水，把我的整個心都擁抱着了。我不暇顧及談話，不暇顧及衣褲的潮濕，我忘了一切，只見到那沐在微風細雨裏的壯偉異常的大青山。

這一帶的山脈，和綏遠附近的平行，凡屬，而多土者完全不同。全是屹立百丈的峭壁；高不可攀，形狀幽險古怪，岩面作醬黑色。許多不知名的野草短樹，雜生於岩罅。那綠色被醬黑色一襯托，卻顯得那樣的蒼老幽峭；那醬黑色被綠色一點綴，卻又顯得那樣的蒼雋而有生趣。陰暗的天色，更增益了他們的神祕和古雅。

一重重的山，一疊疊的嶺；越過了一道，又是一道；轉過了一山，又是一山；轉灣抹角的地方，尤有「山窮水盡疑無路」的妙處。

一道峭壁彷彿正指着路，卻又被拋在後面：一面懸岩，彷彿正要經過其下，卻又從傍轉了過去。

高岩上時有古洞的罅口可見；有時還見有絕細的一道樵徑，引入洞口。這洞裏是初民之所居的麼？

一株兩株的青松，孤聳在山的絕頂；從下望之，異常的矮小，有着細草似的。

黃濁的河流，至此，水勢已弱，有時可見，如黃緞帶似的繞圍在山腰，有時則隱而不見。電壓車在軌道上飛快的奔向前去；經過福生莊站，經過卓資山站，經過馬蓋圖站。

向北平去的快車，正停靠在卓資山站。我一疏忽，竟不會由此上火車。據說到平地泉時，這趟列車便也將到了，還可以趕得上。

從這裏向東，是往上爬。山色還是那末幽峭古怪。天色卻漸漸的昏暗了下來。雨還不會停止。

快到十八台站時，有一段軌道，卻爲水和泥土所淹沒。泥總有二尺多深。電壓車的鐵輪陷在泥中沒法轉動。

我們望得見前面的紅燈。只好下車，在山上步行。要找站上人來推車入站。停在軌道上是萬分危險的。

天色朦朦朧朧的，初還可辨道，後竟黑得什麼也看不見；又沒有燈，司徒君和我，沒有第三人，在山嶺上這樣的跋涉着。全都是泥濘和蒿草。那泥又格外的富於粘性。走不了幾步，便粘得一靴底的泥，厚重得抬不起足來。非停下來用手取去了泥塊不可。

好不容易才進了站台。像死人們的坐在站長室的藤椅上。連喝了四五杯熱茶。腿痠得利害。

電壓車也進站來。

「就在這裏等火車吧，」我對司徒君道。他點點頭。實在不能再坐電壓車前進了。

過了好久，火車才來。同道的軍官們已都擠上了這一系列車。車上黑得可以，只有黃黃的一盞煤油燈。

我在二等車裏佔了一個坐位，打開了鋪蓋，勉強的坐着。身上濕的地方不少，也只好將就着對付過去。

司徒君在平地泉下了車。這一車，便全都是軍官們了；也有帶了勤務兵來的。秩序倒很好。

不知怎樣，在半醒半睡的狀態裏，便對付過這一夜。

足底下還是濕的，黑皮鞋變成黃色。褲腳管也半沾着黃色的泥水，怪狼狽的。

第二天的八時，才到很齒齷的三等飯車裏得到些熱的麵食。

這一天，情緒很惡劣，老在看桃花扇。坐在對面的一個軍官卻很熟悉於這部傳奇。他也很慨嘆於爭坐，移防的幾齣。

「現在的情形也還不是那個樣子；」

可惜忘記了和他通姓名。我們談得很高興。

車過張家口，聽說查出無主的煙土一大包，那是一個煙販子欲放在軍官車上混過去的。卻被一個軍官所發見，舉發了出來。

下午七時許，車到清華園。天色已經快黑了。

從清華園到成府，沿途也泥濘不堪。「北京連下了兩三天大雨呢，」車夫道。

走進了家門，格外覺得親切而安心似的。

過了兩天，正在我快要動身到上海時，文藻他們也回來了。

「我們真替你擔心呢，怕路上太辛苦！」文藻道。

「辛苦到是實在的；還整整的餓了二十四小時呢。然而卻見到你們從不會見到的絕好的景色。」我道。

實在的，到今日，這辛苦的歸程的印象還不會淡下去。便書之以爲誌。

——二十三年十一月四日追記